

翻譯小說選

艾蕪選注

33.129

文化供應社印行

翻
譯
小
說
選

序

我們讀「儒林外史」這部長篇小說的時候，常常覺得牠不是長篇，彷彿是許多短篇湊合成的。但你真要把牠分開，各自獨立成爲短篇小說，却又讀起來，似乎不盡像，總覺得短篇小說還要加一點什麼東西進去。

爲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呢？這就由於我們一向讀了不少短篇小說的原故，那些作品的體裁隱隱乎給我們一種印象，覺得必須如此才算短篇小說。而這印象，若要明白說出來，却又不大容易。因爲，實際上作品的體裁，是千差萬別的。像本集中所選的短篇小說，各個體裁非常差異，有的是自己講自己的經歷，類似自傳，如巴倍里的「鴿窠的歷史」；有的雖是在講自己的經歷，但語氣上則是向着一個人在談話，如伐揚，古久歷的「慶祝」；有的雖是向人家講述故事，但對方又在插嘴，如契可甫的「盒裏的人」。有的完全用第三人稱式的寫法，如望達·華希萊夫斯卡的「幸運的繆采克」。有的在第一

戲曲敘事詩一樣，也要求所描寫的人物典型化。自然，這種任務，對於短篇小說，是比較困難的，但短篇小說也不得不勉為其難。像選在這本書內的小說，如黎訶夫的「盒裏的人」，裏面所寫的畢里可夫，就算是寫成典型化了的人物。這是很值得我們特別學習的。

二

高爾基在「和青年們談話」一文內講：「一開頭工作便着手大長篇——這是非常不好的態度。我國出版了許多言語的垃圾，全是這個緣故。我們必須跟歐洲及我國差不多一切的大作家做過的一樣，先來學習寫短小的短篇小說。短篇小說使我們懂得節省言語，按照論理學配置材料，主題的明瞭性，和題旨的明確性。但有一次，我勸告一位頗有才華的文學者，叫他停止長篇寫短篇，那位文學者却那樣回答我，「不，短篇小說形式太難。」這不是說造大砲比造手槍便當麼？」

歌德對愛克爾曼說過這樣的話，「有許多事物，你或許可以寫得很好，而未會充分研究，和不熟悉的事物，卻不容易寫得出色。即使寫漁夫是成功，而寫獵夫，卻或許失敗。若在全體中的什麼地方失敗，則部份無論寫得多麼巧妙，大體總是有瑕疵的東西，

卻沒有寫成了完美的作品。不如請你把你儘量處理的體例的部分單獨地分開來寫，那末會寫成很好的作品的。」

從高爾基的談話看來，開始學習寫短篇小說，是最要緊的，許多偉大作家都走過這條道路。照歌德的話來說，亦以爲開始寫短的東西，最容易成功。

那末，應該怎樣來學習短篇小說呢？

最要緊的，應該多讀傑出的短篇小說，而且須要重三復四的精讀。從作品的本身，研究出作者寫這篇作品的手法來。比如怎樣描畫人物，怎樣寫對話，怎樣敘述事情，怎樣表現風景等，都該下細推敲的。斷不可以隨便一讀兩讀，就拋開了。這樣是說不上是在學習。選者更爲了想幫助讀者增加閱讀的興趣起見，不致讀了一次即行拋棄，故所選的作品，除了在技巧方面可供學習而外，還注重到內容方面。如伐佐夫的「村婦」，克泊三的「野人老娘」，巴倍里的「鴿窠的歷史」，果爾德的「一個琴師的故事」，顯克微支的「酋長」，都是描寫異族統治下的各種生活，有死亡，有流血，有掙扎，有奮鬥，有團體，有互助。實和我們今日處在日本帝國侵略下的情形，多少有些相似，相信讀者讀了，當必極爲感動的。至少也不會使讀者認爲讀小說乃是消遣而已。詹姆士的「最

後的恩惠」，伐揚·古久列的「慶祝」，是寫第一次歐洲大戰的（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拿來和現在第二次大戰對着看看，也還是一面最好的鏡子，能給我們看出一些東西來的。而且準備寫戰爭，這也是很好的參考。至於米凱良的「上絞刑架」，望達·華希萊夫斯卡的「幸運的維采克」，則是寫的十幾歲的窮孩子，沒有我們一樣的好運，可以進學校唸書，而是過着牛馬一樣的生活。如果我們處境不好的話，也會早像他們一樣的了。這是我們差一點就會遭到的命運，很值得我們看看的。然而光把地獄的色相，顯示給青年的讀者，未免有些冷酷，故又選出一篇愉快的，使人微笑的東西，這便是奧爾加不夫的「男性的友情」了。

至於每篇的大概內容，以及應該特別注意的地方，都詳記在每篇作品後面，這裏不用多說了。

空白页

目次

1. 盒裏的人〔俄·A·契訶夫（黎璐譯）〕……………九
2. 村婦〔保加利亞·I·伐佐夫（魯迅譯）〕……………三二
3. 會長〔波蘭·顯克微支（譯者不詳）〕……………五九
4. 野人老狼〔法國·莫泊桑（李青崖譯）〕……………七一
5. 幽會〔俄國·M·高爾基（荃麟譯）〕……………八五
6. 一個琴師的故事〔美國·果爾德（立波譯）〕……………九七
7. 慶祝〔法國·V·古久列（梅益譯）〕……………一〇四
8. 最後的恩惠〔英國·F·詹姆士（梅益譯）〕……………一二二
9. 上絞刑架〔亞美尼亞·C·米凱良（譯者不詳）〕……………一二三
10. 幸運的維采克〔波蘭·望達·華希萊夫斯卡（小長譯）〕……………二四〇

11	鴿窠的歷史〔蘇聯·巴倍里（耿濟之譯）〕……………	一六一
12	男性的友情〔蘇聯·奧爾加·石夫（袁英譯）〕……………	一七九

盒裏的人

俄·A·契訶夫作

某夜，在米羅諾西斯訶耶村的鐘塔，有幾個獵人借宿在考普羅訶費的穀舍裏。其中
的兩個，一個是獸醫伊凡·伊凡諾維支，一個是教師柏琴。前者有一個奇特的健姓——
琴夏——赫馬來斯加——這一點也不適合於他，全縣的人都只稱他伊凡·伊凡諾維支。
他住在城市附近的一個賽馬場裏，現在因為想呼吸點新鮮空氣而出來射擊。教師柏琴每
個夏天都住在衛伯爵的家裏，好些年都呆在寂寞，沒有離開過縣區。

他們沒有睡覺。伊凡·伊凡諾維支，一個蓄着長鬚的又高又瘦的老傢伙，坐在門外
的月光下燃着一個煙斗。柏琴躺在門裏的乾草堆上，在黑暗中看不見他。

他們在講各種各樣的故事。講到這裏的主婦馬弗拉，一個健康而並不愚蠢的婦人，
永沒有出過她的本村，在她的生命中，永沒有見過一個城市或一條鐵路，並且，她把最
近十年的光陰完全消耗在鐵灶後面，只有夜裏才到街上去。

「這有什麼奇怪的！」柏琴說。「世上有着許多人，性情生來便是孤獨的，他們想

像露居的螃蟹或蝸牛一樣地，隱隱在介殼裏。這也許是一個隔世遺傳的事例吧，人們又回復到那個人類的祖先還不是一個社會的動物，而只單獨住在洞裏的時代去了，也許這不過是一種人類個性的奇異而已——誰知道？我不是自然科學家，沒有解答這種問題的責任；我只是說像馬弗拉這類的人是很普遍的。我們無須乎看得很遠，就在兩個月前，我的一個叫做畢里可夫的同鄉，一個希臘語教師，死在我們的城裏。你懸疑地是聽見過他的名字的。奇怪的是：他總常穿着一雙橡皮套鞋和一件溫暖的破舊的外衣，就是在最晴朗的日子也常帶着一把雨傘，他的雨傘放在一個盒子裏，他的錶放在一個灰羚羊皮的盒子裏，並且，當他掏出小刀來削鉛筆的時候，他的小刀也是放在一個小盒子裏。他的臉也好像是放在一個盒子裏；因為他常常把它藏在翻起來的衣領裏。他帶着黑眼鏡，穿着法蘭絨背心，用棉花塞着耳朵，在坐車的時候，總叫車夫把蓬子放下來。總之，他有一種經常的不可克制的衝動，要把自己包在一個包裹裏；也可以說，他想爲自己做一個盒子，可以保護他，把他與外界隔離起來。現實使他忿怒，使他驚駭，使他常在不自覺的激烈變動中，也許爲了要證明他的畏怯，他的厭惡現實，他常讚揚過去和那些永遠不會存在過的東西；甚至他所教的古代語言，實際上也成了他的橡皮套鞋，他的雨傘，他掩蔽在

裏面和實生活隔絕起來。

「哦！希臘語言是多麼洪亮多麼美麗喲！」他常常說，帶着甜蜜的表情；而且，好像要證明他的話語似的，他把眼睛翻了上去，把一個手指舉了起來，念道，「安特羅波斯啊！」

「畢里可夫也想把他的思想藏在一個盒子裏。他心裏所明白的唯一的事情是關於禁止某項事情的政府的公告和報紙上的論文。當某項禁止孩子們在夜間九點鐘以後出街的公告出現，或某篇論說肉慾的愛情是非法的論文登出來的時候，他的心情便很泰然；它被禁止了，這就夠了」，他對一切被認可了的被允許了的事情，總抱着一種有力而十分確切的懷疑的成分。當一個劇院，一個閱覽室，或一個茶店在城裏出現時，他會搖着頭溫柔地說：

「這是很好的，自然，這是很好的；但我希望它不會引起什麼事來！」

「任何秩序和規則的擾亂與破壞，都會使他懷喪，雖然是不與他相干的。假若他的某同事到禮拜堂到晚了，或者他聽見關於高等學校的孩子們惡作劇的謠言，抑或他看見某女士在夜裏陪伴着某官員，都會使他非常煩惱，並且說希望不會發生什麼事情。在教

師會議上他常常壓迫我們，用他的警告，他的小心，以及他對於男女學生們在教室裏吵鬧的那種本性的譴責。……

「他希望這些事不會傳到當局的耳朵裏，他希望不會因此而發生什麼事情；他希望能把二年級的彼德洛夫和四年級的楊格羅夫開除是再好沒有了。並且，你知道嗎？爲了他的嘆息，他的沮喪，他的臭貓般的灰白小臉上的黑眼鏡，他壓迫得使我們退讓了，我們減扣了彼德洛夫和楊格羅夫的品行分，把他們保下來，終於把他們兩人開除了。他有一種很奇怪的習慣，常常到我們屋裏來拜訪。他來到一個教師的屋裏，坐下去，沉默地留在那裏，好像在仔細考察什麼東西似的。他就這樣靜靜地坐在那裏一兩個鐘頭後才離開。他把這叫做『與同事們維持友好關係』；這是很明顯的，他這樣地來拜訪我們，這樣地坐在那裏，對他也是很厭倦的，他之來看我們僅只因爲他以爲這是他對同事的責任吧了。教師們都很怕他，就是校長也怕他。你相信，我們的教師們都是沒有知識的，心地純正的人物，是屠格涅夫與謝得林的著作培植起來的，然而這個渺小的，總是穿着橡皮套鞋帶着雨傘的傢伙，已經把整個高等學校把持了十五年了！高等學校，實際上，他把全城都把握在手裏！我們的女士們因爲怕他知道，在禮拜六不敢私自跑到劇院去，在他面前

，教師不敢吃肉或玩牌。在畢里可夫這種人的勢力之下，我們已經有十年或十五年的功夫，變得對什麼事情都害怕。他們怕大聲講話，怕寄信，怕認識朋友，怕讀書，怕幫助窮人，怕教人讀書或寫字。……」

伊凡·伊凡諾維支澄清了一下喉嚨，想要說些什麼，但他先燃着煙斗，看着月亮，然後才開口，有時也停頓一下：

「是的，有知識的，心地純正的人們。受着謝德林，屠格涅夫，巴克之流的作品家的著作的教育，但他們對他讓步和忍受，……事情便是這樣。」

「畢里可夫和我住在同一所屋子裏」，柏翠繼續下去，「住在同一層樓，和我是對門對戶，我們常常看見，他在家裏的情形我是知道的。在家裏他總是這一套，長寬外衣，睡帽，窗簾，門門，一切限制和拘禁人的東西，還有——「哦！我希望不會因此發生什麼事情！」他不喜歡吃齋，但也不能吃肉，他常吃淡水魚和黃油——不是齋，但也不能說是肉。他不用女僕，因為怕人們對此發生什麼怪想頭，他用着一個六十歲的老廚子，名叫愛法納西，是一個知識不足而常飲酒的人，曾經一度做過某官員的僕人，燒出的飯菜還大致不差；這愛法納西常抱着手站在門口；深深地嘆息着，常常低語着同一件

淨：

「現在這種人多得很。」

「畢里可夫有一間盒子式的臥室：床上扯着帳子。睡覺時把頭都蓋了起來，讓他在裏面發熱和悶氣；風兒重打着那緊閉的門；爐火低語着而廚房裏傳出一聲聲的嘆息——一種不吉利的嘆息來，……他睡在被窩裏感到懼怕。他怕會發生什麼事情，譬如愛法納西會來謀殺他，小偷會跑進來，因此他整夜做着惡夢，當早上我們一同到高等學校去時，他總是臉色灰白鬱鬱不樂地，這是很明顯的：高等學校裏充滿了使他終生恐怖和憎惡的人，並且走在我的旁邊對他這種性情孤僻的人也是很討厭的。」

「我們的教室裏簡直是吵鬧不堪，」他常常說，好像要表明他的抑鬱似地。「真是太過分了。」

「並且，這個希臘語教師，這個盒子裏的人——你相信嗎？——幾乎同一個人結婚了。」

伊凡·伊凡諾維支很快地把視線投到穀舍裏說：

「你在開玩笑！」

「是的，這似乎很奇怪，他幾乎要結婚了。一個教史地的新先生被任命到我們學校裏來，一個名叫密克海爾·薩維支·柯維爾柯的烏克蘭人。他不是一個人來，而是他妹妹維林加陪他一塊兒來的。他是一個高大的，有着一雙大手的黑皮膚的人；從他的臉就可以知道他的聲音是最低音，實際上，他的聲音好像是從槍管裏發出來的一樣——」

「噹噹！」她並不年青，大約三十歲，但她也是高高的，長的也好，有着黑眉毛與紅臉頰——事實，她是一塊整齊的糖果，這麼生氣勃勃，這麼好喧嘩，她常常唱着烏克蘭歌，常常大笑。只要爲了一點事情，她便會清晰地哈哈大笑起來。我們和柯維爾柯兄妹完全認識是在校長的命名日的席上，在那些陰沉的，過度煩惱的，爲了當做一種責任才來參加這會的教師中間，我們突然看見一個新女神從波浪上起來；她走路時雙手叉着腰，笑着，唱着，舞着，……她感情地唱着「風在吹」，後來又唱另一個歌，又是另一個，她把所有的人都迷惑了——所有的，甚至畢里可夫也在內，他坐到她旁邊去，甜蜜地笑着對她說：

「在溫柔與悅意的回聲中，這個烏克蘭人很像一個古希臘人。」

「這諂媚使她很高興，她開始感情地熱忱地和他談起來，告訴他他們有一個農場在

加代支斯加，她的媽媽住在農場上，他們有這麼許多梨，這麼許多西瓜，這麼許多『開巴克』！烏克蘭人把南瓜叫做『開巴克』，把小酒店叫做『幸奇』，他們用番茄和茄子做成菜根湯，『它是這麼美好——驚人地美好！』

「我們注意地聽了又聽，立刻大家都產生了同樣的一個想頭

「『把他倆配成一對倒是滿好的』，校長太太溫和地對我說。

「我們大家都為某種理由而想到我們的朋友畢里可夫還沒有結婚，我們現在似乎都很奇怪：為什麼至今沒有注意到這事，簡直沒有注意到它，他生命裏的一件重要事情。他對女人的態度如何？他怎樣處置他自己的這個生命上所必需的問題？這直到而今都沒有使我們發生過絲毫的興趣；也許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會承認：一個在什麼氣候下都穿着套鞋扯着帳子的人會講戀愛的。

「校長太太繼續說下去，進一步訴說着她的理想。『我相信她會嫁給他的。』

「爲了無聊的原故，各種各樣的事情都會在這縣區裏做出來，各種不必要而荒謬的事情！而一切必要的却完全沒有做。什麼是那裏所需要的呢？譬如，我們應當替這裏

可夫找一個配偶，替這個甚至想都不會想到結婚的人。校長太太，檢查員太太，和所有高等學校裏的太太們，都變得更活潑甚至更好看了，好像她們突然找到了生活中的一個新目的一樣。校長太太要到戲院包一個廂，使我們看到維林加坐在她的包廂裏，拿着這樣一把扇子，光輝而快活地坐在畢里可夫身邊，畢里可夫稍微彎曲着一點，好像是拿一把鉗子用力地把他從屋裏取出來似的。我要開一個晚會，太太們堅持着要我邀請畢里可夫和維林加。總之，機器已經開始撥動了。維林加表現出並不拒絕結婚的樣子。她和她哥哥的生活過得並不十分愉快，他們從早到晚都在互相爭吵詈罵，什麼事都不能做。舉個例來說吧：柯維蘭柯，這個高大，強壯的暴徒，在街上走的時候，總是穿着繡花襯衣，長髮由帽子下面披到前額上，一隻手拿着一捆書，另外一隻則提着一根粗實有節的羊杖，她妹妹跟着他，手裏也拿着書。

「但你並沒有讀過它，密哈利克！」她大聲地和他辯論，「我告訴你，我發誓你完全沒有讀過它！」

「我告訴你我讀過它，」柯維蘭柯大叫起來，用手杖重擊着人行道。

「哦，我的上帝，密哈利克，你何必這麼粗暴！我們是在作原則上的辯論啊。」

「我告訴你我讀過它！」柯伐蘭柯喊叫起來，聲音比以前更大。

「在家的時候，假若來了一個不速之客，無疑地又會引起一場爭鬥。這樣的一種生活當然是使她厭倦的，不用說她渴慕着自己有一個家庭。此外，照她的年紀說來，也沒有給她從事選擇的時間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她可以同任何人結婚，甚至一個希臘語教師。事實上，在必得結婚時，大多數的女人都不辭被結婚的對象的。何況維林加已開始明顯地表示出對畢里可夫的好感。

「畢里可夫呢？他常常拜訪柯維蘭柯，也像對我們一樣。他去了，坐下來，靜靜地留在那裏。沉默地坐着，維林加爲他唱『風在吹』，或是用她的黑眼睛沉思地看着他，或是突然大笑起來——「哈——哈——哈——」

「在戀愛方面，朋友們的建議是很多的，關於結婚的建議也不少。每一個人——他的同事們和夫人們——都開始確定畢里可夫應該結婚了，除掉結婚而外，他的生活中的確沒有一件可做的事了；我們大家祝賀他，用莊嚴的贊助表自出各種各樣平凡的意見，如「結婚是一個重要的階段」之類。還有，維林加好看而且有趣；是律師的女兒，又有一個農場；更何況她是第一個對他表示溫存親密的女人。她因這些褒揚而矜驕起來，決

定他實在應該結婚。」

「好了，這樣你可以把他的套鞋和雨傘拿掉了，」伊凡·伊凡諾維支說。

「簡直是夢想！那是不可能的。他把維林加的照片掛在桌子上，常常來看我，同我談維林加和家庭生活，說結婚是一個重要的階段。他常在柯維蘭柯家裏，但絲毫不改變生活的態度。相反地，事實上他結婚的決心似乎給他一種抑鬱的影響。他愈來愈消瘦愈灰白，而且好像更遠更遠地隱匿到他的盒子裏去了。」

「我喜歡瓦爾瓦拉，薩維史娜，」他常對我說，細弱而難看的微笑着，「我也知道每個人都應當結婚，但——你知道這一切來得這麼突然……一個人應該思索一下。」

「有什麼可思索的？」我常常對他說。「結婚——這便是一切。」

「不；結婚是一個重要的階段。一個人應當把這與職務和責任比置一下，……要便以後不發生錯誤。它使我煩擾到夜裏睡不着覺。我必須承認我是害怕的：她哥哥同她都有一種奇異的思路；他們的眼光也很奇特，並且，你知道，她的性情是很躁急的。一個人可以結婚，然而，誰知道他會不因此而陷入不悅的境地。」

「他不求婚，就這麼耽延着，使校長太太和別的太太們萬分焦躁。他繼續衡量他將

來的責任和職務，他幾乎每天都和維林那出去散步——也許他以為在他的立場上這是必需的——來看我，和我談家庭的生活。結果他很可能向她提出請求，而舉行一個愚蠢的不必需的結婚。像我們之中的千萬個無聊和無事做的人所做出來的一樣，假若不是因為那個大渾蛋的緣故。我必得要告訴你維林那的哥哥柯維蘭柯，從他們認識的頭天起便非常憎惡畢里可夫，不能夠容忍他。

「我不了解，」他常對我們說，聳聳肩頭——「我不了解爲什麼你們能夠容忍那個小偷，那個討厭的面孔。唔！你們怎麼能住在這裏！周圍的空氣是這麼窒息污濁！你們把自己稱做教師嗎？你們都是些可鄙的政府書記。你們沒有科學的頭腦，只是些忠實的做官樣文章的人而已，你們在的地方像警察署樣地充滿酸味。不，我的朋友們，我只能同你們住短短的一些時候，然後回到我的農場去捉螃蟹，教烏克蘭小孩。我要去，你們可以帶你們的猶大住在這裏——那該咒咀的東西！」

「有時他由大笑而大叫，起先是大聲的低音，後來變成尖銳的大笑。揮舞着手問我：『他坐在這兒幹什麼？他要什麼？他睜着眼睛坐着。』」

「他甚至替畢里可夫取了一個『蜘蛛』的混名。很明顯地，我們是避免和他提起他

妹妹要同「蜘蛛」結婚的事的。

「有一次，校長太太暗示給他：把他妹妹的將來寄託給這樣一個可靠的，一般地說來是可尊敬的畢里可夫是很好的，他皺着眉暗啞道：

「『這不是我的事情；假若她高興的話，她就去嫁一個爬虫吧。我不喜歡干涉旁人的事情。』」

「好，你好好地聽下文吧。有一個頑皮傢伙畫了一幅滑稽諷刺畫：畢里可夫穿着橡皮套鞋，褲子捲得高高地，在他的雨傘下面，維林加挽着他的臂膀，兩個人在散步，題名為「女神的戀愛」。你知道這事情很惹起人的驚訝。那藝術家一定工作了一夜多，因為所有男女高等學校裏的先生們，大學校的先生們，政府的官員們，通通都接到一張。畢里可夫也接到一張。使他非常痛苦。

「五月一日是星期，所有學生們和先生們都一齊出去散步。大家在高等學校集合，沿着城走到一個樹林去。我們出發了，他的臉綠得比暴風雨前的烏雲還要幽暗。

「『多麼一個邪惡的傢伙！』他說，嘴唇顫慄着。

「我很爲他難過。我們向前走着，突然間——你相信嗎？——柯維蘭柯騎着一個脚

踏車來了，後面跟着維林加，也騎着車。她很疲倦，臉赤紅地，但愉快而溫良。

「我們先走了，」她叫道。「多麼可愛的天氣，太可愛了！」

「他們走遠了，不見了。畢里可夫的臉色由綠而變成蒼白，呆若木雞地站住凝視着我……」

「這是什麼意思？請你告訴我！」他說。「是不是我的眼睛欺騙了我？高等學校的先生和女人們騎車是恰當的嗎？」

「這有什麼不恰當的？」我說。「讓他們騎車，讓他們娛樂吧。」

「這怎麼能夠？」他叫起來，驚異着我的鎮靜。「你在說什麼？」

「他因震驚得太利害而不願前進，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依舊癡癡地胆怯地摩擦着他的手。他的面孔明顯地告白出他的不安。工作沒有完畢之前他就離開了，這是他生命裏的第一次。他沒有吃飯。晚上，他把自己包裹起來，雖然天氣很暖和。他衝到柯維蘭柯家裏，維林加出去了；他哥哥一人在家。」

「『請坐，』柯維蘭柯皺着眉冷冷地說。他看去昏昏欲睡的樣子，飯後他剛睡了一小覺起來，心情很不好。」

「畢里可夫靜靜地坐了十分鐘，然後開始說：

「我來看看你寫的是解除我的不安。我實在非常非常煩惱。有一個鄙陋的東西作了一張無意識的諷刺畫，關於我和另外一個人的，那個人和我彼此間很感興趣。我以為我有來向你申說的責任，這件事並非出於我的手……我並不是那種會揶揄的人——反之，我各方面都像一個紳士。」

「柯維蘭柯快快不樂地靜默着。畢里可夫等待了一下，又慢慢地用悲傷的聲調說下去：

「我還要同你講另外一件事情。我已經服務了許多年，而你是最近才進去的，我認爲給你一個警告是老同志應盡的責任。你騎腳踏車，這種娛樂是完全不適合一個教育者的。」

「爲什麼？」柯維蘭柯操着他的最低音

「這實在用不着解釋，密哈伊爾·薩維奇——你不是很清楚嗎？假若一個教員騎車，那麼你滿希望你的學生做什麼呢？你將叫他們用頭走路吧？騎車是沒有得到正式許可的，因爲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昨天我真害怕！當我看見你妹妹時，什麼東西都好像

在我眼前跳舞起來。一個女人或年青姑娘騎在腳踏車上——可怕！」

「你到要做什麼？」

「我要警告你，密哈伊爾·薩維支，你是青年，你的頭常擺着一個未來，你必須十分，十分檢點你的行為，但你却如此不檢點——哦，如此不檢點！你穿着繡花襯衣在街上走，常常看見你在街上拿着書，現在更騎起車來了。校長將會知道你和妹妹騎車的事的，以後更高的當局也會知道……那是好事嗎？」

「我與我妹妹騎車與否，一點也不與旁人相干！」柯維蘭柯說，臉孔變得紫紅地。「任何干與我的私事的人都是有罪的！」

「畢里可夫臉色灰白地站起來。」

「你用這種聲調同我談話，我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他說。「有我在場的時候，我請求你永不要那樣地在我們的上司面前出現；你應當尊敬當局者。」

「呵！是不是我說了當局的什麼壞話？」柯維蘭柯盛怒地看着他問。「請你離開我。我是個誠實的人，不願和你這樣的紳士談話。我不喜歡爬虫！」

「畢里可夫神經質地震顫着，很快地披上外衣，臉上帶着恐懼的表情，在他的生命

中，他第一次這樣粗暴地對人說話。

「『你愛說什麼就說什麼好了，』他說。一面由過道經梯頂而走到扶梯上。『不過我應當警告你：也許已經有人聽見我們的談話了，這是有害的，現在我不能不把它去報告我們的校長……把全部事情告訴他。我是被迫着才如此做的。』」

「『報告他？你去報告他好了！』」

「柯維蘭柯在後面抓着他的衣領一推，畢里可夫滾下樓來了，穿着他的套鞋忽然倒在地上。扶梯又高又陡，但他却沒有受傷，站起來，摸摸鼻子看看是否變了樣子。但當他滾下來時維林加剛剛進來，還有兩個太太和她一起，站在扶梯下面。這對畢里可夫比什麼事情都可怕。我相信他寧肯摔斷了×子或是兩條腿，而不願做嘲笑的資料。爲什麼？因爲全城的人會聽到這件事情；會傳到校長耳朵裏，會傳到最高當局那裏——哦！這必定會引出事情來的！第二張諷刺畫將會出來，結果會打破了他的飯碗……」

一當他起來時，維林加看出是他，看着他可笑的面龐，他摺皺的外衣，還有他的套鞋，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只以爲他是失足跌下來的，便不禁大笑起來，大得使各層樓都聽得見：

「哈——哈——哈！」

「這宏亮的『哈——哈——哈——』或爲結束一切事情的最後執行者；結束了婚姻，結束了畢里可夫的生命。他沒有聽見維林加對他說什麼；他什麼也看不見。回到家後他把維林加的照片由桌子上拿下來；睡到床上去，就這麼永不起來了。

「三天之後，愛法納西來問我爲什麼不把他的主人送去看病，好像我們很對不起他的樣子。我到了畢里可夫屋裏，他靜靜地躺在帳子裏，蓋着一床棉被；問他話時，他只答應『是』或『不是』，不多說一個字。他臉着，愛法納西抑鬱地皺着眉，徘徊在他身邊，沉重地嘆着氣。

「一個月後畢里可夫死了。我們大家——高等學校和大學的人們都去參加他的葬禮。他溫和地，悅意地，甚至是愉快地躺在棺材裏，好像很高興他最後能夠躺在這樣一個他永遠也不願離開的盒子裏。是的，他已達到了他的理想！並且，好像尊敬他似地，那天天氣是很晦暗，下着雨，我們大家都穿着橡皮套鞋，打着雨傘。維林加也參加了葬禮，當棺材埋進墳墓時她流淚了。我看見烏克蘭的女人們總是常常在笑或是在哭——沒有中間的狀態。

「人們必定會認為把畢里可夫這樣的人埋葬起來是一件大喜事。我們帶着謹慎的陰沉的面孔由墓地回來，沒有一個人願意顯示出喜悅的感覺——一種在兒童時代常常經驗到的，當大人們出去時跑到花園裏一兩個鐘頭去享受完全的自由的那種感覺。呵！自由，自由！它的唯一的暗示和希望都可以給靈魂插上翅膀，不是嗎？」

「我們頗為愜意地由墓地回來。但一星期過後，我們依然像過去一樣地生活在憂鬱，壓迫和無意識的生活裏——不是一種為政府的禁令所束縛的生活，但也並不是什麼都可以做，可以說：並不比以前好。是的，我們雖然埋葬了畢里可夫，但還有多少這類關在盒子裏的人留着，還留着許多許多！」

「事情便是這樣，」伊凡·伊凡諾維支燃着他的煙斗。

「這種人多得很哩！」柏翠靈覆道。

教師由穀舍裏走出來。他是一個短小強壯，禿頭的男子，黑鬍子垂到胸際。那兩隻狗也跟着他出來。

「多麼好的月亮！」他說，一邊往上看。

是午夜。右邊可以看見整個村莊，一條長街一直伸到四里遠。一切都埋藏在深深的

，沉寂的恬睡裏；沒有一點動作，沒有一點聲音；人們很難相信自然竟能這樣的寂靜。在一個月明之夜，你看見一條寬闊的鄉村街道，有茅舍，草墩，還有微睡着的楊柳，一種恬靜的感覺會來到靈魂裏；在這種和平裏，夜的黑暗遠離了焦慮，勞作，憂愁而掩蔽起來，它是溫和的，安靜的，美麗的；星星好像仁慈而體貼地由上面看下來，好像世界上沒有罪惡，一切都很好。在左邊，大原野由村莊的末端開始，伸長到很遠，可以看見地平線。整個的穹蒼沐浴在月光裏，沒有動作，沒有聲音。

「是的，事情便是這樣，」伊凡·伊凡諾維支重覆道：「難道我們生活在城市裏，沒有空氣，擁擠不堪，我們寫無用的文章，玩骨牌，這一切難道不是我們的盒子嗎？我們把全生命消耗在平凡的，騷動的男子和蠢笨的怠惰的女人羣中，我們所談所聽的都是荒謬的言語——這不也是我們的一個盒子嗎？假若你高興，我要講一個富有道德教育的故事給你聽。」

「不；我們該睡覺了，」柏琴說。「明天再講吧。」

他們走進穀舍，在乾草堆上躺下來。兩個人都蓋起東西來，當他們開始入睡時，忽然聽見一種輕微的脚步聲——爬塔爬塔地……離穀舍不遠的地方有人在走路，走了幾步

便停住了，一分鐘後，又爬塔爬塔地，狗開始狂吠起來。

「那是馬弗拉，」柏琴說。

腳步聲聽不見了。

「你看着聽着他們說謊，」伊凡·伊凡諾維支轉過身去說。「他們把你叫做傻瓜，因為你忍受着他們的謊話。你忍受着侮謾與羞辱，不該公開地說你是在誠實與自由遊過的，你說謊，你笑你自己，那一切都不過爲了一塊麵包皮，爲了一個溫暖的角落，爲了一個微賤的無價值的階級地位。不，一個人不能這樣生活下去。」

「好吧，你已經轉換了談話的方向了，伊凡·伊凡諾維支，」教師說。「我們還是睡覺吧！」

十分鐘後柏琴睡着了。但伊凡·伊凡諾維支却在輾轉嘆氣；後來他起來，又走出去坐在門口，燃起他的煙斗來。（黎璠譯）

【作者介紹】契訶夫（A. P. Chekhov 1860—1904）俄國小說家。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就開始作小說，並用契紅德的筆名在週刊和日報上投稿。後來才用契訶夫這名字發表作品。他在莫斯科大學是學醫的，因對文學更有興趣，便改了行。但醫學對於他從事寫作，仍有極大的幫助。他自

巴說過：「醫藥的研究對於我的文學作品有很大的影響：因為牠比較擴大了些我觀察的範圍，牠使我得到了豐富的知識，這是只有曾經當過醫生的作家才可以寫得出來，牠還有引導的力量，大約因為我與醫藥接近，才能免去許多錯誤。」

所作作品，短篇小說最多。

【內容說明】「盒裏的人」這篇作品，在我國已有兩種譯文。這裏選的一篇，是黎澹先生翻譯的，載在「文學月報」一卷三期上。另一篇譯文是趙景深先生翻譯的，見「柴霍甫短篇小說傑作集」，題名則為「套中人」。文中所描寫的主要人物畢里可夫（趙譯為皮理國），願意事事保守，一切新的設施，新的創辦都很害怕，以為還會發生意外，到不如樣樣按步就班的好。作者對於這樣的人，是無餘地加以諷刺的。目前蘇聯人士，都極推崇這篇作品，業已攝為電影。

契訶夫這篇作品的主人翁畢里可夫，是根據真實人物描寫的。據契訶夫的親兄（Michael P. Chehev）在「契訶夫作品的來源」一文（趙景深譯）內講，契訶夫的故鄉泰甘盧，有個文法學校，契訶夫幼小時，曾在那裏讀過書。裏邊有一位叫戴可諾夫（Alexander Diakonov）的教師，就是契訶夫描寫畢里可夫的時候，拿他來做模特的。戴可諾夫在文法學校教過三十多年書，「他老是穿着那一條白洋布的褲子；那身衣服，他老是住一樣的房子，說着一樣的話。」「他一說出話來，人家就知道他要說什麼，所以人家也看不出他的好處來。他在校中常說：『到你的擬

望去！」如果他有一次忘了說這句話，他就要當作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他並不嚴厲，不過從來不許學生犯規的。總之，他是一部機器，在那兒走路，說話，動作，出通告。」戴可諾夫一生都帶傘子，甚至在晴天，也要撐一把雨傘。」又文中「所敘的五月節，學生與教師，出城到樹林裏去，也是一個泰甘盧的習俗。」契訶夫「很喜歡這樣的五月節，時常引起他清幽的回憶。」

從這段文字看來，戴諾可夫雖是畢里可夫的模特兒，但絕不是完完全全模寫下來，而是模寫這種性格，加以發展。很顯然，實際上的戴可諾夫，沒有那種戀愛，沒有那樣死法，但寫在作品上的畢里可夫，所經歷過的悲喜劇（許多是作者添進去），却使我們覺得很自然，毫不勉強。這就是由於作者寫的時候，先就有一種合理的推測：假使這樣性格的人，同一個活潑自由的女性戀愛，會發生怎樣的現象。假使受了人家的嘲笑，又會顯出什麼樣的結果。……這種推測，是極重要的，一切藝術家，都靠這個來完成他們的創作。高爾基曾在「我的創作經驗」一文說過，實際從社會上觀察得來的人物，只是半製品，還須把他們製造過，「用自己的經驗的力量，自己的知識去琢磨他們，去替他們說盡他們所未說的話，去替他們完成他們所未完成而按着他們的天然的力量應該完成的行爲。這兒——是虛構的地方——藝術的創作。牠的完成，是仗着作者嚴格的按着自己主人公的本性，去說完要說的話，做完應做的事。」

村婦

I · 伏佐夫作

——歷史的插話——

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日，下午時候——就在這一天，就在羅退夫（Roter）的部隊在巴爾幹連山中大敗，連羅退夫自己，也死於貪婪的強巴拉斯（Nimrodias）所率領的乞開斯¹幫的鎗彈之下的這一天——在伊斯開爾。左岸，盧諦勃羅特（Ludbrod）對面，站着從這村子裏來的一羣婦女們。她們在等小船，輪着自己渡到河的那面去。

她們裏面，大多數不明白因近有些什麼事，因此也沒有怎麼發愁。符拉札（Vlazi）那邊的喧囂的行軍，已經繼續了兩天之久。她們却毫不覺得什麼——而且也并不充厭了她們的家務。其實，這裏是只剩下女人了，因為男人們都不敢露面。一撥者和乞開斯幫的打仗的地方，雖然離盧諦勃羅特還很遠，但消息傳來，使男人們非常恐怖。

就在這一天，村子裏到了幾個土耳其兵，爲的是捉拿可疑的人，並且盤查往來的過

客。

就在這時候，我們在講的時候，小船正在河對岸，村婦們想過渡，也正在等得不耐煩。那小船可也到底回來了。船夫——一個虛語勁頭的人——用槳把船定住，以免被水洩開去，於是走到岸上來。

「喂，上去，娘兒們！……趕快！……」

忽然出現了兩個騎馬的土耳其的憲兵。他們衝開了女人們，向船上直闖。其中較老的一個，是胖大的土耳其人，鳴着鞭子，開口罵道：「走開，改臭兒，的豬鬃滾，滾你們的！……」

女人們都讓開了，預備再等。

「滾開去，妖怪！……」第二個吆喝着，揮鞭向她們打了過來。

她們叫喊着向各方面逃散。

這之間，船夫拉馬匹上了船，憲兵也上去了，胖子揮鞭向着船夫，發怒的叫道：「一匹母狗也不准放上來！……滾開去！……」他又向這邊吆喝一聲，凶惡的威嚇着。

恐怖的女人們就開始回家去了。

「大人老爺！……我懇求你：第一……」一個村婦叫喊道，那是毫無忙忙的從契洛貝克(Chelobiek)跑來的。

憲兵們凝視着她。

「你什麼事，老婆子？……」那胖子用保加利亞語問道。

跑來的是一个六十多來歲的女人，高大，瘦削，男人似的眼光，臂膊上抱一個裹着破爛麻布的孩子。

「准我們過去罷，大人老爺！……准我上船罷，上帝保佑你，給你和你的孩子們禱壽！……」

「咳！你是那，伊里札！……發瘋的改奧兒！……」

他認識她，因為她曾在契洛貝克給他辦過飯食。

「我正是的，阿迦·哈其——哈山。帶我去罷，看這孩子面上……」

「你帶這孩子上那去？……」

「這是我的孫子，哈其。沒有母親了……他生病……我帶他到修道院去……」

「又爲什麼呢？……」

「爲了他的痊癒，去做一個禱告……」那女人懇求的說，眼光裏帶着很大的憂慮。哈其……哈山在船裏坐下了，船夫拿了櫓。

「阿迦，看上帝面上！……做做這件好事，想一想罷，你也有孩子的！……我也帶給你禱告！……」

土耳其人想了一想，於是輕蔑的說道：「上來，昏蛋！……」

那女人連忙跳上船，和船夫並排坐下，船夫就駛出了雨後暴漲的伊斯開爾的濁流。沉向山崖後面的太陽，用牠那閃閃晃晃的光輝，照得水面金光燦爛。

二

那女人的到修道院去，實在很匆忙。她臂膊上纏着病了兩個禮拜的，兩歲的孩子，是一個孤兒。他已經衰弱了十四天。巫婆的藥味和祝讚，都沒有效驗！……連在符拉扎的祝由科，也找不出藥來了。村裏的教士也給他禱告過，沒有用。她最末的希望，只靠着聖母。

「別生氣，完全給也禱告去……請道人禱告……」村裏的女人們不斷的對她說。

當今天午間這孩子的時候，她大吃一驚，「孩子騙的像死了的一樣。」

「現在趕快……趕快……恐怕要死了救救他的……」

所以天氣雖然寒，她也上了路，向「聖德處女」的美洛貝克修道院去了。

她經過樹林，正向伊斯開爾走下去，樹林間出現了一個服裝古怪的青年，胸前掛着彈藥帶，手裏拿一枝鎗，他的臉是蒼白，着急。

「女人，給我麵包……我餓死了……」他對她說，一面擋住了去路。

她立刻猜出是什麼人了。那是在山崖上罰他的懲罰中的一罰。

「我的上帝……」伊里扎嚇得喃喃的說。

她把自己的袋子翻了一遍，現出才知道，她忘記了帶麵包來了……只在袋子底裏找到一點乾燥的麵皮。她就給了他。

「女人！……我可以躲在這村子裏嗎？……」

他怎麼能躲在這村子裏呢？……他們會看見他，交出他去的……況且是這樣的衣服！……

「不能的，我的孩子，不能的！……」她回答道，一面滿心同情的看着他那皺出縫

望之色的疲倦的臉。細想了一想，於是說：「孩子，你在樹林裏睡一下罷……這裏是給人看見的……夜裏來等我……使我在這裏看見你……我給你拿了麵包和別的衣服來……這樣你可見不覺人。我信是基督徒，……」她加添說。

那青年的消是悲哀的臉上，閃出希望來了。

「我來等在這裏，媽媽……去罷……我感謝你……」

她看見，他怎樣跟踉蹌蹌的躲進樹林裏去了。她的眼裏充滿了眼淚。

他趕忙的走下地，心裏想：我應該來做這好事……這可憐人！他是怎麼的一副樣子呵……恐怕上帝會因此大發慈悲，給我救這孩子的……但願聖母幫助我，使我能救他……仁慈的上帝，保佑他……他是一個保加利亞人……他是怎樣信仰基督做了犧牲的……

她自己決定，修道院的院長是一個慈愛的老頭子，也是很好的保加利亞人，不如和他悄悄的商量，取了農民衣服和麵包，做過禱告，就趕緊的回來，在還未天明之前，找到那個一揆者。

她用了加倍的力量，匆匆的前行，爲了拯救兩條異性的生命。

三

夜已經將他那慘黑的胡子，展現在契列魯斯 (Cherub) 的修德院上面了。伊斯開爾的山谷，陰鬱的沉澱在昏暗的天空下，河流在深處單調的呻吟的作響，想帶着沉重的澎湃，撲到高聳在上的巖崖。對面屹立着烏魯的影子，是石壁……牠荒涼的站着，和上帝親手安排的懸的山洞，輪的巖巒，宿在牠頂上的老鷹一同入了夢。

幽靜而寂滅的道院，也朦朧的睡去。

出來了一個侍者……跟着又立刻走出一個別人來，披着衣服，不戴帽。

「伊凡，誰在那裏敲門呀？……」這人慌心的叫道……牆壁有一張床，上面擺着些衣服……那道人就擡在高的床欄上。

又敲了幾下。

「一定是他們裏面的人……教我怎麼辦呢？……不要放進來！……現在院長又沒有在這裏……」

「什麼！……先問一問……」

「誰呀？」侍者喊着，向外面傾聽——「這聲音……好像是一個娘兒們……」
 「你簡直在做夢！……一個女人！……在這時候！……不是那個，就是土耳其人……」
 「一定是土耳其人……他們要在這夜裏把我們統統殺掉……他們到這裏來找什麼呢？……這裏什麼也沒有，我沒有放過一個行跡可疑的人來呀……主呵，發發慈悲！……」
 又聽到大門外面的聲音了。

「是一個女人，那在喊的……」侍者重複說。

「你是誰呀？……」

「我們是教子，伊凡。契洛貝克的伊呈禮呀……開罷……啾啾，開罷！……」

「你一個嗎？……」伊凡問。

「一個，帶着孫子，伊凡。開罷，上帝要給你好報的！……」

「看清楚，是不是撒謊！……」神父講夫諦彌向侍者說。

那侍者奮勇的走近了大門，從小窗裏望出去。待到連道人也確信了在昏暗中，外面只有一個女人的時候，他才吩咐伊凡去開門。

門只開了一條縫，放進農婦來，立刻又關上了。

「見鬼的！……你到這里來幹什麼？伊里札？……」這人瘦弱的問道。

「我的小孩子病的很利害，住持神父在那裏呢？……」

「塔可維札去了。你找他什麼事？……」

「找他做一個禱告……不過要快！……你來罷，神父……」

「什麼？……在夜裏？……我怎麼能救生病的孩子……」這人惱怒的嗚叫道。

「你不能救，但上帝都會處罰的。……」

「現在睡去罷。明天早上……」

然而女人懇請着，並且固執的咬定了她的要求。

到明天早上……會怎麼樣，誰知道呢？……孩子顯得很不好……病是不肯等待的，……只有上帝能救。聽起來，她也願意付款子。

「你發瘋了……你逼我們，修道院在夜裏開門，好給『暴徒』衝進來，好把土耳其人招進來，消滅了教會……」

那道人嘮叨着走到自己的小屋子裏去。但立刻穿好道袍，光着頭，回來了。

「來！……」

她跟他走進了教堂。他點燃一枝蠟燭，披上法衣，拿了日讀禱告書。

「抱孩子到這裏來……」

伊里札把孩子靠近了亮光。他的臉上黃得像黃蠟一樣。

「可是已經不很活了哩……」那道人通知說。

深沉的眼睛睜開來了，似乎要反駁這句話，燭光映照在那裏面，閃閃的好像兩顆星……

道人把法衣角放在孩子的頭上，趕快的爲他的痊癒唸過禱告，用十字架的記號給他祝福，於是合上了日讀禱告書。村婦在他手上接了吻，放上兩個別斯太爾去。

「如果她一定會活，那是就好起來的……現在到倉間裏睡覺去罷……」

於是那道人轉身要走了。

「等一等，請夫諦彌神父……」那女人躊躇着叫喊道。

他回過來，走近她去。

「還有什麼事呢？……」

放低了聲音，她說：「我拜託你一點事……我們都是基督徒……」

那道人可是發怒了。

「你託什麼事……什麼要找菩提？……睡覺去……蠟燭不能點，有人會從上面看見，來做客人的……」

這人所指的是「暴徒」。那女人也懂得。她的臉上露出苦惱來了，聲音發着抖：「你不要怕……沒有人來的……」

並且用了更加秘密的神情，她說：「當我走出村子，在我們的樹林子裏的時候……」

恐怖和憤怒，在道人的打皺的臉上一隱一現了。他明白，那女人要告訴他一點什麼危險事，於是就來打斷她，大聲的說道：「我不要聽……不要告訴我……你知道什麼，自己藏着就是……你是來把教會送進火裏去的嗎？……」

村婦還想說下去，但一聽到這些話，她就把手吞住了，她全無希望地跟着發怒的道人走到院子裏。

「但是我不在這里過夜！……」她一看見道人正要指給她走往倉廩的路的時候，就叫噠了下來。

道人很詫異的對她看。

「爲什麼？……」

「我走……立刻……」

「你發了瘋了嗎？……」

「我發了瘋，也許並沒有發……都一樣……我走……明天一早，我有工做呢……給我麵包罷，我餓了……」

「麵包你要多少有多少……給她，伊凡！但是我准開大門！……」

然而這村婦固執着自己的意見。

神父藹夫諦彌沈思了一下。又開大門嗎？……這是危險的……壞人會闖進來……誰知道會鬧出什麼事來呢……他即刻記得，這女人還已經看見過他們了……她會給設會招到不幸的，而且如果給土耳其人一知道……不成……還不如放她走，不使她在這裏罷……

「那麼，走罷！……」他喝道。

女人接過伊凡遞給她的半個麵包去，放在袋子裏，接着就抱起了孩子，走了。

大門跟着她走出就關上了，鏗的一聲下了鎖。

四

老伊里札連夜趕回伊斯開爾去。一暴徒一在那里等候她。她很充奮。她在那裡住持師父來招待她的神經過敏的漢人那裏，不能。也不敢不聽一聽有她的意見。

她爬上修道院後面的山谷的高地邊去，要徑到那岩伊斯開爾的小路。

星夜照出了河對面的峭壁和懸崖，白天是陰淒淒的，現在却顯着不祥之光。

老伊里札的眼裏和心中，都充滿着不安和恐怖，就什麼都見得顯着不祥之兆了。待到她走上高地時，便疲乏的坐在一株大榆樹下的冰冷的地面上。

連山中的荒地睡覺了……為荒涼所特有的一種寂靜，籠罩了宇宙，只有波濤在那里深的深處奔騰，那上面屹立着毫無燈光的修道院的屋宇和屋頂。

從右邊傳來虛諦的羅轉的犬吠聲。

她由地上站了起來，但又不肯經過村莊，便繞到懸崖的左邊，於是急急的跑過了荒地。

她立即望見伊斯開爾了。小船泊在岸邊。伊里札走近板棚去，向來是船夫就睡在那

裏面的，其中却沒有人，顯見得船夫也怕在這裏過夜了。

她嚇得沒有了主意。她走向小船去……伊勢爾爾在嚇人的奔騰……她看着瀾流的昏暗的影子……她打了一個寒噤……

怎麼辦呢？……等到天亮嗎？……她決不願意這樣子，雖然盧諾勃羅特的雄鷄叫，已在報告將近的黎明……

她應該怎樣辦呢？……她敢獨自渡河嗎？……怎樣抱櫓。她是常常看見的……這出路她覺得非常危險，然而，如果她要和那等在在那裏，快要死於飢餓和不安的一撥者物見，却也不能選擇了。

她把孩子放在沙灘上——她不大想到他了——彎了腰，去解那把小船繫在樹樁上的索子，她發抖了：原來那索子不口緊，却有一把大貴貴的……這是土耳其人所做的事，意在阻礙夜裏的行人。

她發着抖，站在那裏……

盧諾勃羅特的雄鷄叫，越來越多了……天在東方顯了淡淡的顏色……再一兩點鐘就要開始黎明了……

她絕望的嗚咽起來，錫了全力，去破壞大鎖或是弄斷那案子。然而這一斧也和那一件相同，都是一個不能夠。

她發熱的，喘息的直起身，絕望的站着……

忽然她又第三次彎下腰去了，用兩手抓住樹樁，想把牠拔起……但樹樁釘得極深，好像鑄的一樣……

她兩倍，三倍了努力……給太陽晒黑了的臂膊下着死勁……她的筋肉賽過了鋼鐵的力量和堅韌……骨節爲着過度的用力在發響，熱汗在她的臉上奔流……

氣急，疲乏，彷彿她砍倒了一大車的樹木，直起身來，呼吸一下，就又抓住了樹樁，用了新的力氣和陰沉的固執，從新向各方面搖動，要拔起牠……

她那年邁的胸脯喘息得噓噓作響……兩脚陷在沙地裏，一直到了腳踝，在半個鐘頭的可怕的鬥爭之後，這地方動了起來，泥土發了鬆，她終於做到，她把樹樁從地上拔出了。

案子在夜靜中鈍重的發響……

伊里札放心的歎一口氣，勞乏的倒在沙灘上。

停了一會，小船就載着老伊里札，孩子和樹樁，浮在濁流上面了……

五

伊斯開爾立刻出了狹窄之處，向低下面平坦的兩岸間直湧下去。

小船就乘着急流而行，不再聽着老農婦的生疏的手裏的槳枝的操縱。因此比平常停泊的處所，已經駛過的很遠了。伊里札只好用盡力量，不給他回到她曾經上船的那一岸去。

一個有力的洪流，終於將小船送到巔頂，那女人用了最大的努力，總算靠了岸。

她上了陸，抱着孩子……攀上高地，向樹林跑過去。

當他走近那曾經遇見過一撲者的地方的時候，只見有一個男人影子在樹幹之間隱現。她知道，這就是她在找尋的。

一撲者也走近她來了。

「晚安，我的孩子……這是你的……」

和這句話同時，她就遞過麵包去，她很明白，他現在是最需要這東西了。

「謝謝你，媽媽……」他萎靡不振的回答道。

「等一等……穿上這個……」她又交給他蓋着孩子的衣服。

「這是我偷偷的從教堂裏帶來的……上帝寬恕我……我透了一回氣了……」

伊里札從牆上取了這衣服來，原以為是侍者的東西。但一揆着穿在身上的時候，她這才詫異的看明白，竟是件道袍！

「那倒是都一樣的……我先來暖一暖……」青年說，就披上了又乾又暖的衣服

他們一同的走着。

一揆着獸獸的喫東西……他凍得在發抖，也跟踏得利害。他是一個大約二十來歲的青年，瘦削，長得高大。

因為不去打攪他飢餓者的平靜，女人沒有問他是什麼人，從那裏來——她自己也不過低聲的說話——然而好奇心終於蔓延開來了，她就問，他是從那裏過來的？……

他告訴她，他並不是從山裏，倒大抵是從平野裏過來的。在那一夜，在威司烈支（Veletz）的葡萄山裏，給人和自己的部隊截斷了。他從那地方竄走，遭了很大的恐怖，冒了各種的危險，這才挨到這裏來。他兩整天和兩整夜沒有喫東西，他支撐的走得怎樣

疲乏，兩隻腳都受了傷，發着熱……現在他要往山裏去，在那裏找尋伙伴，或者自己躲起來。

「我的孩子，你實在走不動了……」那女人說——「把鎗交給我罷……你就輕鬆一點了。」

她用左手接了他的鎗，右手抱着孩子。

「來，來……聚起你的力氣來罷。我的孩子。」

「現在我到那裏去呢，媽媽？……」

「怎麼，那裏去？……家裏去呀……我這裏！……」

「這是真的嗎！……媽媽，我感謝你，你是好的，媽媽！……」那青年感激得流出眼淚來，彎下身子，吻了她抱着孩子的那隻瘦削的手。

「人們因為害怕，現在不到外面來，如果給他們一知道，是會把我活活的燒死的……」那村婦說——「但我怎麼能放下你呢？……你逃不掉……乞開斯人捉住你——上帝得懲罰他們——在村子裏呢，他們也……為什麼要這樣呢，孩子？……就是毀滅了這可憐的地方，也沒有什麼了不得！……他們像小雞一般的殺掉你們……可是你也沒有力氣

往上走了……」

於是他把路由左手拋在右手裏，就用左手支住了他的髀膊。

他們在樹叢林裏，越走越深了。在樹幹間，望見天空的東邊，逐漸的發白……契洛貝克的雄鷄叫，更加聽得分明了……天上的星星褪色了。

已經到了黎明，他們——照平常的走法——離村子却還有半個鐘頭的路，——但像一揆者的那麼走，可是連雨鬮鐘頭也還是走不到的。

村婦非常着急，倒情願來背他。

他向四面看了一眼。

「天亮了，燧子……」他的聲音放高了一點。

「這可糟……我們不能按時走到……」那女人悄悄的說。

他們又走了一段路。

從外面已經傳來了人聲。

村婦站住了。

「這可去不得了，我的孩子……得想一點別的什麼法……」

「你想怎樣呢，嬌子？……」青年問道，~~正~~着他的母親，親戚，他的恩人和他的神明的這不相識者！

「你在樹林裏躲到夜……天一暗，我就來營……候你……在這裏……這麼一來，你就躲到我的家裏去……」

青年很相信，這條出路是要算最好的了。~~……~~嬌子又交還了他的鎗。

於是他們作了別。

「這時伊里札摸了一摸孩子，她哭起來了……」

「呵，孩子，我的孩子！……可是死了麼！……小手像冰一樣了……」

一撥着站定了，彷彿遭着霹靂……村婦的悲痛抓住了他……他想來勸慰她，然而說不出一句話。

現在他知道，這崇高的女性，那靈魂已被大悲痛所碎裂。他不能再望更多的幫助

了。

「呵，孩子！……我的親愛的孩子！……」那可憐人嗚咽着，看定了他的孩子的蒼白的臉。

明明白白，一切希望都被搶去了，一談者就走進樹林的深處去。女人的嗚咽的聲音還在他後面吶喊道：「我的孩子！……要藏的好好的……到晚上……我在這裏見你……」

里札也走進樹叢裏，不見了……

六

一到早晨，天空中浮上五月的太陽來了，在幾天的陰晦和下雨的日子之後，明朗而且澄淨。

美麗的，延長的峽谷，從希錫曼山巖的腳下開頭，裝飾着春天的叢綠，爲銀帶似的蜿蜒的河流所橫貫，在太陽光中洗沐。

這里——在希錫曼山巖這裏，河流却把阿比心給結束了，行程是經過了狹窄的隘嶺和無數連山的曲折，忽而從險峻的，滿生榆樹的山坡間飛過，忽而在渾身洞穴的巖石下潛行，這巖石，是湧成幻想的宮闕和尖碑，在幽笑着五行和時光之力。

太陽剛露到地平線上，土耳其的騎兵就在坡上出現，他們後面，是走在天籟之間的一大隊步兵，望不見煞末。騎兵和步兵，立刻到了伊斯開爾，紮住了。

正式的步兵大約有三百人，他們前面走着排希——赫蘇克斯，帶着各種的武器。其餘——大部份都是這些——是乞爾斯人，也是各式各樣的武裝着。

少頃之後，騎兵就使乞爾斯人前進，自己却留在旁邊。

這些喧器擾攘的入們，是在一個有名的乞爾斯人的指揮之下的，這就是強巴拉斯，一個兇殘的，喝血的高加索的強盜。昨天就由他的手裏放出子彈去，打死了一揆的指揮者，婦退夫。

強巴拉斯騎在馬上，對着樹林，離一個舊教堂的廢墟不很遠。

樹林的左邊屹立着艱險的山巖和豁谷，右邊是契洛貝克的田野和果園，一直到第二道陽光的山背脊。在山坡上，看見樹木之間有一所唯一的牧人小屋，是牠的主人新近拋棄的。

眼睛都向着深處的，空虛的，寂靜的樹林，那裏面藏着一揆者。但部隊却找不着他。

這夜裏從符拉札送來了報告，說在天明之前一點鐘，有一隊叛徒，由山上竄入這森林中，僅僅在渡過伊新羅爾之後，躲進斯太拉·普拉尼太(Stara Planita)的廣大

的巴蘭(Balan)去。

因為昨天的勝利，兵們都發狂且驕勇，他似若命令，這隊強巴茲斯剛剛下了馬，帶着那個優秀的排希——薩蘇克斯的國子衛隊的方法和手段的忠告。

他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人，深的藍色，高大，黑鬚，身穿一種于光十色的乞爾斯表，從頭頂一直武裝到雙腳。他那貪婪的，驚野的白眼，在高高的乞爾斯帽子底下發光。

就在這一瞬間，小屋裏開了一聲槍，彈山就起了許多響亮的回響。

「叛徒們……叛徒們……」人語叫喊道。

大家的眼睛都向小屋注視，但只見那門戶有一縷硝煙，輕微的早晨把烟吹到棧梢上去了。

驚疑了一瞬息，於是全部隊一齊開火，樹林裏也起了無數的回響。

但忽然間，有一大聲出於硝煙中：「強巴拉斯……強巴拉斯……強巴拉斯中彈了！……」

強巴拉斯確是躺在地上……他跌倒了，一粒鎗彈穿了他的頸子，嘴裏湧出鮮血來。從小屋裏飛來的槍彈，打中了他了。

這消息傳佈了開去，兵們立刻非常害怕……全部隊紛紛進散了，誰都拚命的竄躲。

頭領的死屍很快的就運走，衛兵也接着不見了。

然而從樹林裏，也沒有再開第二槍。

過了許多時候——由籠罩四近的寂靜和非常的一沈默斷定，一揆者應該已經退還山裏去——一羣乞開斯人就大家商量，轉到樹林裏去抽以索他一下。

他們只在一株櫟樹底下，發見了一個暴徒的屍骸……那是三十來歲的人，黑鬚鬚，用布裹着一隻腿上的傷口。

乞開斯人確切的相信，一揆者是逃在山裏了。

自從饑渴夫戰死之後，他的部下的一部份——四十人——就在那一條腿受了傷，英維的貝拉(Bella)的領帶之下，躲在山裏面。他的整夜地在樹叢裏遊行，終於是疲乏的，飢餓的，半醒的走，到了契洛貝克的林子裏，……於是真的死一般的隱着了。也不再管會有人發見了他們的蹤跡。

乞開斯人的一粒榴彈，偶然打死了貝拉。……沒有找到另外的犧牲。

但當乞開斯人闖進小屋裏去的時候，他們可又看見了一個死屍。

「一個牧師！……一個暴徒！……」乞開斯人詫異的喊道。

一個沒有鬍子的青年躺在那地方，頭上穿了一粒彈。

他身穿一件道袍，那道袍的開岔之處，却露一揆者的渾身血汗的衣服。從給硝煙熏黑的傷口看起來，就知道他是自殺的，在他打死了強巴拉斯之後。

這回是違反了他們的習慣，排希——掃蕩斯——竟不再割下一揆者的頭來，豈在竿子上，迎來迎去。在為等……想說了……頭頂的死，在他們算不得勝利。

他們只知……小兒，把屍體拋在那裏面來……意。到了晚上，當兩隊土耳其兵殺盡了十三個走下山來，要與伊斯蘭法去一揆者的時候，也還在冒着煙。

伊里札是早已死掉了。但今天的孩子却活着了。現在是一個壯健的，能幹的漢子，叫做P少佐。

那亡故的祖母，先前如果給她講起這故事來，她總是揆着說，她可不相信他那神奇的痊癒，是很會氣惱的這人隨隨便便的報告，見了功效的。由她看來，倒是因為她做不到，然而她一心要做到的好事好報居多……（魯迅譯）

附錄：

1. 高加索人之一種，大部份因為饑饉而荒涼，移住土耳其邊境，但其中的一部份，却幫助土耳其來殘虐被壓迫的保加利亞人了。——譯者。

2. Iker, 舊名厄斯利新 (Oskos) 是保加利亞國境內的，陀羅 (Danub) 河的右側支流之一。——原譯者。

3. Gaur, 或可譯為「不肖者」，是土耳其人對於基督教徒，尤其是基督教徒和波斯人的惡罵語。——譯者。

4. Berkovita, 保加利亞的市鎮，屬倫本城區加 Lom-I Palta 府。——原譯者。

5. 故事常說教堂，是指希臘加特力的教堂，保加利亞人是 大抵信奉希臘加特力教的。——原譯者。

6. Escobar, 西班牙和墨西哥行用的銀錢。——譯者。

7. Odysee, 希臘詩人 Homeros 的有名的史詩，詠着 Odyseus 的經歷。——譯者。

8. Hauri-Gouras (蓬頭) 且非正式的土耳其步兵，往往是 強迫的拉來的，不給軍事訓練。——原譯者。

9. 凡努力於解脫土耳其的羈勒的革命者，土耳其人皆謂之叛徒 (Komita)。——原譯者。

【作者介紹】 瓦。戎佐夫，現代保加利亞作家，身世不詳。

【內容說明】 這篇作品，是寫土耳其壓迫下的保加利亞婦女，爲了抱生病的孫子，到遠處修道院去求聖母保祐，中途碰見了一個保加利亞的武裝革命者，知道他所屬的隊伍已給土耳其兵打散

了，單氣達到此境，可憐之極了。她使多方設法，但，雖然到底沒有理他，卻顯示出了一個女性愛民族的忠忱和勇敢。

在這篇作品內，除了顯示出一個可愛的保加利亞婦女之外，還展現出保加利亞種族壓迫的一段生動情景。土耳其其在過渡時候的兇惡，經濟上壓迫人深夜不敢開門的恐怖，都很容易使我們聯想起今天被日本人佔領的淪陷區域。保加利亞的武裝革命者，在飢餓疲勞中，仍然和異族壓迫者奮鬥作戰，那種勇敢犧牲的氣概，亦彷彿使人一見了今天在敵後作戰的遊擊隊員的影子。

在這篇作品內，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這一個村婦純的同情武裝革命者，不是受了什麼人的宣傳，接受了被壓迫民族應該反抗的道理，而是從這村婦本人的信仰迷信等方面，自動發生出來的。她見着那位武裝革命者，心裏便想「我應該來做這好事……這可憐的人！他是怎麼一副樣子呵？……恐怕上帝會因此大發慈悲，給我救這孩子呵。」又想「他是爲着信仰基督做了犧牲的。」另外還有一個同族的原因，「他也是一個保加利亞人。」這跟鄉村婦女的見解是相合的，因之，我們寫作品，是先要研究人物自己所具有的信仰見解，決不可只拿作者的臆測，給他安在腦子裏，否則，寫出的人物，既不真實，也不動人。

酋長

波蘭·顯克微支著

美洲帖克薩思省羚羊河上，有一個羚羊鎮，鎮裏的人全向馬戲場去了。自從這鎮建立以來，現在是第一次，有馬戲帶着舞女歌人和走索的到鎮，所以鎮上住民格外高興。這鎮是新鎮；十五年前不但沒有一戶人家，連四近也絕沒有白人看見。祇在河流分叉處，就是現在羚羊鎮的地址，有過一所印第安人村落，名卻跋多，是黑蛇部落的都會。鄰近日耳曼殖民地，從柏林，格倫兌璣，哈摩尼亞移來的人，看這黑蛇部落，卻同眼中沙礫，至於容忍他們不得。原來印第安人不過單保護他們的土地，帖克薩思省政府也會用極莊嚴條約，承認保護；但在柏林，格倫兌璣，哈摩尼亞的移民，這能算甚麼呢？他們的確從黑蛇部落取去土氣水三件事物，可是也帶了「文化」來酬謝他們；這紅人却用別的方法來報恩，——就是從日耳曼人頭上挖去顱骨。這樣事情，怎麼忍受？所以一天的月夜，從柏林等三處來的移民，便聚集了四百多人，又招了洛阿拉的墨西哥人做對手，去襲那睡着的卻跋多人。

正義完全勝利。卻被多燒成灰燼，住民不分男女老小，都砍殺了。祇有一小隊戰士，出外打獵，免了這難。至於村裏的人，早已沒一個活的了。這全是地勢的緣故，村是在灣上，春天水漲，四面多被潦水圍住。但這位置，在印第安人有害，在日耳曼人卻很有利。這地方要逃固難，卻很可以守。衆人想翻如此，從柏林等三處移來的移民，便立刻都遷到這裏。一眨眼間，在那卻跋多蠻村舊址上，已經建設了文明的羚羊鎮，五年之內，鎮中住民，居然有二千人了。

第六年，他們在對岸尋到一座水銀礦，因這礦務，住民數目，又加了一倍，第七年，在死人林裏捉住了以前逃去的十二個黑蛇戰士，就依着私刑法都在市場上絞死，——從此以後，更沒有人可以妨礙羚羊鎮發達了。鎮中發行了兩種 *Tasblatter* (日報)，一 *Mohntagsrevue* (月曜評論)，造了一條鐵路，同北河和聖安多尼兩處聯接。龍舌街立了三個學校，其中一個是高等學校。鎮中公民，又在絞死黑蛇餘孽的市場上，設了一所同善局。每日曜日，教會裏的牧師說教，教訓人應該愛他的鄰居，尊重別人的產業，並此外一切文明社會必要的道德。有一個旅行演說家，會朗誦一篇論文，名曰「論各國民之權利」。

有錢的居民，提議要建立大學，省政府加點補助。公民都很緊實。水銀橘子大麥爺葡萄酒的商業，獲利極厚。他們都正直，節儉，勤勞，有秩序，而且很肥。羚羊鎮住民，已有二萬之數，外人來訪的，早已認不出這富商中間，有十五年前燒卻跋多的殘酷戰士了。他們日裏在棧房，工廠，事務所度日，晚上便到響尾蛇街的金太陽酒店。人如聽那緩慢的喉音，說*Mahlzeit, Mahlzeit!*（飯時了，飯時了！）或慢騰騰的說，*Nun ja wissen sie, Herr Müller ist das aber möglich?*（你可曉得，米拉先生，這事可能麼？）和那酒盃相碰，啤酒落地，或泡沫噴發的聲音，看見那種遲緩從容的態度，肥大的俗臉，魚一般的眼睛，就要猜是在柏林或明興酒店裏，不是在卻跋多的廢墟。現在無不*Ganz gemütlich*（十分舒服），也沒有人想起廢墟了。

這一晚，全鎮的人，都往馬戲場去；第一，因為勞作之後，消遣也極重要，而且有益；第二，因為馬戲到了，很是高興。大眾都曉得，馬戲是不到小地方的，所以這回班長領了他的一班，來到羚羊鎮，就顯得鎮的偉大。但還有第三件，是鎮人熱心的最大原因。戲目第二項說，——

走索，離地十五尺，音樂合奏，演者為著名力士黑鷲即黑蛇之酋長，古王之末孫，

而其部落之遺民也。第一，走索；第二，羚羊跳；第三，死之舞，死之歌。

會長周游各地，常有最大歡迎的地方，那必是羚羊跳了。班長在金太陽酒店對人說，十五年前往聖菲去，路過多那陀地方，遇着一個垂死的老印第安人同一個十歲的孩子。老人受了傷，又極疲勞，不久死了；未死以前，曾聲明這孩子是黑蛇部落被殺的會長的兒子，繼承大位的嫡嗣。班長一行就留養了這孩子，後來便成了班裏的第一個技士。但班長也在金太陽酒店聽得這羚羊鎮就是卻跋多爾址；有名的走索技士，卻來他祖父墳上賣墓。這個消息，很使班長高興，他祇要辦理得法，一定能有好效果。羚羊鎮的俗物，便帶了從日耳曼運來的妻子——他們一生還沒有見過印第安人，——往馬戲場，去看黑蛇遺民，指點說：「你們看！十五年前，我們砍了許多人，都同這漢子一樣。」他們答道Ach, Herr Ja!從亞瑪勒莘（婦人名）或小腓立支（小兒名）口裏，聽這驚嘆的答詞，是極愉快的事。所以鎮中祇聽得不絕聲的都說，「會長！會長！」

一直從清早起，孩子們圍在場外，從板縫裏探望，臉上露出好奇驚慌的顏色。年紀大一點的被尚武精神激動，都排了隊從學校回家，連自己也不曉得爲甚麼這樣做。

晚上八點鐘了，好一片星夜。微風從郊外吹來，帶着檸檬香味，鎮內的風，卻多是

舞臺的氣息。馬戲場已是一片火光，極大的松樹火把，插在正門上，響亮亮的聲音。微風一陣，吹得燈籠和火鏡亂搖。戲場是在火光中間，是一座新建的木棚，圓形坐頂，上插美國的星旗。門外立着許多人，多是要不到戲票，或沒錢買票的；他們看戲班的大軍，和東大門所掛的簾幕，上面畫着白人同紅人戰鬥的圖畫。有時偶然拉開簾幕，露出裏面的休息酒場，千百隻玻璃杯，排在桌上。後來幕裏開了，看客都進去了。空屋裏便只聽得衆人的步履。這中間那黑靈靈的一羣人，已經塞滿了戲場，從最高的地方直到地下。場內光亮，宛如白晝。忽然沒了燈氣，卻用一支大燈架來代，上有十盞石油燈。在這燈光底下，現出許多面貌：有喝得醉的醜臉，仰着頭，讓那地位來給下頰安放，少年齊整的婦人，兒輩出驚的羨麗小臉，因為好奇，大睜着眼睛。幾乎爆出頭皮外面去了。所有看客，都具那一副好奇而且自滿的相貌，凡馬戲場中所常有的。喃喃的談話聲中每夾着叫 Frisch Wasser Frisch Wasser (冷水，清水) 的聲音。衆人都不耐煩的等候開場。

後來鈴聲一響，走出六個馬伕，穿着明晃晃的靴子，沿了從馬房到圍場的路，分作兩行站着。從這兩行中間，衝出一匹怒馬，沒有鞍，也沒有轡頭，在馬上彷彿一團流蘇亂響，就是舞女麗那。伊同馬就拿着音樂，舞蹈起來。麗那算是羨麗，龍舌街酒商的女

見聽說院看了，大喫一驚，忙靠窗聽聽——同街的一個少年雜貨商——的耳朵，低聲問他現在還愛伊麼？這時候，馬跑得極快，噴氣像汽機一般，有一班插科打諢的，跟着他跑，噓聲叫喚，互批巴掌。剎時間，彷彿電光一瞥，舞女不見了，場中一陣拍掌。這真是一技藝。但演技第一項，不久過去了，第二項將來到了。看客口裏，傳誦會這一個字不絕。評語還在那裏互批巴掌，但現在沒有一個人留心他們了。一面是打諢的人，猴子般的動作，一面是馬夫又復出來，掣了幾根木頭的高腳架，一丈多高，放在圍場兩端。樂隊停止了美國國歌奏起堂橫(Don Juan)的哀調。馬夫將鉄絲掛在高腳架上。忽而一陣煙火，照得圍場血一般紅。在這紅光中，現出可怕的黑蛇部落最後的酋長！但這是怎麼了！酋長並不在那裏，祇是那馬戲的班長。他對衆鞠躬，提起聲來，說請求和善而可敬的紳士，同美麗而可敬的女士，今日要格外安靖，不可作聲，不可拍掌，因為會長發怒，比平常尤為暴烈。這幾句話，發生了絕大效力，而且也是一大奇事，——這是十五年滅卻跋多的羚羊鎮公民，如今卻很感着不安。剛纔麗那在馬背跳躍時，都喜歡坐近演技場，可以格外看得仔細，現在卻又都想坐到樓上，又覺得越坐的低，便越是氣悶；這卻與物理公例大相反背了。

但會長還會記得辦學麼？他從小時就住在班長那裏；那班長大半是日耳曼人。他這不忘掉了一切麼？這很近情理。他的境遇，和十五年的馬戲經歷，到處獻技，衆人稱賞，這些事情，想必已發生影響了。

卻跋爹呵！卻跋爹呵！——但他們都是日耳曼人，此時住在自己的地上，除卻「營業」餘暇，也不多想祖國。況且人是第一必需飲食。這道理，一切俗物，以及黑蛇的遺民，也都應該放在心裏的。他們的思想，忽被馬房裏的一陣呼哨驟斷，他們仰望的那會長，已在圍場上面了。衆人切切的私語道：「是他了！是他了！——隨後又是沉默。烟火還是燒着，嘶嘶的叫。衆都眼睜睜的望着會長，看他到祖父墳上來演技。這印第安人，確也值得人看。他高傲有如帝王，披着一件白貂裘，——是他會長的章服，——他的身材，又高大，又猶猛，穿了這衣，宛然是一隻半馴的美洲虎。他的臉，彷彿紫銅鑄成，頭如老鷹，臉上發一種寒光，生得一雙真正印第安眼睛，鎮靜冷淡，隱隱不測。他環視着客，似乎揀擇犧牲。他又全身武裝，頭上飄着羽毛，腰帶間插一把斧，一把挖鬚骨的刀，但手裏卻沒有弓，祇捏着一支長棒，走在索上，可以支持身體。他立在圍場中央，忽然發一聲戰叫：Herr Gott（感嘆詞，因為表日耳曼人變態的念思，所以特用德

（語）。這黑蛇的叫聲！從前殘殺卻跋多的人，還偶記得這可怕的話說。——

十五、當着千、這樣的騎士毫不懼懼的人，在在二人面前，卻待這聲響。幸而跳出來，到會長跟前，說了幾句話，像是撫他。野獸吃了餌，這幾句聲響生效，不一刻，會長已在索上擺了。他向前進，眼望着石油燈。索向下彎曲得極利害，有時望去看不見索。會長就像掛在空中。到索的中間，他更往上走，他前進，退向後，又向前進，保持他的平衡。他伸開兩臂，上披外衣，宛然是兩隻大翅。他走了一陣，跌下了！——卻不是短促的一陣叫好，風暴般起來，忽又住了。會長的顏色愈顯得可怕。他眼望着石油燈，閃出兩道凶光。戲場裏個個驚惶，卻沒有一人開口。這時會長走索的盡頭，便停止了，嘴裏立刻發出戰歌來。

真怪事！會長用日耳曼語唱歌了。但這也容易懂得。他一定是忘卻了語言了。而且那時也沒有人更留心這件事。衆人單聽這歌，漸漸提高，這是一種半唱的叫聲，非常悲涼，又極獷野，多含殺伐的聲音。有這幾句話，明白聽得出：——

「時雨過了，五百戰士，每從卻跋多出赴戰爭，或行春獵。從獵歸時，帶頭骨歸，從獵歸時，帶水牛肉和皮歸。他們妻女，歡喜迎接，大家跳舞，贊美去獵。」

「卻跋多很是幸福，婦人在舍中工作，兒童長大，成爲美麗的處女，或爲勇敢驍捷的戰士。戰士死在光榮戰場上，到銀山去，同先祖時鬼打獵。他們斧頭，不離婦人小兒的血，因爲卻跋多戰士，是高尚的人。卻跋多很是強大，但白人從遠方海上來。放火燒卻跋多。白色戰士，不用戰鬥來滅黑蛇，卻暗夜偷走如野狗子，埋刀於熟睡時男女小兒的腦中。」

「現在沒有卻跋多了。在這地方，白人築起石舍。被殺的民族，因滅亡卻跋多，正在呼號，要求報復。」

酋長的聲音，變成沙聲。他立在索上，彷彿一個紅色的報仇天使，浮在衆人頭上。酋長自己也顯然有點怕了。死一般的沉默，充滿馬戲場中。酋長又接續叫道：——

「全民族中，祇剩一個小兒。他弱且小，但他已誓於地獄，他要報仇。他看見白人男女小兒的屍體，他要見火與血。」

這末尾幾句，變成狂怒的吼叫。馬戲場中，似乎旋風斗起，人聲喧嘩。千百疑問，起於心中，沒有解答。這狂虎，他要怎麼？他說的甚麼話？他真要報仇麼？他一個人？他要停留在這裏，還是逃走呢？他要自己防衛，又怎樣防衛呢？婦人嚇呆了，祇聽

得他們連聲問道：Was ist das? Was ist das? (甚麼事？甚麼事？)

忽然一種非人間的叫聲，從會場中發出。索子搖蕩得很凶，他一跳便到高腳架上，向燈檠上起長棒。各人腦中，彷彿火光一闪，同時發出一個可怕的念頭：他要揮起燈檠，把着火的石油，潑灑在馬戲場裏。看客心裏，剛要發喊，——但他所發出的甚甚麼？園場中有人叫道，「且住且住！」會長去了！他跳下了麼？他竟沒有將馬戲場放火，從入口走了！他現在在那裏呢？呵呵，他正來了！他第二次進場來，喘息，困倦，還是可怕。他手裏是一張錫盤，他擊盤向客，懇求說：Was gefällig für den letzten der Schwarzen Schlangen? (你們有甚麼賞賚黑蛇遺民呢?)

看客心中，纔把一塊石頭放下。你看這都是戲單上有的，全是班長的計策。一元的和半元的金圓，雨一殼擲下來。他們在卻跋多遺址羚羊鎖上，豈能對黑蛇遺民說個「不」呢？人都有良心的。

演技之後，會長便到金太陽酒店，喝啤酒，喫包子。他的境遇，確已發生影響了。他在那羚羊鎖很得人望，在女界尤其。後來關於他，甚而至於有盡語在外面流傳了。(譯者不詳)

【作者介紹】顯克微支 (Henryk Sienkiewicz, 1846-1916) 在他本國，以革命領袖著稱。在世界上卻更以小說家著名；世人崇拜他歷史小說，讀者卻更佩服短篇。英國裴勒普斯 (PHELPS) 教授說，古今歷史小說，能得詞美羅斯 (Homeros) 精神者唯彼所作火與劍等三部及俄國戈果理 (Gogol) 作達拉斯。猶勒巴 (Taras Bulba)。丹麥勃蘭登思 (Brandes) 博士著波蘭十九世紀文學論說他短篇最好：——

「顯克微支系出高門，天才豐富，文情悱惻，而深藏諷刺。所著炭蜜記一農婦欲救夫於軍役，至自賣其身。文字至是，已為絕技，蓋寫實小說之神品也。又樂人揚珂，天使，燈臺守諸篇，亦極佳勝。寫景至美，而感情強烈，甚為動人。晚正模擬大仲馬 (Dumas P. G.) 作歷史小說，覺出不已，因得盛名，且獲厚利，惟余甚惜之，所不取也。」

顯克微支作短篇種類不一，敘事和言情，無不美妙，羈民間憂患這層尤好。事多慘苦，然文章極奇詭，能用輕妙詼諧的筆，寫他出來，所謂笑中有淚，正同戈果理一般。炭蜜就是他的代表著作。他又最恨日爾曼人，譏刺攻擊，無所不至，酋長便是其一；得勝的巴耳台克，家庭教師日記等，也是這一類。

【內容說明】這篇小說是講美洲的一個印第安村落，被外來的日耳曼人焚燬，婦女小孩，亦遭殺害。其中酋長的十歲兒子，昏夜逃出，得免於難。但被另一些日爾曼人收養，叫他參加馬戲班

工作，成為有名的索索拔士。這位酋長的兒子，亦即是較末的一位酋長，和馬戲班來到他這鄉的時候，先前印第安人的村落，已經變為日耳曼人蓋造的鎮市了。作馬戲班主的日耳曼人，知道這樁故事，便叫他在戲技的當兒，唱復仇之歌，使先前殺人滅火的日耳曼人，為之震駭。然而，這也沒有什麼真心，鼓動他前恥雪恨，無非趁此機會要使觀眾更容易轉變而已。

故事是從馬戲班來到日耳曼人佔領的鎮上開始的。先前殺戮印第安人的事情，只由作者用簡單的敘述來補足上去。接着詳細描寫的，倒是馬戲班的表演情形。因為如題目所標明的，注意是在酋長身上，故以酋長的出場，為最應着力的地方。由此，也可以看出一個短篇小說，那些地方，該用簡單的敘述，那些地方，該用詳細的描寫了。

還有應該注意的，作者所用的諷刺手法，可以說是無比的尖銳。這在敘述文中，尤其來得分明，比如說日耳曼人殺戮印第安人的男女老幼，強佔印第安人的村落土地，建立起了繁榮的市鎮，大家都發了財了，便叫牧師來說教，「教訓人應該愛他的鄰居，尊重別人的產業。」這是多麼的滑稽，多麼深刻的暴露呵！

野人老娘

袁治英著

寫給佐治瀚看

十五年以來，我從來沒有再到微爾洛泉那地方去過。今年秋天爲了我的朋友從華爾的園場裏打獵我纔重到那個地方。這時候華爾已經派人把他那洋表替換工人破壞了的別墅重行營造好。

我非常愛那地方。那真是世上一個快樂的小角兒，叫人見了就在眼前裏頭感到一種類乎肉感的誘惑。這類的小角兒，世人是用一種身體的留戀去愛的。我們這些被大地誘惑了的人，對於某一些泉水，某一些樹林子，某一些池塘，某一些山峯，雖然常見，然而總留着捨不得的回憶，這類的東西，真從意外的有趣變動使我們動心。有時候，我們的思慮，竟會轉到一座樹林子的小角兒上去，竟會轉到一片小小的草地上去，竟會轉到一所開遍花的果園裏去，這些地方，從前不過是在某一個高興的日子裏頭望見過一回，

然而牠卻滾一團在秦時早過寺到街上撞見的衣飾鮮明的女人影子一般，留在我們的心裏，並且在靈魂和肉體裏，留下一種無從消磨不會遺亡的需要，這東西就是貼骨的幸福的感覺。

在歐羅洛桌，我愛他那片整個的原野，小的樹林子散在四處，小陷溪河像人身的脈絡一樣四處奔流，給地面循環血液；蟹，蠟，蠟，都是那裏面的產物！天堂般的樂趣！隨處可以游泳，並且在溪邊的豐草裏面常常找得着鷓鴣。

這時候，我輕快得像山羊似地向前跑，一面看見那兩條獵狗在前面的草裏搜索，賽華爾在我右邊，相距的有一百公尺，正穿過一片苜蓿田，我轉彎到了那座名叫索德爾的樹林子的界線邊，於是就望見一座祇遺痕跡的茅舍。

陡然，我記起一八六八年那時候還看見過牠一次，那時候牠的情形是那樣的潔淨，包在許多葡萄棚裏，門前有許多雞。世上的東西，那裏還比一座只剩下醜惡不堪而且孤立的牆樞子的破屋，更為令人傷心的呢？

我也記起有一天晚乏的時候，有一位老婦人曾經請我到那裏面喝過一杯酒，並且賽華爾也對我談過那裏的居民。老婦人的丈夫是一個打獵為生的，被保安隊打死。她的兒

子，我當時也看見過，一個瘦長子，據說也是一個懂得打獵的修將。這一案子，大家都叫他們做「野人」。

這究竟是一個姓呢，或者還是一個諱名呢？

想起這些事，我就遠遠地叫了賽華爾一聲。他用白鶯般長步兒走過來了。

我問他：「那一家裏的那些人成了甚麼了？」

於是他就向我說這件故事。

二

普法之間已經正式宣戰的時候，小野人正有三十三歲的年齡，他從軍去了，留下他母親單獨住在家裏。我們並不替他叫屈，因為她有錢，大家都曉得。

她可以算是單獨一人住在這所掉在林邊上面和村子相隔這樣遠的房子裏。她並不害怕，此外，她的血性和那兩父子的是一般無二的，一個硬梆梆的老太婆，又長又瘦，不大笑甚麼笑容，大家都不去和她談得上。並且鄉下種田的婦人們素來是不大笑的，在鄉下，笑是男子們的玩意！生活是沒有光采的，所以她們的心境都是窄的，打不開的。男子們在小酒店裏，學得一點兒粗氣的快活勁兒，家裏的伙伴卻始終板起一副面孔，嚴氣

正性。她們臉上的筋還沒有學笑的動作。

這位野人老娘在她的茅舍裏繼續過她的通常生活，不久，屋頂已經蓋上雪了，每星期，她到村子裏來一次，買點麵包和牛肉之後，就仍舊回去了。因為大家說是外面有狼，她出來的時候總背着槍，她兒子的槍，鏽了的，並且槍托也是被手磨爛了的。這個高個兒的野人老娘看起來真叫人詫異，她微微地偻着背，在雪裏慢慢地跨着大步兒走，頭上戴着那頂緊緊地包住一頭而永遠沒被人見過的白髮的黑帽子，槍桿子卻高高地超過頭頂。

某一天，普魯士的隊伍到了。於是每一個居民的住宅裏面，都派來幾個，人數的多寡却看每家的錢素來多不多，這個老太婆，大家都曉得她是富裕的，她家裏就派了四個。這是四個胖胖的少年人，皮膚是金黃的，鬍子是金黃的，眼珠是藍的，顯然他們已經熬受了許多勞苦，卻依然一樣肥臃，並且脾氣也不刁，儘管是到了被他們征服的國裏。他們這樣沒有陪伴地住在這個老太婆家裏，都充分地表示對她關切，極力設法叫她省錢，叫她省力。在早上，有人看見他們四個人，身上都只穿上一件襯衣，繞着那口井梳洗，這就是說：在冰雪未消的早上，汲起井水來洗他們那種北方漢子的有紅有白的肉，

而野人老娘卻一來一往預備煮那粉菜羹。後來，有人看見她備着她打掃廚房了。粉菜羹了，燜菜了，削山芋了，洗去笑了，凡是家裏的事他都習做，儼然是個兒子來養他的姑娘。

但是她卻不住地記掛她自己的那一個。這個老太婆，記掛她自己的那一個，瘦而且長，灣的鼻子的，棕色頭髮的，嘴上塗着黑黑油兩撇濃鬍子的。每天，她必得向每個住在她家的敵兵問：

「你們可曉得法國第二十三鎮守隊到那裏去了？我的兒子在那一隊裏。」

他們用不規則的法文回答：「不曉得，一點不曉得。」後來，他們明白了她的意思，而他們也有娘在家裏，他們就千般對她賣好。並且，她也很愛他們，這四個敵人，因為鄉下人是不大有國恥紀念的，國恥，這不過是上等人的事。那些下等的呢？這一次打仗他們花的錢多，因為他們本來窮又要受新的負擔的壓迫；他們是成堆地被戰爭屠殺的，做了砲口的肉食，因為他們是那個數目；最後他們受的戰禍最為慘痛，因為他們是最弱的和最缺少抵抗力的，並且他們幾乎不明白這些釀成戰爭的狂熱，這就是說，這一切更爾爾交戰國不論勝負在半年之中均蒙其害的那些被戰亂政治上的辯論和其趨使人與畜的

光榮之點，他們都不懂。

本地的人談起野人老與家裏那四個德國兵，都說：「這四個真找着了他們的安身之所。」

唉！有一天早上，那老太婆恰巧獨自一個人蹲在家裏，她聽見遠遠裏的平地上，有一個人正向她家裏走過來。不久，她認出那個人了，那就是那個担任分送信的腳夫。他拿一張折好了的紙頭交給她，於是她從自己那隻小盒子裏，取出那副爲縫紉用的老光眼鏡來；接着她就讀下去：

野人老娘：這封信是帶一個不好的消息給您的。你的兒子威克多，昨天被一顆砲彈打死了，差不多是打成了兩段。我那時候正在他跟前；因爲我們在連裏頭是貼靠着，他從前對我談起過您，說是他倘若有一天過了甚麼不幸的事我就好告訴您。

我從他衣袋裏頭取了他那隻表，預備將來打完了仗的時候帶給您。

現在我友誼地向你致敬。

第二十鎮守隊二等兵里伏啓。

信上的日期是三星期以前的。

她一點兒也不哭，也不動作，真是那樣受了打擊，那樣發呆，簡直還沒有感到痛苦。她想道：「威克多打死了，現在。」隨後，她的眼淚漸漸地升到眼眶兒裏面來，後來，悲傷變滿在她的必裏了。各種心情，難堪的，困苦的，一件一件湧到她的腦裏來。她以後抱不着他了，她的孩子，她那長個兒孩子，永遠抱不着了，保安隊打死了老子，魯士人又打了兒子……他被砲彈打成兩段，現在她彷彿看見那個怕人的那個腦袋是墜下的，眼睛是張開的，口角咬着自己的鬍子，像是他從前生氣時候一樣。

他的屍首被人怎樣對付的呢，在出了事之後。從前，她丈夫的屍首連着額頭當中那行槍子，被人送回來，那末她兒子的，會不會也又有入這樣辦呢？

但是，這時候她聽見一陣談話的嘈雜的聲音了，那幾個兵正從村子裏轉過來，她連忙把信藏在衣袋裏，擦掉了臉上的淚痕，用平淡的神氣從從容容接待他們。

他們四個人全是笑呵呵的，高興的，他們帶了一隻肥的兔子回來，這大概是偷來的罷，後來他們對着這個老太婆做了個手勢，表示大家可以吃點美味的東西。

她立刻動手預備午餐；但是到了要宰兔子的時候，她卻沒有勇氣了！然而宰兔子在她並不是第一次！那四個兵的中間，有一個在兔子耳朵後頭打了一拳纔把牠打死。

那牲口死了。她纔給噙到了皮。但是她實到了就在自己手上的那種血，那碎骨頭敲到滑冷漸凝的血，竟叫她從頭到腳都發抖了；並且她頭腦裏面，始終看見她那被打成兩段的長鬍兒子，他渾身也是鮮紅的，正同那根依然發抖的牲口一樣。

她和那兩個兵同桌吃飯，但是她竟不能吃甚麼，幾乎一點兒也咽不下。他們呢，狼吞虎嚥般吃那隻兔子，並沒有注意她。她呢，一聲不響地從旁邊瞧着他們，打定了一個主意，但是頗滿臉那樣的平穩神情。叫他們甚麼也不能猜度。

忽然，她問：「我連你們的姓名都不曉得，然而我們在一塊兒已經一個月。」他們沒有費甚麼事，居然懂得了她的意思，於是各人說了各人的姓名。這樣的辦法在他們不礙事；叫他們在一張紙上寫出來，還添上他們父母的住址，末了，她在那條大桌梁上面架起那副眼鏡，仔細瞧着那篇誰認識的字兒，然後把紙拆好攔在自己的衣袋裏，壓着那封帶她兒子報喪的信。

飯吃完了，她向那些士兵說：

「我去給你們做事。」

於是她搬了許多乾草，攔在他們睡的那欄柵上。

他們望見這種工作不免詫異，她對他們說明這樣可以暖一些；於是他們就幫助她澆。他們把那些乾草堆得到屋頂那樣地高，結果他們做成了一間四壁都圍草牆的大寢室，又暖又香，他們可以很舒服地在那裏睡。

吃夜飯的時候，他們中間的一個，瞧見野人老娘還是一點東西也不吃，竟擔憂起來。她承認自己有些肚子痛。隨後她燃起一爐好火烘着，那四個德國人都從那條每晚給他們使用的梯子，升到了他們的寢室裏。

那張機關樣的木板已經被樓上的人關好，她就抽了那條梯子，然後她悄悄地打開了那張通到外面的門，走到外面，慢慢地把那些塞在廚房裏面的乾草一束束搬進來。她赤着腳在雪裏往來，從來覺得人甚麼也不聽見。偶爾，她聽見那四個睡熟了的士兵鼾聲，又響亮又長短不齊。

等到她斷定這預備手段已經辦好了之後，就取了一束草扔在火裏。這束草燃了，她再拿她在旁的那些草上散開，隨後，她纔走出來，於是立在外面瞧着。

不到幾秒鐘，一陣強烈的火光照滿了這所茅舍的內部，隨後竟成了一隻可怕的大火箱了，一座緋紅而又奇偉的火爐了。微光從那窄窄的窗口裏竄出來，在積雪的面上面顯出

一陣照人的光采。

隨後，一陣狂風從屋頂上面傳出來，隨後竟是一陣呼救的人聲，告急發狂的傷心刺耳的叫喚。隨後那張檯門樣的木板燒穿了，一陣旋風的火簇立刻衝到了檯檯上，燒穿了那層用茅草結的頂，向天空燃起來像是一個大火把，末了這座茅舍的頂全身是火。

茅舍裏面呢，除了火力的爆炸聲，牆壁的坍塌聲和棟梁的墜落聲以外，甚麼也不聽見了。屋頂陡然下降了，於是這所茅舍的燒得通紅的幹架，就在一陣黑烟裏頭，向天空射出一大簇的火星。

那片雪白的田野被這火照着，像是一幅染上了紅色的銀布似地發光。

一陣槍聲，在遠處開始發動了。

這個老太婆在她那所燬了的房子跟前立着不動，手裏握着她的槍，她兒子的那一桿，用意就是害怕那四個兵之中有人跑出來。

等到她看見這件事已經完了，她就向火裏扔了她的槍，槍聲響了一下。

許多人都到了，有鄉下人，也有德國人。

大家都看見這個婦人坐在一根鋸平了的樹樁兒上，安靜的，並且是滿意的。

「你傢裏那些兵到那裏去了？」

「你傢裏那些兵到那裏去了？」

她伸起那條瘦的胳膊向着那堆紅灰，末了用一種宏亮的聲音說：

「在那裏！」

大衆圍圍圍住了她。那德國軍官問：

「這堆火是怎樣着的？」

她回答：

「是這樣的。」

大衆都不相信，以爲這堆火陡然叫他着了狂。後來正都圍住了她並且聽她說話，她把這件事從頭說到尾，從接了那封信一直說到聽見那些同着茅舍一齊被燒的人的最後叫喚。凡是她所感到的以及她所做過的事，她沒有忘記一屑屑兒。

等到說完，她從袋裏取出兩張紙，後來，爲着要對着那點兒餘火的微光來辨明這兩張的內容，她又戴了她的眼鏡，隨後她拿出了一張口裏說道：「這張，是給威克多報裏的報，」她又拿出另外一張，偏着腦袋向那堆殘火一動：「這張，是他們的姓名，可以照

着寫信到他們家裏去。二她從容把信交給那軍官，他還說做這封信的工價，而她就投着這封信。

「你將來要寫起這件事的來由，告訴他們的父母說這是我幹的。要說這個人是誰，要忘記這個人。」

這軍官用德國話喊起口令。有人抓住了她，把她推到了那井還沒有冷的牆邊。隨後十二個兵活潑地在她對面排好了隊，相距大約二十公尺。她絕不移動。她早明白了，她專心等候。

一道口令喊過了，立刻就是那六排鎗聲，等響完之後又來過一聲遲放的單響。

這個老婆子並沒有倒在地下。她是跪下的，如同有人斬了她的雙腿。

那德國軍官走到她的跟前。她似乎被人斬成兩段了，而在她那隻拘繫不止的手裏，依然握着那封濺着血跡的報喪的信。

我的朋友賽華爾接着又說：

「德國人爲了報復的作用，就毀了本地方那座別墅，那就是屬我的。」

「我呢，我就想起那四個燒在火裏的和氣孩子們的父母們和這另一個靠着牆被人體
魔的母親的堅忍的英雄主義。」

末了，我拾了一小片石頭，那場火燒出來的痕迹依然還留在石頭上。

(李青崖譯)

【作者介紹】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法國小說家，短篇小說最有名。與左拉同屬於文藝上的自然主義，但不像左拉單注意生理方面的措字，他是從外界生活的觀察，一直注意到內心生活的。

玉爾·勒買特(Jules Lemaitre)批評他的作品說：「莫泊桑的散文，確具有一種完美的資格，如此其明白，如此其真確，如此其精選。今日有些人固然也善於聯字，善於造辭，但是沒有他這樣自然，這樣明快，這樣隨意，以致使我們立刻了解。」

他的主要作品，有一生命(Tune Vie)漂亮朋友(Bel Ami)等。

【內容說明】這篇作品是寫普法之戰的。當時法國淪陷的地方，每個法國人家裏，均分派有幾個德國兵來供養。一個叫野人老娘的女人，因家裏還勉強過得去，便分派了四人。但她的兒子，却還在當兵，正在另一地方同德國兵作着戰的。後來得知兒子給德國兵打死了，她便設法把

派在空裏的兩個德國兵活活燒死。替她兒子報仇。鄰近的德國兵士，起來查問的時候，她也直

不諱，口說無憑，結果便遭了德兵的殺戮。

作者寫這篇小說，開始是用第一人稱的寫法，說他自己到一個朋友的地方去打獵，一面就將那地方的風景描畫出來。在打獵的途中，碰見一所只有牆壁剩的破屋，驟然記起先前這裏還住有人家，而且裏面的女主人還請他吃過一杯茶。因此一時不免有所感觸，便向朋友追問一番。這一段是表明故事的來源的。第二段是故事本身，本影其友的口氣來敘述，作者與其友的口氣，採取了第三人稱的敘述方式。這就是作者把朋友講述的口氣，完全去掉，只將故事本身，重新加以編排整理，像寫第三人稱式的小說那樣地寫了出來。到收尾的地方，又回復到第一人稱的寫法去。從朋友的口中聽到，德國人爲了報復，不僅槍斃了男人老姪，還把朋友屋裏也燒了。

照這種體裁來寫的時候，頂應該注意的，就是要段落分明。像第一人稱的敘述和第三人稱的敘述，中間必須分開，否則，混在一塊就會使讀者沒明其妙。

幽會

M·高爾基著

河岸的楊柳樹底下，坐着一個年青的姑娘。她凝視着倒映在河面上自己的影子。她身體四周的沙地上，像斑點般散落着一些枯黃的葉子，這些葉子從她頭頂上的樹枝裏無聲地飄落到她肩膀和衣服上。在她膝蓋上，也覆着許多葉子；她捉了一片在手裡，慢慢地扭着。那隻手裏，握着一支長長的柳條。她壯健而頗長，穿着時髦的鄉村服裝，可是她圓圓的臉上却很憂戚，眼睛深思地，幾乎是嚴肅地，凝視着水面上。

河岸上躑躅着一些新剪過毛的羊，在啃食着那些葉子，她們都是醜陋而又可憐。河的對面，矗立着一些帶着秋天顏色的樹木，大多是槲樹。赤色的椴實彷彿樹上淌着血的霧氣似的。天氣平靜，有陽光而和暖的，充滿着一種秋天肅殺的憂鬱。

那姑娘的背後，起了一陣瑟瑟的樹枝聲音，出現一個高大的，黝黑的青年，踏着一簇金黃色的鬍子。他穿得很襤褸，而且赤着足。

那姑娘旋過半個身體去，低聲地說：

「我等丁又等……」

他在她旁邊的沙地上坐下來，立刻注意到她假日的裝束……一件鮮豔的印花紗衣服，頭上包着一塊大紅色的肩巾，還穿着羊皮靴……他含笑向她說：

「今天你多漂亮呀……」

可是他活潑而閃光的眼睛，立刻接觸到她沒有神彩的藍色大眼睛，他狐疑地搖搖頭叫起來：

「怎麼的了？你跟他說過了嗎？」

「是的。」

「那末？他罵了你嗎？」

「他打了我。」

「那老鬼，那末，他說些什麼呢？」

「他說你窮……」那姑娘嘆息了一聲，又注視着河裏的水。

青年頭垂下來，說：

「那末……這是真的了，自然……」

一隻小羊仔跑到牠們前面來，兩隻蠢笨的卑賤的眼光向他倆呆呆地望着，一雙哀懇地囁着嘴巴。一條魚在水裏跳躍起來，照在那上面的陽光，像銀屑般灑開去。遠遠地傳來一陣和鳴，一隻牛在吼，一隻狗叫起來，從遠處回響着一些沉濁的撞擊聲音——Boom……Boom……

「我窮，……他說的可不錯……我怎麼會富呢？除了我這一身氣力，我什麼也沒有……可是，我們是能夠過一輩子的……唔，巴拉哥加？」

他觸觸她的肩胛，向她臉上探求地望着。

「他說你呢，」我認識他，」他說，「一個富農是能夠招到一個好女婿呢！」」那姑娘突然激動地說下去，「他說，你是個叫化子……他說你應該向他去請求，讓你去做一個田工，可不是去做女婿。」

「那你怎麼回答呢？」青年陰鬱地問。

「我能回答什麼呢？我哭。」

「哼，可是你怎樣跟他說的呢？」

「我怎樣跟他說？我說，我愛你，我不願跟別的什麼人結婚。」

「那末他呢？」

「他打我的後腦壳，拉我的辮子……」我要撕爛你的舌頭，」他說，「如果你那末說他」——他是說你。」

「唔，」青年陰鬱地回答說，向河裏吐了一口涎。

「接着，媽媽也來惱我了。」我們是有錢人家，」她說，「我們招這樣一個女婿，可不丟人，好像我們連一個好女婿都找不到似的！」

那姑娘說着，彷彿她也同意這些話似的。……她臉色嚴肅而愠怒，爲了要真實地描述她媽媽跟爸爸怎麼說，她想學他們的樣子：一會兒暴怒，一會兒又想說服。

青年默默地聽她的敘述，把腳用力地扭着，在沙地上挖出一個小窪。

一羣鳥愉快地拍着翅膀，從河面上飛過去。他的眼光追逐着牠們。等那些鳥在對岸樹林裏消失了，他才漠不動情地說，帶着一種嘲笑的意味。

「我想，我的幸運就像田野裏的風一樣——那是捉不到的。……」姑娘嘆了一口氣。她愛憐地和傷心地瞟了他一眼。他朝着遠處瞪着。

「你爸爸這麼說，那就是說該這麼養了。你拗不過他的。他是一個頑固的老傢伙。」

卽使把他的腦壳打破了，他還是固執他自己的。你說對不對呢？他不肯讓步的。是嗎？」

「他不肯的，」那姑娘搖搖頭，「就是我把五臟六腑都哭出來，他也不肯的……」

「那麼，這就完了！我們還不會成事實呢，被拉其那！我們是沒有結婚的命的。」

「那麼現在怎樣呢？」她用低沉的聲音焦灼地說。

「現在怎樣？我同工廠裏去做工……我做工了，再往前跑……那末……現在，再會吧。」

她把那雙大眼睛旋過去望着他，接着把臉孔默默地藏在他的胸脯裏。

他把一隻脖子抱着她，望着她肩膀在顫動，接着深思地凝視那平靜的河流，河流像面鏡子般映着他倆。

「多少次數啊，我會讓我的理想跟着我跑掉了！我描想過我們怎樣一塊兒過活，一塊兒做工……」

他不說下去了，也許，他又在再一次的「描想」他怎樣跟這個伏在胸脯上的姑娘結婚，怎樣跟她一塊兒做工了；或許，是因為他再不能讓自己去理想這個了。

「是的……我去割稻，譬如那麼說，你呢，去耙田……或者我去打稻子，你呢，去

錢袋……啊，碰鬼，我們還會有孩子。什麼惡毒那應該會有的……一隻母牛，或者兩隻，……還有羊，也是一樣……這教義思想也夠快樂的。」

姑娘大聲地哭起來了，像一個鄉下女人哭着她親人的喪一般。

「別哭，」青年平靜地說，抱着她，「幹嗎哭呀？哭有甚麼用？」

「史蒂巴，我的人……我的親親，」她邊哭邊輕輕地說。

黃葉悲傷地飄開去，在他倆周圍飛旋着，風把河水吹得皺縮起來。

「別難過，」青年鼓勵着說，「你不經很久就會丟了我的。你慢慢兒會道謝。你們女人是容易習慣的……你會忘記我，那認得了。好像就從來不曾有過我這個人似的。」

「史蒂巴！別說這些話……我絕不會……我絕不會忘記你的。沒有你我會變成怎麼樣的啊？那好像活着沒有一點心。」

「你同樣也會結婚的。」青年說，帶着一聲惱怒的狂笑。

「天呀！不，我決不跟什麼人結婚的！」姑娘憤怒地回答說。

「你會的，假使人家那樣要你的話。人家命令你不要跟我結婚，你就服從，人家要你跟別人結婚，你也會服從的，這總是那樣，你不要很久就會丟了我，啊！」

「你爲什麼要離開呢？史蒂巴。你假使留着，我可以遠遠地來到你，這會給我一點安慰。像我現在這樣子，我的日子怎麼過去呢？」

他聽着她的傾訴，帶着一種苦笑望着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我爲什麼留下呢？你說得沒有意思，披拉其耶。我站在此地，這只因爲我還年青，而你在此地……我曾經想過，你的爸爸也許暫時擺擺架子，後來總會同意的……現在，我看這是不會的了。伊凡大叔替我在你爸爸跟前不止講過一次了，可是他連聽也不願意聽……你家太有錢了……這就是爲什麼你們都那麼驕傲……我一定要離開此地……讓我瞧着你跟別人去結婚，那可太洩氣……那我還留着幹什麼呢？」

「你也許會跟別人結婚吧？」姑娘輕輕地問：

「唔……那說不上結婚……除開你……那是另外一回事。因爲你是一個健壯的姑娘……人又好，又會做活。跟你一起，生活能夠多麼好啊！」

接着，他又重重的太息一聲，沉默起來。

「聖母呀！」姑娘懇求地說。

「唔……是的……假如我跟大家結婚，你也就不要找我了，不僅是跟大家結婚，我

「不要你。你不會要的，除非我馬上帶你到聖壇上去（意謂直接去結婚——譯者）……人家許多姑娘都這樣做了，她們肚子裏有了孩子，這樣人家才急急地把姑娘送給男人……：你可不願意這個？」所以你的戀愛不偉大。」

「史蒂巴。」姑娘悽惻地叫。抬起眼睛望着他的臉，「沒有到聖壇去，那是罪過啊！……他們會把我打得又青又紫，他們會把我打成殘疾，假如……而且他們還是不肯讓我嫁給你的。」

「是的，」青年冷漠地回答說：「這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你可以自己去決定它，假如你是真的愛我，打又有什麼道理呢。」

她又大聲地哭起來，可是這一次她從他身邊離開了。青年從手掌底下，望望快要下去的太陽，重新慢慢地說：

「這該四點鐘了……曉曉的鐘馬上就要敲了。明天早上，我要跟太陽一同起來，離開此地，這就得了。」

「你不替我難過嗎？」姑娘帶着淚說。

「難過不難過，——這是我的事，」青年微溫地說。

他從河水中闖擊，那姑娘把臉掩藏在手裏，他看見她的頭直搖着，肩膀在顫動。接着，他聽到一聲低低的嗚咽，平靜而悲痛的，好像一個六歲的小孩子在哭泣一般。那青年咬着牙齒認真地咀咒起來，把頭別了過去。他一動不動地坐半天，那女的在流着悲痛和怨恨的眼淚。

「夠了。」他最後說，沒有去碰那姑娘。

她沒有聽見，或者不要去碰他。接着，他猛烈地迴過身來，把她捉在健壯的脖子裏，幾乎把她拿到他的膝蓋上來，他把激動的臉孔向她俯着，用沉重的聲音對她說：

「不許哭……別把我的心攪得粉碎！空談有鳥用？我們沒有結婚的命，這就得了……好吧……披拉其耶……別哭了，否則，我馬上就走，瞧上帝面上！」

她掙脫他的擁抱，繼續的哭泣着。

「你們女人就是這樣子，」青年苦痛地說，「你們就喜歡把事情弄糟，這已經夠糟了，而你還要把它弄得更糟一點！不許哭，我說！」

他推開她，站起來。她依舊在沙地上，把頭埋在膝蓋中間。青年俯着她看了很久，他的眼睛是嚴肅的，他皺了皺眉毛，隔了一會，他說：

「好，再會吧！」

「再會，」她回答說，抬起臉孔望着他。

「讓我們作一次最後的親吻吧！」他提議說。

她站起來，把身體靠近他，把手圍着他的肩膀。他誠懇地吻着她的嘴唇，她的面頰，接着把他的手從肩膀上拿開。

「明天，我走了，我祝你快樂……你或許會跟沙夏·尼古諾夫結婚的……他是一個老實的孩子……就是有些笨頭笨腦……而且不大強壯……一個柔弱的人……再會了。」

于是他走開了。她把哭得紅腫的臉孔旋過去向他，一再的向他叫着，似乎希望着什麼：

「史蒂巴！」

「唉！」他回過來看她。

「再會了！」

「再會了。」他大聲地回答着，消失在楊柳樹裏了。

她又沙地上坐下來，無聲地哭泣着。

黃葉依舊跟樹葉一樣的飄落着。河流裏倒映着晴朗的天空，樹木，河岸，和那姑娘。

那些羊牽到她前面來，用牠們頑固的，永恆卑劣的眼睛望着她，似乎在奇怪，這個壯健的姑娘，她常常用她的技藝給他們苦痛的鞭撻的，爲什麼這樣的哭泣着？

(荃麟譯)

【作者介紹】高爾基（1868年—1936年）小時很窮，只進過五六個月小學校。就輟學了。以後全是自己用功，半工半讀，努力學習出來的。這種生活情形，在他的作品「我的幼年」「我的大學」「在人間」裏講得很詳細。他重要的短篇傑作，有「折爾卡士」「二十六男和「女」「我的旅伴」等。長篇傑作有「母親」「胆怯的人」「磁力」「療原」（即「薩姆金的一生」中的後兩部）我國均有翻譯。

【內容說明】這篇小說主要的意思，是講一個窮苦的幫工，跟一個地主的女兒戀愛。兩人都彼此滿意了，但女子的父母却不准他們結婚，要他們分開。理由，就是男子太窮了，配不上做有錢人的女婿。然而事實上，倘若男子有錢，跟女家門當戶對，即使身體柔弱，也是富子之類，也殺大關係，父母到甯願把女兒嫁跟這樣的人的。這就表明了戀愛的悲劇，全是由於貧富不均造出

來說。

這篇小說尤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寫出女的父母戀愛後富，其中還有着兩子問題存在。女的母親說：「我們是有錢人家，我們招這一個女婿，可不丟人。像連一個好女婿都找不到似的！」這就說明貧富界限之嚴，乃是社會上一般的現象，正不必單對女的父母發生憎惡了。

這篇小說的主要事件，全用對話寫出的。兩人過去的戀愛，男子叫人到女家去做媒，女子因父母的談判，以及男子對婚後生活的理想，都表現在兩人的一問一答裏面。同時兩人不同的性格，一個強強豪爽，一個懦弱感傷，也都表現在對話裏面，刻畫得非常鮮明。

故事所取的時間，是在兩人戀愛最後決定的那一刻，成功是移生幸福的開始，不成功便是永遠的分離。故兩人的對話，在這種情形之下，便自然而然含有熱烈的感情，能够句句打動人了。

一個琴師的故事

美國·哥爾德作

拉丁美洲像古代希臘；北美像羅馬，這兩國文明相互的完成。看到勇敢愉快的古巴「龍巴蘇」和波內羅的歌曲，熱情甘美的華爾茲舞和墨西哥的短歌，開始俘虜着我們北方的幻想的時候，我確是歡喜。

在太陽士方場的四圍。在格林威茲村的曲折的街道上，現在有着可稱浪漫的南方的節喧的幾十家小小的酒館。有些是精美的場所，是典型的百老匯的夜總會。但多數是像一碗農民的豆飯一樣的卑微。

幾張空空的桌椅，一間售賣啤酒和葡萄酒的小小酒吧間，祇能做出幾樣簡單的菜的一個小廚房，牆壁上幾幅畫着火山或棕櫚樹的粗糙的彩畫——這就是他們所有的一切。統治這裏的不是物質的精華，而是更好的東西，這些地方的靈魂是吉搭（註：六絃琴）。

我想談談這種酒館之一和一個琴師的一點故事

從墨西哥一個山岳州郡瓦哈卡來的一位印第安農民，潘甚多，像許多墨西哥人一樣

，在大景氣時被引誘到了這裏。他在芝加哥鋼鐵工廠做工，但並沒有像他所希望一樣，儲蓄了錢。這一「羅馬」的景氣潰滅了時，這位患着懷鄉病的印第安人發現他自己身攔淺在一個寒冷的異國土地上。

但是他的吉搭救了他。這位肩膊像牡牛，臉孔像阿色特克（註：以前住在墨西哥的一個民族）人的偶像一樣，有神秘的不可之貌的，黧黑，肥矮的人，正是產生自然藝術家的南美民族中常見的土著音樂天才。

潘其多在芝加哥的墨西哥移民中，在跳舞會上，婚禮中，洗禮儀式和其他社交情事中，以及小工人餐室中，演奏他的吉搭。人們養活他。他從不需要睡覺的寓所，他需要襯衣的時候，有人給他。所有的人也買酒他喝；他的音樂使他們感奮。他們總是需要他演奏，而潘其多也總可以演奏；他愛他所創作的音樂，音樂對於他就是家庭，希望和生計。除了少許一點點食物和一個吉搭之外，人們還需要甚麼呢？

他滿足了。但是皮普插進了他的生活。皮普是一個瘦弱，華美，矯飾的墨西哥青年，他是從美國的商業精神和遊歷精神浸入了，而且簡化着許多人的邊境上來的，他說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語。土語都能說，他懂得一些祕訣。不，皮普不是一個傻子，聽到這個

農民用他的粗大手指演奏他的消魂的吉搭時，他知道機會來了。

他自己有一個輕細的，微弱的嗓子，祇能勉強和吉搭唱幾個最普通的調子。但是他和潘其多組成了一隊，到處奔走，一直到他爲他們兩個取得了幾個無線電台的合同的時候。

他們成功了。潘其多的藝術就夠了；皮普在音樂上祇需藏在背後，做着一切義務上的事。他得到一個好的合同。後來他設法使這兩人樂隊訂了幾個紐約的合同。在紐約，在兩年的成功的無線電台工作以後，這兩個人樂隊在太晤士方場附近開設了一家酒館，這也很快成功了。一個優美的吉搭演奏者在這家酒館演奏的消息傳播得很快，樹立了酒館。潘其多征服了新的世界。

這個館遷移到了更廣大更精巧的地址。它有夜總會性質，現在有了一個跳舞的樂隊和其他的獻藝者。但是潘其多依然統治着這裏；他是一個有特色的明星；夜夜牽引他的無數的熱愛者，人們以爲酒館是他的，都想幫助他，潘其多是很得人心的。

但是這家大的酒館賺了多少錢？他從不知道；他從最初起，從來沒有和皮普訂過一個合同，他從不過問事務上的事。皮普給他買衣服，付房租，給他零用錢。

有一天，靈巧的皮普對他說：「潘其多，我們完了。你酒喝得太多，主顧們都在埋怨。走吧。」

潘其多說：「我想，我們是夢友——要同享。」

「不，沒有正式合同——這是我的酒館。」

這樣，潘其多走開了。他想着這事，長久的，慢慢的，像農民一樣。他懷恨，決定要殺了這叛徒皮普，但是美國的監獄是寒冷的，而且不像墨西哥，囚人不能帶進他的吉搭。這是真正使靈巧的事——他只得沉浸在酒裏。

他變成了一個抑鬱的酒徒，在各個不同的酒吧間和跳舞場，和幾家公寓演奏，但現在是再也不像一個浮浪的人一樣的快樂了。有幾次——他被當作醉漢和擾亂秩序的人逮捕了。一位法官有一次對他說：「下次我們要驅逐你出境。」潘其多臉上呈現着歡喜：「是的，那正是我所願意的。」

看着他，是一件憂愁的事，醜陋，有浮腫的眼睛，舊日的威儀早已從他的阿色特克人的臉上消逝了。但是，他的黎明到來了。皮普的酒館的音樂師和歌藝者罷業了。他們參加了職工會。現在成爲了一個傲慢的老板的皮普，不肯承認這個職工會。因此他們在

酒館的四週佈置了噴線。

上一個禮拜，我看見潘其多，臉上洋溢着快樂的微笑，清潔而且清醒的，在那噴線中走動。他是一個最好的哨兵，因為一切頑劣都認識他而且愛護他。潘其多和他們說了之後，他們就從門邊走開了。皮普是這樣暴怒，有一次他威嚇着要把潘其多槍斃。潘其多對於這威嚇，快樂的大笑。這樣，他是真的恢復了叛徒！

是的，潘其多又快樂了。他爲了這些罷業者作了許多歌，而且用他的吉搭演奏了。罷業勝利了時，罷業者們會唱潘其多一兩首，爲他募集幾百塊錢，他可以回墨西哥除了墨西哥和一個吉搭以外，人還需要甚麼呢？（立波譯）

〔作者介紹〕哥爾德（Angeal Gore）生於一八九六年，美國小說家，是個工人出身的作家，曾經過流浪漢，苦力搬運夫以及其他工人生活，刻苦自修，終於成名。曾任「新羣衆」的編輯，最著名作品有「無錢的猶太人」，我國已有楊顯的翻譯。另「哥爾德短篇小說集」及「一萬二千萬」（短篇集）我國均有譯本。

〔內容說明〕這篇故事的内容，是講一個墨西哥的印第安人，做人忠厚本份，只想靠自己的氣力，打發一生的日子。不幸他在美國芝加哥鋼鐵工廠內做工，碰着資本主義的不景氣，便和

許多人一同來了。可是因他會彈一手吉塔，一般過享樂生活的上流人士，愛好他的演奏，便給他金錢，使他免於飢餓。然而，更不幸的，是被另一個墨西哥人，狡猾的皮普利用了他，藉他開酒館娛樂場所，賺了錢，便把他趕開。他控告官呢，事前沒有訂過合同，法律不能保護他。他回去把欺騙他的皮普打死呢，法律却又來阻止他了。只要他敢動手，就有可怕的監獄在等待他。於是這個被侮辱被損害的老實漢子，就變成了舞廳的酒徒，有幾次還給警察當成醉漢和擾亂秩序的人，加以逮捕過。可是，這個被損害的可憐人，仍然是有他的黎明的，那便是他所參加的職工會，幫助他，給他報仇。因為不久皮普酒店裏面傲華的音樂師和戲藝者，都在職工會領導之下罷業了，他本人也走到酒館周圍，去勸顧客走開。這些罷業者勝利了時，便發給經費，讓他可以回到墨西哥去。他是除了墨西哥和吉塔而外，是不需要別的東西的。

這篇故事的寫法，是用作者的口氣，來講述第三者的生活情形的。敘述多於描寫，抒情的成份，極其濃厚，相當於一篇美妙的散文詩。最可注意的特點，是開頭一段文章，粗粗看來，彷彿同琴師的故事，很少關係，下細研究，實是極重要的。為什麼一個失業工人，居然可以變成上流社會歡迎的琴師，這不是很有傳奇怪誕？有了開頭一段的說明，我們就可以知道，北美已達到了資本主義文明的燦爛時期，高等人士大都過着窮奢逸樂的生活，他們對於歐洲的玩意兒，已經厭倦了，便又儘量追求南美土產的娛樂。有了這樣的說明，工人變琴師的故事，才能合乎事實，不

會使人感到傳奇。同時從這段文章上面，還可以看出作者注意到琴師所經過的故事時，對於故事發生的原因，是曾經加過一番探窺的研究，並非只是抓到一點事情，就信手寫起來的。

慶 祝

法國。V。古久列作

軍郵……把後方的訊息帶到我們的戰壕裏來了。

但願你曉得，那些寶貴的信件，那些白的、藍的、青的、和紅的，縛着繩子，外面點綴着各色的郵票和封條的包裹，是帶來了多大的生氣啊！

但願你問，你醒覺了；當你讀着那些親切而又久盼的話語時，你感到一陣死樣的冰冷。因為在那時候，失望更無情地咬嚼着你——你想到你還是在那兒，在前方敵人射程內那密佈着地雷的區域裏，每天一早便達到驚心動魄的戰鬥。

那天晚上，爲着掘一個剛好容我站立，和安放那工具架子的小地穴，我和我的勤務兵一直做到深夜兩點鐘。

當死亡的威脅暫時停息的時候，誰都不願意爲別一個人自己的需要而去冒生命的危險。在這種情形下，甚至就是指揮官本人，也得動手工作。臨末，我渾身沾滿塵土，疲乏不堪，就倒在鶴嘴鋤的旁邊睡覺。

在這荒涼的平原上，殘酷的戰鬥已進行了兩個整天。地面已斷裂了。到處是大雪堆人的，可以掩護一座房子的彈洞。

四個月來，差不多每天無斷續不斷的地雷的爆炸，已把這平坦的地方翻成許多的大坑和小丘。而在這破裂的地面上，我們覺得自己毫無掩護，四面都可以受到敵人的攻擊，隨時都可以死亡。我們的耳朵彷彿不斷聽到在二十尺下面的地道裏那動鏟的有規律的、低沉的、駭人的響聲，和自動攪穴機那可怕的嗡嗡聲，這些聲音彷彿到處都在響着，雖然我們無法判定他們的所在和方向。是敵人在掘地道呢？還是我們在掘無謂敵人的地道呢？

每天入夜，息西富士（註）的勞作便等候我們。因為大砲已把地雷沒有破壞的東西毀個精光，我們用木樁、柴捆和澆木砌成的土堡，照例每次都要給牠抹平。

這是陣地戰的開始。一方以大砲的集中的砲火，毀壞敵方的障礙。

顯然，德國兵佔了我們的上風。

不管用何種方法描寫，你決不能想像出，這種情況使軍紀鬆弛到何種地步。

你已到了你的意志所能忍耐的極度了。……

你知道你的工作是徒勞的，你所指揮的人員也一樣知道。他們都管你的面這樣告訴你。但你和他們却又冒着生命的危險去修理牠，而牠一定馬上又要給砲火毀掉。

每一坐毀壞了的堡壘，每一條毀壞了的戰壕，要耗去多少浪費的精力，多少徒勞的苦役，和多少無用的熱情啊！

整個的戰爭，便在這悲慘的頑強之中。

你給部下的人員幾分鐘的歇息，自己也想休息一下，就在這時候，說不定驟然間發生一次使人耳聾的爆炸和撞擊！你的或是你的同伴們的戰壕粉碎了，把你埋在本頭的碎片下面，埋在泥土和石頭下面。灰塵和硝煙會把你窒息。

也許你剛要吃飯，突然間來了一下爆炸聲，土塊和枯草隨即落在你那惡劣的口糧裏面。

大地只是偶而搖撼着，但我們覺得牠老是不停地震顫，好像是一面波浪起伏的洶湧的大海

我們會存着這確定的印象（我們對牠是多麼熟悉呵），是因為我們覺得時時都會給悶死，是因為我們害怕結實的土塊回頭就會噴爆開來，堵住我們的咽喉。

不斷的爆聲，帶來了更多的傷害，更多的死亡。

那天早上，當軍郵負着大郵包走到我的戰壕裏來時，一顆砲彈恰好打傷了兩個士兵。他們尖聲哀叫的跑到火線後面去。其中有一個膝頭已經打碎，靠一條腿跳着走，全身不斷向左右搖擺，弄得差一點從扶他的同伴們手中摔下來。再沒有東西能阻住他，他想逃開這地獄的心情是那樣的迫切呵！

此刻，我還彷彿聽到距我們不及七碼的，敵方步哨當時發出的笑聲。

這種笑聲我是熟悉的。我們的兄弟們聽到受傷的敵兵的哀叫時，也發出過這樣的笑聲。（這是食人的野蠻人在脫下俘虜衣服時的笑聲）驟然，戰壕裏傳遍這樣的消息：

「義大利動員了！她已向奧匈帝國宣戰了！」

那麼，這盼望了許久的消息終於見之事實了！

這愉快的消息，的確，牠並沒有被證實，但一個傳一個的播送開去。牠從那裏得來的呢，從運輸隊嗎？從參謀本部嗎？誰也不知道。在開頭的時候，士兵們那種淺薄的滿足的感情，也把我屈服了。這非常混亂的感情互相衝突着：其中一個是值得稱讚的希望（這干涉將使戰爭早日結束），一個則是惡意的滿足（這一向保持中立的鄰邦，現在要分裂

我們的苦難。後一種感情雖不很高尚，却最深入髓，極深地隱伏在無數人的心窩裏。可憐的義大利呵！現在她終於已跳進這巨大的墳墓的墳墓裏來了！瘋狂已控制了整個世界。顯然，這國度也一樣生活在剛開戰時那瘋狂的熱情的衝動之下；這熱情，這逐漸逐漸淹沒在血海裏的熱情，我曾在本國日擊過，在剛開戰的八月裏，擠坐在軍廂裏的兵士中間，點綴着許多的鮮花——呵，這裏前的鮮花呵！

我又躺下來。那天早上我沒收到一封信。但我不能入睡。那美麗的藝術的故國不斷襲迴於我的腦際。

不久，人家告訴我說少校來了。

他是一個高大的黝黑的波蘭人，一個英俊的軍官，他痛恨俄羅斯人跟痛恨德國人一樣。

他有很好的履歷，但遇事不能自勝是他的缺點。此刻，他心裏非常的高興。

我的士兵們目不轉睛的緊視着他，一面豎起耳朵，貪婪地聽他說話。

「哈囉，中尉！你聽到那消息嗎？」他問候我，接著說：「你應當把沙包放在這裏……是的，義大利是動員了。……好極。……你那戰鬥快滾下來了。……你想想，

這是我們多大的成功。這簡直是勝利。我要下命令，我們要準備一次大大的慶祝。……你的步槍要調配。……要兩排砲，放排砲。各隊一齊施放排砲。白砲發出強大的火力……最要緊的事情，就是讓那些傢伙明白這事件的意義。要高喊——義大利萬歲！要唱馬賽曲。」

「你喜歡唱馬賽曲嗎？」他對着我的一個士兵問。那兵士的回答和他同等地位的任何人所答的一樣：

「是的，閣下。」

「再見，再見，把空彈筒檢起來，把稻草掃開。等候我的命令。」

他沿着我的職壕大踏步走。他的眼睛向四處查察，閃出滿意的光芒。

我曉得他對這慶祝的安排非常重視，這顯然是總參謀部裏一些高級官嚮向他探聽的。

於是我用着心靈的眼睛，讀着（而且浮着悲惻的微笑）明天各報上那充溢着熱情——法國前線歡迎義大利進兵的消息時那種熱情——的文章。

我接到一連命令，要我馬上將砲隊連續作二十分鐘砲擊所必需的砲彈、火藥和信管的数量作個報告。

我巡察我的各架白砲，每架砲只餘下二顆砲彈和一支信管，火藥剩剩下很多，不過，說句實話，牠簡直濕透了。事情終是這樣七顛八倒的。而就目前這戰爭的情形而論，這些白砲（我們唯一的迫擊砲）是完全不適用的。

多可憐的迫擊砲呵！一架七十五厘米徑的大砲，安在漆成藍色的木架上。一支火門的信管。你用錐子從那生鏽的鐵罐裏，酌量掏出一些黑色的火藥，把牠灌進砲口裏。接着你把信管點燃，然後趕快離開這可怕的東西，因為要是牠沒有爆發，便怒吼一聲，噴出火燄和一大股濃煙，招來了敵方無敵可怕的、嘶叫着的、高度爆炸的砲彈。

的確，這是我們得到的唯一的結果。後來，因為牠把目標顯明告訴敵方，人們都怕牠，好像牠是瘟疫一樣，官員們也常常不加考慮地拒絕釋放牠們。

我發出一個報告，等候上司的覆令。

我用幾句話向我下面的班長和守砲兵說明那個計劃。

他們聽到了全都害怕。

「義大利的參戰，我倒是十分高興的，」其中一個對我這樣說，「因為戰爭可以更快一點結束。但要是我們去激惹那些德國兵呢，他們就會痛擊我們一頓。用來打擊我們

的東西，他們一件也不少。」

少校的命令證實了他剛才對我所說的話。慶祝節日節目規定如下：砲隊要雜砲，白砲放排砲，步槍放排槍，高呼萬歲，高唱萬歲曲。並決定在中午舉行。

這命令使我驚訝的，是砲對當前的形勢和整團的戰事的缺乏認識。然而你不能不服從。當理性抗議着時，這奴性的服從是多麼的可怕呵！

我只有一个鏡頭可以準備。

我熟讀那命令，讀了一遍又讀一遍。

驟然，我聽到一陣炸聲，喊聲，和砲隊的某一較高的道路傳來的急促的腳步聲。是一顆嘶鳴的「歌者」——士兵們這樣稱呼那高度爆炸的貴重的砲彈——炸裂了一個傳遞員的肚腹。

然而，慶祝這時候還沒有開始呢。

慶祝勝利的時刻漸來漸近了。

十一點半，我得到幾顆魚彈。自然，這些是不夠二十分鐘的放射的。此外，我還在

等着信管。

軍火庫的主任在分派的時候非常不情願，使人想到好像在搶他自己的錢財一樣。

我派勤務兵去要信管。他帶來了兩包，但在路上，有一包却着了火的香煙上的一粒火星，不斷在冒煙。

「混蛋！」

我非常生氣，但已無法再待。我送出一封新的請求書，一面又慌忙再度觀察戰壕，查核軍火的處置。

在各條戰壕之間，有許多危險的，簡直毫無遮蓋的交通路線，時常是在敵機開槍交射之下，因此無法步行，只好用腹、手和膝顛爬過去。

十一點五十分。

「各就砲門！」

大砲實彈了。信管點燃了。兵士們悲鬱地，不情願地離開避彈所去做派定的表示熱情的的工作。

諸想想啊，這兩天來我已犧牲六個人了。

我把許多手榴彈彈機放在各戰門上，並配着臨時做成的手榴彈。每一顆彈手都得到適當的指示。

還有一個更陰鬱的職務必須執行，挑選幾個會唱歌的人。我設法把他們安置在離我的崗位不遠處那稍有掩護的地方，並告訴他們說：一聽到號令，就提高嗓子唱馬賽曲。

我們都在等着信號槍。現在正是敵方休息的時候，戰場很寂靜，只有偶而由什麼地方擲出一顆手榴彈而已。

大尉來了。他很滿意。看樣子，他好像在準備放燄火似的。

我們已不得儘快結束這愚蠢的戲劇，這疲乏的等待。

驟然本區所有的七十五糎砲一齊狂吠起來了。

排砲轟隆隆的響了，瞄準！開砲！

第一砲隊！開砲！

義大利高射！

四面的砲聲像雷一樣震響，互相混和起來。只有馬賽曲的歌聲，竭力想在這泥坑裏昂揚，但聲音異常微弱，跟那淅瀝的和緩地低弱的口號聲一樣。

光榮的日子就要來到……
每個歌唱者竭力的唱。在砲隊那雷樣的響聲中，這不諧和的演奏，像是惡毒的嘲弄和憐憫。

虐政壓迫我們，血紅的旗幟已經揚起……
大砲再度實彈了。掛砲又相繼響了。

顯然，敵方已準備了反擊。一顆砲彈落在瞭望台位上。我隱約聽到呼號的響聲。我應該去查看。

聽見嗎，野外英勇的戰士正在吶喊……

我的一個軍曹爬到胸牆上去看個仔細，但他摔倒下來，頭打破了。別的人跑過去看他。有一半的士兵已停止歌唱。

我很氣憤，重又把他們招集起來。

武裝起來，市民們！……

德國兵活躍起來了。高度爆炸的砲彈像滾一樣傾落下來。士兵們都俯伏在地面上。我們的砲沉默了。他們的任務完結了。

唱歌的人仍然站在掩護物旁邊，加緊他們的拍子。

在我們經過的地方，污血凝結着……

同時也越發緊擠在掩護物的旁邊。

所有的避彈壁後，擠聚着許多的士兵，班長們好不容易才把他們趕回壕溝去。我命令所有的人，除哨兵外，全部暫退。

慶祝開始還不到五分鐘，德國重砲的吼叫，已跟子彈的嘶呼聲交混起來了。爆炸。

屠殺的消息。

「若望受傷了。」

「派拉底爾受傷了。」

「他們說拉可斯死了。」

左邊的瞭望哨位已毀壞了，屍體埋在裏頭。

我跑到那地方去。我不得不跳過我那可憐的軍曹的屍屍，因為他們還不能夠把牠運走。

我走近那地位。在慶祝的時候，一隊德國手榴彈擲手已把砲完全毀壞了。

一個拿裸頭士兵躺在地上。他的軍服已燒掉了，在肚腹的地方，有一個可怕的傷口。

有一個屍體緊埋在木頭和鐵下的沙袋裏面，無法看見，只伸出一支絞扭的，還在顫動的手，在他那無名指上，套着一隻結婚戒子，洞口有兩道紅色的鑲邊。

我派出一個沒有受傷的兵士去拿傢伙。他是一九一五年級的後備兵，一個皮包骨頭的人。他臉色蒼白，正在哭泣。……我們開始用我們所有的東西，用鏟子，用手，用腳，掘土。

我叫一個兵士把傷者運走，因為他妨礙我們的工作。但那傢伙給那驚人的創傷嚇怕了，拒絕我的命令。渾身戰顫的跑開去，發出瀕死力，把那些還在喘息的，和一個殘碎的塗血的死屍，放在壕溝跳板附近的道路上。

爆炸的怒吼聲繼續不停。砲彈的碎片向四面飛散。

我們的大砲完全停止放射。

我走過我轄下的某一砲隊，那裏什麼也沒有，只留下個巨大的彈洞，張着大口。一

顆砲彈打中彈藥庫，砲手都已逃開，僅在那燒焦的剝平的土壤裏，伸出一支由煙霧處衝下來的大腿。

我遇到一個砲手，他並沒有受傷，但顯然已失去了理智，他坐在地上嚼他的指頭。在中央戰壕鄰近的各條濠溝裏堆滿着許多受傷的人。死白的臉色，沉重的呻吟……我在本區巡察一周，瞭望哨兵還守住他們的崗位。可憐的，忠實的士兵們呵！他們每一個都準備死，當輪到他們的時候。

其中有一個是細小、孤獨、剛召集入伍的四十歲的人，他呆呆地站在一個地雷爆發口的坑壁旁邊，好像脚下生了根似的。他簡直毫無掩護，渾身不住戰顫。他用眼睛召喚我。當我打他面前走過的時候，他抓住我的手……但他沒有氣力把手鬆開。他想說話……想告訴我，說他，說他，的確，有幾個孩子……

現在，我自己也差點吃了手榴彈，好得在轉朝我鄉來時，我已注意到。我爬了過去。在一條溝壕裏，我踢着一個死屍，我好不容易才認出他就是剛才那個拒絕運走傷兵的人。一顆砲彈恰恰打中他的頭，把頭蓋骨從額額的地方起整個掀去，只留下一撮燒焦的黑髮。這是道德的責罰？什麼，像道德這樣的東西在戰場上真的存在着嗎？

那個可憐的人不過是想活命罷了。

想想呵，我全沒有聽到我方的一聲回聲。但敵人砲火的颯風却毫未停息。

我接到一通命令（實在來得遲一點）：

「停止慶祝，所有兵員除哨兵外，一齊進庇護處。」

這是對的，我早已自己負責採取這種措置了。我懷疑那胆怯的傳達員，把這命令的傳達耽擱了。

現在我自己也感到恐怖。我的部下被殺的實在太多了。因為害怕四處飛射的砲彈，我避入戰壕，全身顫顫的由這庇護處避到那庇護處。

最後，我避入一個地窖，那裏有許多的傷兵和死屍。担架夫還不能把他們掃數運走，因為傷兵太多，而急救站又離得太遠。

鮮血在骯髒的地板上流着，把麵包浸紅了。

在一個角落裏，擺着四具屍體。

我俯就那些傷者，給他們紮綁帶，安慰他們，並撫慰擁抱着那些垂死的人。要不是我異常專心工作，我一定已經哭泣了。

那些傷兵渴望難受。我先時留下了一聽儲藏的襪子，現在就分給他們每人一小滴果汗。在這恐怖籠罩的戰場上，給了他們即使是些微的舒適，那是多麼的喜悅呵！

驟然，我們暴跳起來，互相碰頭。受傷的人自己也跳起來。戰場劇烈震動。一下沉重的吼聲。地雷爆發了。

我跑出掩護室。一大片蔽天的沙土和濃煙正狂噴出來，然後沉重地——含着沙袋，石頭，鐵塊和血肉——擲在受傷的地面上，周遭溢着血肉的氣味和暗煙。

爆炸的地方是在我們左邊不遠處。蒙着墨色的煙，冒着還繼續落下的細沙的雨，我朝那地方跑去。

在本區邊界的地方，有一個新的彈洞。

從那洞的深處，送出來低沉的呻吟。一陣砲彈的轟擊在我頭上掠過，幸好我們都未受傷，但鄰區的壕線却被毀了。

我命令我的士兵們守衛那彈洞的進口。

能夠服務的一共是十二個人。五個人守在那彈洞的進口，並築起防禦的工事。

但我們的砲火為什麼停了呢？為什麼他們不開砲呢？的確，這是愚蠢的。他們於把

我們置之死地呵！

不問結果如何，寫一張報告給司令官。

代替給我的回答，隔天接到了總部發出的三道通知全體的命令：

「因爲庫藏軍火不足，士兵開砲又漫無節制，現特通告你等，俟後務須保留砲彈，唯有在德兵進攻時始能使用。」

直到半夜，敵方的砲聲方才停止。

我已疲乏不堪，渾身滿漢鮮血。我的十二個士兵還守住那彈洞的入口。

爲着裝點我們的慶祝，這浪費軍火的無聊舉動，使我部下的十七個士兵負了傷。

然而，巴黎却曉得馬賽曲已在香賓的戰壕裏高揚。

你大概以爲當當天晚上，至少設法休息一下吧？不。我整夜聽到一個受傷的德國

兵，在這荒涼的原野裏哀吟着，他隔了好一會便叫了一聲，那叫聲越來越微弱：

「瓦西爾，瓦西爾呵！」

直到早晨五點鐘，他才死去。

(註) 烏西爾士 (Ursinus) 是希臘神話中的野林夢王，因爲狡猾和貪婪，被罰在陰間推石上山嶺去，

但那是頭等禮遇的禮遇。這裏是指徒勞的工作。——譯者

【作者介紹】伏樓·古久列（Jean Volant Courrière），法國巴黎著名作家，「人道報」編輯，曾參加第一次大戰，目睹帝國主義戰爭之殘酷，故大戰結束後，積極領導反帝運動。一九三三年曾負國際反帝同盟的使命，來中國訪問過。

【內容說明】這篇作品是取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寫義大利參加協約國作戰的時候，法國前綫的軍官便下令向德方開砲，以示慶祝，並要一部份兵士，在戰壕內唱馬賽曲，高呼義大利萬歲。兵士對此無益舉動，多不感興趣。但迫於命令，只好勉強爲之，結果目標爲德兵所見，遂遭受無謂的犧牲。當時前線兵士，希望就此繼續與德方砲戰，但總部却下令停止了，理由是「因爲庫藏軍火不足，士兵開砲又漫無節制。」「俟後務須保留砲彈，唯在德兵進攻時始能使用。」這和下令開砲慶祝一事，極相對照，倒頗富有諷刺意味。

這篇作品的體裁，是用第一人稱的寫法，彷彿在回紮識朋友，講述自己在前綫作戰的經過一樣。故文內屢用「但願你曉得」「你感到」「你想到」「你知道」這類的句子。這跟用第一人稱寫法，只將已身的經歷記敘下來的那種情形，顯然是不同的。這種寫法，比較活潑生動。但有一點須要注意的，即是作品中講述故事的「我」，先要弄清楚他的身份。是農夫，是商人，或是知識份子，他們講話的腔調，以及所用的字眼，都是應該有分別的。斷不可以毫無差別，籠統使用。

最後的恩惠

英·P·詹姆士作

歐戰開始不久的時候，有幾個男子偶爾沿着布魯的街道向船塢走去，顯然是去迎接福爾根斯運郵船的。

布魯顯現着一種住有少數法國僑民的英國市鎮的姿態。到處都是穿茶褐色軍服的人。所有比較大一點的旅館都改做軍用機關了，一種重要戰爭根據地所特有的氛圍氣，到處瀰漫着。

我們的幾個朋友，都穿着茶褐色軍服，一個是隨營牧師，另一個是威爾斯聯隊裏的中尉，他們在熱烈地辯論着。中尉是個三十左右，矮小堅強的漢子，襯着鋼一般明亮的眼睛和凸突的前額，他說話說得很多，並用有力的急躁的姿勢來加強他的語氣。他有集中思想的本領，他對周圍的一切，不加審視，不去注意；他的腦子完全為目前所討論的問題佔據了，一切別的事情都被排除了。他的伴侶呢？說話却說得很少。他時常搖頭，有時又寬容地微笑着。他不同意他朋友的話，但一直都在耐心傾聽着。他年齡也在三十

左右，穿著軍服，大有短小精悍的神氣。好像表示他與其穿道袍，寧願穿軍服似的。他那和善的愛爾蘭人的眼睛，審視着周圍的一切，什麼都逃不出他的視線。

「你的話，我一句都不相信，」他說。「這一點，你當然知道了。我是不長於辯論的，雖然我應該很會辯論。不過我確信你不久就會發覺你自己的錯誤。因為我們此刻可以說是預備同生命去肉搏了。在危急存亡的時候，可以更清楚地認識這種事情。現在請走吧；你時常停腳，許會接不到你的弟弟了。」

中尉默默地走了幾碼路。他是一個伯爾發斯特的律師的兒子，從幼被教養成一個嚴格的長老派的教徒，但到了所謂解事的年齡，他帶着法律家的頭腦，否認一切超自然的東西。他很細心地考慮過基督教的信仰，研究過牠的證據和反駁牠的種種言論，研究過牠的利弊；他把這一切都很當心地估量過，而結果發覺牠是不合理的。他因此澈頭澈尾地反對基督教了。我們許要替他這一類人惋惜，但我們決不能責備他們，信仰並不是一種意志問題。但約翰·密利根並不是不信仰宗教就完事了。隨時隨地，只要碰到一個好辯的對手，他一定要跟他討論種種可疑的問題。他有不信仰宗教的人的挑戰的拘怪，却没有通常黨派人所有的固執。他在聯隊裏不大受人歡迎，還不足奇。英國人固執不大

談宗教，但他們的內心却往往趨避着或離信條，他們非常憤恨攻擊宗教的人。聯隊裏只有這個牧師有耐心聽密利根的長篇大論。

「你的意思是說，」密利根固執地說，「爲了你們宗教的或種反自然的含糊的教條，你就寧願把一種率真的恩惠給與狗、貓、或馬，不願把牠給與自己不同類嗎？」

牧師帶着探究的神情望着他。「自然，一隻畜牲，就是你所謂一隻狗，一隻貓，或一隻馬。受了致命重傷，絕對沒有全愈的希望，要是再讓牠活下去，牠也許要多接受幾天痛苦，這時任何人都會採取一種無痛苦的方法，使這可憐的畜牲脫離痛苦。」

「這自然，」中尉答。「然而你對於一個人就不願意這樣幹嗎？」

「當然不願意。」

「爲什麼？」

「人會復原的——用外科手術——」

密利根搶着說：

「你故意歪曲了問題。我的假定是沒有復原可能的。一切醫生都同意——」
辯論不是這和善的牧師的特長。他痛苦地感覺到他的弱點。

「我確信，」他說，「你自己也不會實行你的理論。一個永生的靈魂，可以通過苦難而升到更高的地位，誰也沒有權利可以殺人。」

「胡說；」密利根喊道。「我固然希望自己永遠不會做這種試驗。但如果對方是我真正所愛的人，那我就要強迫自己做最有利於我朋友的事情，我希望他怎樣對付我，我就怎樣對付他。」

再要辯論下去，是不可能的了，因為他們走到船埠了。船已靠岸。巴黎的旅客們踏下跳板，匆匆橫過鐵道，走過稅關。頃刻間個人似乎都在說話。負着輕便行裝的腳夫們互相推擠，叫喊。排列在路旁的法國兵，竭力維持旅客隊伍的秩序。密利根聽見一個穿着茶褐色軍服的高瘦形體倚在船欄上向他搖手。他全身似乎起了一種變化。他顯然是變得和藹而溫柔了。他不再是討厭的好辯的狂徒，而是一個最誠懇的哥哥了。可憐的密利根有很多缺點，但有一點很可取，這就是他對少他五歲的弟弟的愛。他弟弟露爾脫從幼失掉母親，只有一個哥哥可以倚靠，只從他獲得那些往往為做父親的忽略了或遺忘了的幫助和指導。他原已接到委任狀，在和他哥哥同一聯隊裏供職，但因身體不好，使他不能像別人一樣離開英國。他向來是愛場的——他此刻穿着茶褐色軍服，看來簡直像稀

騰的東面——然而此次戰爭往往教訓我們：在一個衰弱與震盪中，許會被到一些其其的心。那個被人忘記了的牧師靠在一個大貨包上，對着世界，對着被他本能地溺愛着的世界上的人們，微笑着，聽着他們兄弟們的狂熱的問候。

x x x

距黎明還有一點鐘光景——陰沉的天空出現了一根殷紅的細線，像用紅鉛筆劃上去似的。幾個鐘頭前的一度擾攘加強了目前的靜寂，此刻僅有的聲音，就是偶然的吶喊聲和遙遠的呼喚聲。戰爭的激揚奮勵，已被苦痛和恐怖取而代之了。到處都是死的氣味，那種難以描述的血腥氣，但顯露們的子子孫孫永遠聞不到牠。約翰·密利根痛苦地掙起身來，瞧瞧自己的周圍，但聽不見什麼，也聽不到什麼，他重新躺下來，閉着眼睛，倦透了。他的頭痛得可怕，他猜想自己的視官和聽官一定被弄壞了。但痛得利害的還是他那隻腳。他吃力地躺在黑暗中摸出自己受到怎樣的傷。他終於脫去殘破的靴子，盡力回想自己曾經學習過的應急治療法，結果一點也想不起來。他那黏着血漿的手在他襯衫上亂抓。他要撕下一條布片包紮他受傷的腳跟。剛才發生了一次夜襲，他們事前接到不惜任何犧牲務必奪取敵人陣地的命令。他們是成功了，但敵人的退却，照常用大砲來掩

護，這使得進攻的隊伍遭受可怕的損失。據密利根自己所記得的，他在戰爭的開頭便受了傷，此刻躺在一座樹林繁茂的小山的山脚，等待抬担架的伙子。小山的那一邊是剛才戰爭最猛烈的地方，因此伙子們都在那里忙着工作。密利根覺得耐不住這種等待，就痛苦地向着自以為能夠得個救助的那方面爬去。他懷着恐怖的心，掛慮着他弟弟的遭遇。他爬着，不時蹣跚着，有時絆着樹根，有時絆着橫臥的屍體。極度的靜寂統治着一切，偶爾有一種痛苦的呻吟，使得他戰慄起來。然而他又安慰自己他剛才也許碰到更可怕的遭遇，他也許被敵人打死了，也許受到更可怕的重傷，弄得你不死不活。像現在這個樣子，他此後也許要做一輩子跛子，但他一定可以得到上官的允許，允許他回家養病了。

天空現出微光，他現在能夠辨認物體，能夠避去橫在他路上的障礙物了。他那膠結着爛泥的破碎的外套，由棕色變成灰色的了。他老早就丟掉他的帽子，但他那插在鎗套裏的手鎗，依然還在身上。他突然想起這根手鎗，他恐怕自己遭受總團傷兵的射擊；但他又記起這一帶樹林裏不見得有總團傷兵的。他繼續往前爬，一個形體橫在他的前面，本能使他停住了。他等待着天色更亮起來，使他能夠驅除目前的恐怖，結果好像等待了好幾世紀似的。他突然發出一聲絕叫——他自己所有的苦惱和疼痛頃刻間都被忘記了：他

這時正跪在他弟弟的旁邊呀，而這位弟弟，天呀！就是在白天的亮光中，也很難辨認得出了。他腹部所受的慘憺的重傷，已足以斷他的死命了，何況他頭部的一邊又被敲碎了，一部腦子落在地上。然而他還沒有死，不過在挨受着可怕的痛楚，這痛楚是遠非人類的頭腦所能想像的。斑雜着血點的涎法從他嘴角滴下來。他還保留着一隻眼睛的效用，因為他不能說話了，這隻眼睛就帶着無言的懇求看着他的哥哥。他認得他嗎？約翰以為不認得了呀！他怎麼辦呢？

像在夢裏似的，他同那牧師的談話湧上他的腦海了，他全身戰慄着。這是他實驗自己的理論的時候。但他又不願意這麼幹，他絕對想不出什麼辦法來了。他的弟弟也許能精過今天，但明天一定要死了。約翰一直痛苦地跪在他弟弟的身邊，無可奈何。靜寂，死一般的靜寂！他想叫喊，但話語却黏着在他焦燥的喉嚨裏了。他身邊除了他的弟弟，沒有一個活人。突然間，他衰弱的殘軀被一種戰慄震撼了。他決意要實行他的理論，任何犧牲在所不惜了。這是最後的恩惠，他不能對自己唯一的愛弟拒絕這種恩惠。那隻眼睛裏的無言的懇求怎能拒絕牠？

他慢慢地，幾乎機械地上前從他弟弟的衣袋裏掏出一本符子，他知道對方希望他這

樣做，他又摸一摸另一個衣袋，看有沒有別的文件可以替換保存。終於是拔出他的手鎗，從容不迫地指點着面前這個不成樣子的軀體。他的勇氣消失了。這事情，不是他能做的。他的手臂下垂了，但那雙眼睛裏的懇求，似乎變成責難的神色了。他重又舉起他的武器，旋轉頭，放了一鎗……

「天呀！你聽見那個傢伙嗎？一定是個德國兵劫掠我們的傷兵吧！」

一個皇軍軍醫團的醫官正走下山，對跟着他的醫下說。

「你斷定這是德國兵嗎？」

「當然是的，你沒聽見那灰色的外套嗎？不過我要是戴上眼鏡就好了，尤綠這樣不好！」

「我的天！你聽見那個嗎？」他喊道。「搜刮了他的衣袋，又用鎗打死他。」當他抓起來福鎗，很當心地向對方隱草的時候，他的屬下裝出阻擋他射擊的姿勢，但他却暴躁地搖搖頭，終於放了一鎗。

這個軍醫團的醫官首先向那兩個屍體走去，走到身邊的時候，他喊出一聲絕叫。「約翰·密利根！」他驚喊道，着了迷了。

「還有一個是他的兄弟，我想，」屬下加了一句。

英國人任何時候都不喜歡多說話的，而在這種當口，言語顯然是不需要了。

「我們最好不要說出這件事，」醫官躊躇一息後說。「不說話，是最簡便的法子，雖然我不瞭解——」

「我覺得一切都瞭解的，」屬下慢吞吞地說，「但我不會漏掉一句話。」

「爲了本聯隊的榮譽，你要曉得，」醫官補上一句。

「是的，」他屬下答，「爲了本聯隊的榮譽。」

於是，像開玩笑似的，那晨曦的暖和的光線俯照着這淒涼死寂的場面。（梅益譯）

【作者介紹】詹姆士(F. James)，現代英國小說家，曾參加第一次歐戰。

【內容說明】「最後的愚惠」是取材於第一次歐洲大戰的（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內容寫一個英國軍官，不素抱有這樣的見解，若是一個人，受了致命的重傷，完全沒有救活的希望了，就應該趕快結果了他，免得使他多挨幾時痛苦。恰好同德長作戰的時候，看見了他受重傷的弟弟，他便實行了他的理論。但他結果他的老弟時，却是在空曠的戰場上，被遠處的英國砲官聽

替換了，誤認爲是德國兵士在殘傷英國傷兵，便對他放了一槍，將他打死了。

作者寫這篇故事是用兩個場面來完成的。第一個場面是安置在法蘭西海岸在倫的。主人翁約翰·密利根中尉由街上走到船埠去，迎接他的弟弟，同行着個隨營醫師，跟他一路辯論着，就此便把主人翁平素的見解，披露出來。同時也表現出了密利根和他弟弟的感情。第二個場面，是安置在戰地上，主人翁密利根受傷了，等不及担架兵來抬他，他便自行爬走。結果，有幾次實行他的主張，而且也得到他的收場。

在第二個場面內，有一點值得注意的。便是主人翁實行檢驗他弟弟的時候，他那心術和理論的衝突，越來得複雜，便越發顯得真實動人。他已經下了最大的決心了，但還是把持槍的手，垂了下去。等他看見弟弟由懇求變成責備的眼色，他才又舉了起來，然而，他的頭仍是掉在一邊的，他不敢看這樣的事情。還有，他做了這件非常的事情，單憑他的理論，是不够的，必須還要加上外在的原因。這就是他的弟弟垂死時候的眼光，先之以懇求，繼之以責備，才增加了他實行射擊的決心和勇氣。這都是很重要的，如果一直就拔手槍來打，便顯得不真實了，人物也無疑會變成紙剪的東西。好多初學者，碰到主人翁要做非常的事情時，便很不容易把他寫得真實生動，就是由於心情和理論的衝突不够複雜，再不然，便是缺乏外在的原因。

上絞刑架

亞美尼亞·C·米凱良作

黃昏了。

鐘聲慢慢沉下去的鐘聲，招呼信徒去禱告。

辦頭匠馬多斯畫一下十字，感謝一聲上帝。

他這天的買賣真交運，他剃了十八個頭，六個鬍子，拔了兩顆牙，並且兩顆都曾放血。

白滿的微笑，洋溢在他的臉上。

他把手伸進自己外套的寬袋子裏，攪動那裏面的銅錢，那些銅錢快樂的嗚叫。摸出三戈比的銅錢，叫道：

「桑德洛！噯，桑德洛，不聽見，還是怎麼的？石頭似的，費啦！……」

從板壁後面，從這店的黑角落裏，走出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懼怕的目光射在師傅的身上，喃喃的說些什麼。

還是住在這內地小城市裏的洗衣女人，羅絲的兒子。剃頭匠馬多斯把他領來當做幫手。

「這算怎麼回事，啊？……打什麼盹，啊？……拿去這錢，趕快到販子哈昂那去，給我去買蠟燭，明白啦？……」

「聽見了，師傅。」

「要你馬上就回來。今天是禮拜六，我得做晚禱去。你曉了，就揪耳朵。明白啦？」

「是，師傅。」

「那末，就去！」

桑德洛，像水銀似的活潑流動的跳出剃頭店。

一隻手裏握着錢，另一隻手裏像是握着師傅的命令，他目不旁觀的跑着。

在住着斜視眼達維特的那一條街上，他被他的同伴們：彼多，莫古赤和阿拉姆擋住去路。

「桑德洛，你上那去？」——一個問。

「到我們這兒來，玩彈子。」——另一個招呼。

雙。

「我已經贏了兩個；若是有彈子，我們來玩，我也要贏你的。」——又一個誇口。

桑德洛本能的把手伸進鼓着的袋子裏去拿彈子，但是覺得另一個手裏有錢，想起師傅的命令，于是便不受誘惑了。

「不，我不能夠，師傅打發我去辦事；若是他知道了，要罰我的。」桑德洛並不帶着傷感的說。

販子哈昌，把蠟燭上捲了一半紙，給孩子。

桑德洛從店裏走出來，全胸透過一口氣：命令的一半執行了……他不再跑了。

在用白楊鑲嵌花邊的闊街的盡頭，桑德洛看見從苛烈熾人的光芒中解放出來的落日；紅身子，赤裸裸的，它浮在寬闊崗巒的頂端，在那裏和自然告別，天，雲，房子的牆，和高大的樹都染上鮮血了。

被見所未見的奇觀迷戀着的桑德洛，利時間在那裏僵住了，喃喃的說：

「啊，為什麼太陽抹上血色，為什麼它又要下去？……」

無名的悲哀抓緊他的心。

突然有一隻什麼小鳥的哀求泣訴的叫聲送到他的耳朵裏。桑德洛巡視一番，看見他同伴彼多手裏的無助的小鳥。

「你在那兒弄到的，彼多？」——桑德洛跑到他跟前，問。

「捉到的，桑德洛。捉到的。」

「這不是畫眉嗎，彼多！可不是，畫眉！」——驚喜的桑德洛叫了起來。

「可是別來碰，牠也有母親的。」

「也有母親。」——桑德洛親暱的重複說。

別的同伴們也來了，圍住彼多。

一個拿線來綁上小鳥的腳，另一個拿桑子來搥進鳥嘴，又一個計劃弄籠子。

他們這樣和小鳥長久的玩弄着。

「這枝蠟燭幹什麼？」突然莫庫赤叫喊起來，從地下拾起蠟燭。

恐怖在桑德洛的臉上逃過，他慘白了。吐口氣，奪過燭來。看看燭，他連哭帶怨的

叫道：

「誰把這子弄壞了？倒罷，師傅要打我了！」
忘記了書房和同伴，他手拿蠟燭，跑了。

「握住弄壞了的地方，拿出去，讓師傅不要看出來。」他在一路想。
但是師傅看出弄壞的地方了，桑德洛的腰袋上像雷雨般的打來。

「聽話呀，你這雜種操的，我不是吩咐你了嗎，要你快些回來，晚回來還不夠，還拿來的是壞蠟燭……」

他拿粗大的，鉄硬的手指揪住桑德洛的耳朵，往剃頭店的院子裏拖。

桑德洛覺得，他的半隻耳朵撕下了，但是他像往常一樣，忍着。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爲了不哭出來，總是咬緊牙齒，只有時深深的呼吸。

這個忍耐更加激怒剃頭匠馬多斯。

「畜生，癩皮狗，你看，我把你怎麼辦，那時你纔認識剃頭匠馬多斯是怎樣的人！」
但是桑德洛不能猜出，他師傅要把他怎麼辦。也不明白，爲什麼他把他拖到剃頭店的院子裏，因爲在店裏他可以一樣隨便打他。

「我一定得把你吊起來。」——剃頭匠狂叫着，拿起放在木柴上的繩子。

桑德洛發出丁丁的響聲，叫了。這是痛心的，危急和絕望的號叫。叫着，抱住剃頭匠飽滿的大肌肉。

「慈悲的師傅，可憐可憐罷，饒了他！……母親知道了，要哭……要死的……」
 「不，我非得教訓你，要你預先知道，什麼是師傅的命令。」——師傅叫着，把他的脚用繩子綁起來。

「師傅，我的親愛的，……實在是太陽……小書眉……畫眉……」
 剃頭匠馬多斯不再聽了。

聚精匯神的一聲不則的，他辦完了自己的事，拿住桑德洛綁着的腿，把他脚朝上鎖起。像是宰割了的小羊的身體，掛在桑樹枝上。

桑德洛覺得，樹幹，水桶，師傅的腿，總而言之，整個的院子都在他的眼前打轉和飄浮起來了。

他又用哀求和危急的聲音叫了幾聲：他的喉嚨塞住了，眼淚把他窒息住了。
 後來在他的眼中一切都糊塗了，從鼻子裏和嘴裏流出血來。

剃頭匠馬多斯，在外面把門拉上，又畫一下十字，謝一聲上帝，因為他像別人一樣

不是小偷，不是強盜，又因為他不挨餓，不像許多其他入獄的，他往教堂去禱告了。

桑德洛被留在絞刑架上多久，——不知道。

不過剃頭匠馬多斯從教堂裏回家時，他已經不再在樹上了。

親愛的鄰居們把他從正義的死神救去了。

【作者介紹】C. 米凱良(C. Michailin)是亞美尼亞的青年作家，作品大多關於革命前的罷工鬥爭和革命後的內戰。他曾到過美國，所以在俄譯本的米氏小說集裏，也搜集了幾篇關於留美的亞美尼亞人的生活的小說。

【內容說明】這篇作品是寫亞美尼亞一個天真的貧窮的孩子，沒有機會進學校讀書，只好在剃頭師傅手下做學徒，因為替師傅買臘燭，無心弄壞了，又回來晚一點，便給師傅嚴厲處罰，把他倒起掛在樹上。連嘴上都裏都吊出血了，也不饒他。而師傅是怎樣的人呢，不是小偷，不是強盜，還按時到禮拜堂去禱告的忠實信徒。正是社會上所謂的好人。他責罰學徒這麼厲害，並非由於醉酒，理性失了常態，也不是受了外來打擊，心情惡劣，反而正是當他這天買賣真交運，自滿

中微笑，洋溢在他的臉上的時候。從這裏，便可以看出，被虐待的連文虐待，乃是一件家常便飯的事情，並非出於偶然，或是出於特殊的原因。因此，這篇作品生出的效果就太大了。不僅使讀者憎惡個人，例如這位殘酷的師傅，且對這種奴隸式的學徒制度，會發生強烈的反感了。如果，把師傅寫成壞人，又正當他生意不好，還吃了幾杯酒，那末，暴徒被虐待的事件，就會成爲特殊的現象了。我們描寫社會上普通發生的事情，就必須注意到這一點，不要把原因全推在一個人身上。應從個人的背後，露出社會的制度來。這也是寫實手法的一種，切不可隨便忽略了它。

幸運的維采克

波蘭 傑達·瓦登柳斯加

維采克有些兒害怕，但他也有幾分高興；因為現在是學手藝了，將來會做桌子、椅子，衣櫃，一切一切。孤另另一個人終有些不舒服，現在是離開了家住在師父那裏。「這又有什麼呢——維采克想着——終會習慣的」。他想起了，當他們離開鄉下到城裏來的時候，他是那麼傷心，好像鳥兒關進籠子一樣。可是現在不同了。看起來人是對任何東西終會習慣的……

師父是一個好人，也不狂喊也不咒罵。他有兩個學生——維采克和拐腳恩特來克。恩特來克已經學了二年。他已經幫着師父做工了。維采克多半是送貨，在家幫着師娘的忙，掃地，哄小孩睡覺，伴送亞德維卡到學校去——她還小，很容易被電車或汽車碰倒，他的勞作是一個子兒也撈不到的，可是好處是家裏省一個人吃飯，母親無論如何可以過得比較輕鬆些。

在工場裏是很好玩的。維采克看着鉋子，大大小小的帶有寬的狹的小齒的鉋子。他已

難道這了什麼是鉋子，什麼是手鋸。

木板和漆的氣味好聞得很。恩特來克已經幫着師父鉋板，還木板，敲釘，量尺寸。維采克不肯再等了，所有這些他都要想做。

沒有這樣快——拐腳恩特來克說道，他比維采克要大得多了——再過一年要是都做得好，師父就讓你去拉鋸子和鉋木板。否則你還得做別的事。

工作當然很多。工場裏掃地，跑到店裏去買麵包，牛奶；陪伴亞海羅卡，買東西，有時還要送飯，生爐子，收拾永遠散在滿地的鉋花，有時還要洗洗東西，到庫房去，還有別的零碎小事。可是這不能算「手藝」。這些事情他從前也會做，實在的在鄉下還不會做，可是到這裏，在城裏，當他的母親去洗衣服的時候，已經很快學會了。

——你就這樣想麼——「二二三就變成木匠——」恩特來克笑起來了。——這，這麼快，我的老弟，不要夢想吧。再過三四年，也不過做一個副手……

——副手？

——你就這樣着急，等着吧，等着吧！乳臭未乾就想要做師父，恩特來克說着，從他的鉋子下吐出長而香的鉋花。

維采克嘆了一口氣，可是一切事概不這樣想。

每逢禮拜日，節日，有時在平日，晚上工作後，維采克回家去。母親用肚兜擦着桌子，走到他跟前。她說現在長得和成人一樣。

海里卡書讀得好，都稱贊她，虎拉捷克差一些，但會習慣的，他還小，總是在想家。他常常在那家洗衣服的那位太太，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大概到華里那去了吧。
• 工作很多，就是腳有些兒痛。從前也犯，禮拜天休息休息，工作就很順利。可是現在不同了，腳老是痛……

維采克看着母親的臉，發現了她臉上的縐紋和深痕，這是當他每天和母親在一起的日子所沒有注意到的。現在他很清楚地分辨出來了：從眼睛到額角劃着一條一條細細的黑線，在平滑黑的頭髮裏面露出一根一根的白絲。

是的，是的，維采克在想，自從父親去世，母親沒有一天是過得好的。可是只要將來他當了木匠，那時什麼都會改變的，並且他還要開起工場來。維采克也可以僱幫手，母親也不要再去洗衣服，實在的，這時她是太苦了。

可是當他回到工場的時候，他看看要當一個木匠是須要多麼長的時間呀。恩特來克

這道來往的生意，也是幾乎一點也不會，只有卡奇米爾——是個副手，他與師父一塊兒工作，鉗，敲，磨，擦。可是有許多地方也常常要問師父。

當他空閒了一口氣。從生動的，在他面前顯出母親的臉——那些灰白的頭髮，這是來自他那個世界所沒有的，忽然他想起來：在自那那級級生活好像容易一點。但這是不對的，他覺得他很小，不懂什麼，現在什麼也沒有了，屎也破害了。不，假若不是他這國籍，他這也不會離開自這那這這的，後來她看着別人院子裏的向日葵起來了：

x x x

有一天，弟弟拉捷克跑到他那裏來。維采克看着弟弟的鞋破了一個很大的窟窿，想要吃傷。

——「為什麼媽媽不給你買雙鞋呢？」

——「沒有錢——」尼捷克安靜地回答。

——「你這鞋，新買來的，那位太太已經不給她洗了，說她衣服洗得不乾淨。到市場去洗去，收大又小。看起來，媽媽沒有力氣了——以前是洗得很好的。現在不能再想像從

前那麼收入多。

維采克在師父那兒很快地做完了工。和虎拉捷克一塊兒跑回家。路上都沒有說話。飛一般的衝進屋裏。

——維采克——母親高興起來——怎樣放你出來了，今天不是平日嗎。

已經是黃昏。窗口外閃爍着路燈的火光。母親還立在木桶旁。從水氣的過圍裏，她抬起發紅的眼睛看着兒子。

維采克很快地發覺了——立在壁角裏的櫃子沒有了。只留下一個痕跡——磨擦去漆的方塊——當櫃子放在那兒的時候，它是緊靠着牆壁的。

——櫃子，媽媽，你賣掉了麼？

——你想想，孩子……海里卡要到姑姑那裏去，小孫子在路上一個錢也不帶嗎……。我還要買些牛奶——母親張露着笑容安慰他。

——什麼，洗的衣服少嗎？——

洗的衣服有，孩子，有……只要有氣力來洗。

憂愁得像黑夜。這一天維采克離開了家。很明白的：母親的收入是不夠她自己和虎拉

捷克的用度了。而且還要給他那個，給他這個……

——將來一切都會好的，孩子，你不是開始做工了麼？——維采克回憶着母親的話。握着小拳頭。到什麼時候他能開始工作呢？過一年？二年？三年？是的，也許過了整整三年，到那時候他第一次帶了工錢回家。在他服苦役時，自早到夜屈身在桶邊的母親，被水汽的過雨衝擊着病了的紅眼睛。破了鞋子裂了短衣的虎拉捷克。維采克並沒有給他們幫助，飯是在師父那面吃了，可是全部重担，還是放在屈着腰，在桶邊挺着背工作而直着腳在房裏的母親的頭上。衣服不但要她洗乾淨而且還要包紮——大而重的包袱。他在家的時候，他當然可以幫她忙！這倒不成問題的。

傍晚，師父出去了，維采克又陶起恩特來克來。到底要到什麼時候，他方才可以在工場做些什麼東西呢？

——你轉什麼念頭？——恩特來克奇怪起來。——安靜些，就是做了副手，也沒有這樣快做師父。現在雖沒有收入，可是好處總有。將來你做了副手，你有了工作，那末他的收入要少了。這是規定好了的，三年替師父做工，不是爲自己。他決不允許你很快地……你在這裏時間也不少了，有什麼意思麼？關於木匠的事你懂了什麼呢？

這事也弄了一天不如一天。母親，看起來是病了。關於這些她也不訴苦，也不喜歡諱，又是一天比一天衰弱下去了。不去洗衣服，老坐在椅上休息。憂鬱地看看前面，沉思着。她每時不覺在鋪的周圍發生什麼事。

在這一夜，他竟又發覺了。立在壁角的衣櫥也不在房間裏了。一隻很大上面帶着刻花的衣櫥，帶着鏡子，從它裏面裏面逼出來時，是在驕傲地靠在牆邊。

「這衣櫥，到那裏去了嗎？」他靜靜地問她，覺得眼淚壓住喉頭。

「看，這衣櫥，高懸於那邊了麼？」房裏也應該付了……是的，衣櫥也沒有用了，而且，有一隻箱子，只有東西都放在箱子裏了……東西也沒有這麼多……

母親的劍劍像像像……的一樣的手掌，小心地撫摸着箱子的邊緣。這就是從白羅那雜茲帶來所有的東西了……

維采克嘆口氣。他感到自己是這樣的軟弱無力。在母親辭別的時候，他甚至不知道跟她說什麼好。

在門邊他聽見額拿繩子傳來微弱的腳步聲，這是托賽克，托賽克的兒子跑下來了。他比維采克沒有大多少。

——好呀，維采克。唔，你在那兒跟那頭子兒當怎麼樣？——托賽克這樣稱呼他的師父。

——不怎麼樣，——維采克陰沉地答道，他不想說話。其實的，他喜歡這個托賽克，愉快的和不愉快的小伙子。當維采克住在本地時，他常和托賽克一塊兒玩。

——一心一意在工場裏多麼快活呀？大抵要運師父的小孩兒玩，一個子兒也撈不到。

——是的，事情就是這樣——維采克冷冷地說，看看門外那裏堆着一大堆的泥，甚至在乾燥日子也一樣堆積着。

——跟他們一塊兒到建築工場去罷。——很好的工作，做些什麼，不叫你看管小孩子。

——到建築工場去？

——是呀，你是一個青年人，十五歲總有了罷。做一個下手，運運石灰。

維采克驚惶起來了：

——要我麼？

——爲什麼不要你？那爲什麼你說一句。我們的師父並不是一個壞蛋，用手——和我的爸爸叔叔有些親戚關係，雖然不怎樣好的，終究是叔叔。怎麼樣？

賣掉了的櫃子，衣櫥，者是呆在家裏的母親的痛眼——甚至於這些也不比攪擾維采克中腦海。在他的面前忽然顯出了他有可能衝出工場，衝出長久包圍了他的窒息，他有可能從朝到晚的工作裏，從只瞥了腳穿手的工作裏，從一點利益也沒有在工作裏逃出來——一——意識他也有看見，地板，在第二天擦乾淨後又髒了，亞德維卡的櫃子又髒了，明天吃飯——一切都這樣來回重複，好像維采克和所有他的一切工作，在他每天吵擾，和紛亂中完全沒有一點痕跡留下來。師父和他女人，實在的，人是很和善的，有時候也可憐他，可是這有什麼用呢？

——你說給錢？

——有的有的。每星期六有現錢到手。石匠領他自己的錢，泥匠領他自己的錢，下手也一樣。年紀大一些的氣力大一些拿得多一些，年輕一些的，我相信也可以拿到相當

數目……

維采克猶疑不決起來。怎麼辦，幹麼？還是回去跟母親商量商量？但這是很顯然的，母親說過了：去學手藝，我自己無論怎樣總可過活……

——你何必費這樣老長的時間來想呢！明早七點鐘來，我在公園附近等你，現在我告訴辦法，——我們那裏有一個伙計走了，你可以和我在一塊兒工作——托發克煽動地說。

——好，可以，我來……

——就是傻瓜！這樣好機會——和朋友一塊兒工作——這無論如何要比一個人去做事好。不是麼？你想一想，清早你有空的。假使你七點鐘不來，那光我就請別人替你的位置了。

維采克慢慢抽走了工場，格萊高爾搖着頭。

——唔，這是什麼工作呀！你還年青，力氣不足。離開木板想幹什麼……

師娘也拍拍手：

你看，就這樣要錢！住在這裏，學學手藝，將來總有一碗靠得住的飯到手。不好，

你是不是覺得這裏不好？得離開了？

不是——不是——從來沒想過——誰也沒有催我。

——想想！在我們那裏豈沒有一個學生逃跑過。有原因，有理由。你還想什麼呢？

——我想工錢……

——要這幹什麼？不至於餓，有衣穿，要工錢幹什麼？像你這樣年紀正是學習時候。將來當然有工錢的。

憂愁的暗影透過了維采克的心。

——在這裏我一點東西也沒有學到——他衝口說了出來，惡聲惡氣地回他。是不是他說得太過分了呢？這裏都待他很好，誰也沒有說他一句不好聽的話，完全不像在別的師父那裏，——從別的徒弟那裏可以聽到：惡罵和腳踢。

師父的鬚鬚氣得豎起來，和善的圓臉也發起紫來。

——你想什麼？馬上做木匠？世界上任何什麼地方沒有這樣道理。你問問恩索來克，問問別人——起初總要容易一些，慢慢開學，住在工場裏，然後可以稱為工作些，得到一些門檻。難道你沒有拿鉋子飽過？難道你沒有挑選過做碗盪的木板？你是多麼快呀

！要三年學習啦，而且這是又該這樣的。在本匠工場做工並不是在盆子裏挑選洋番薯！

維采克垂着頭聽着，七點鐘到公園去的決心是逐漸地加強了他。

——總之，親愛的，許多人正想頂你位置呢。我不來阻止你。你想想去就去罷。但是我知道總有一天你會提着吊椅從搭架上被趕下來的。這時候你一定很高興罷，你去罷，什麼時候呢？明天？

——明天……

——真要去麼，記住罷，不把你趕出來我才不信呢。看罷，你去試試這種甜蜜的生涯罷。晚上到這裏來。我想那裏八小時工作還不如在這工場裏十二小時呢。

——你這年青，要做這種工作你還沒有這種力量——師娘又補充了一句。

——你去試一試罷！這碗飯並不是容易吃的！你爲什麼這樣相信他呢？等自己皮肉受苦時候你會說：是的，你是對的！別人的話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維采克記着托賽克的話：早上到公園去，他就去睡覺去了。

x x x

醒來，天還沒有亮。維采克心裏忐忑不定，連給他早餐的咖啡都喝不進，跑到公園

去了。托賽克還沒有來，誰也沒有來。看那建築工場，很高地豎立着紅的磚牆。側面有一個圓方的大洞，懸着白的像牛筋精一般的石灰。過去一點像山一般地堆積着沙。維采克立在那裏看着。

——來了麼？我以爲你不來了。

托賽克在他旁邊立下來。維采克托賽克和其他工人都進了建築工場。維采克從來沒有看見過副手的臉孔。副手因了托賽克的請求就答應了給維采克工作。

——你在建築工場裏工作過麼？

——沒有。

——吃得消麼？

——還吃不消！像他這樣有力，那裏去找！——托賽克很快插進話來——他已經十

六歲了。

——十六歲？——副手問他，維采克覺得忽然他的喉嚨乾燥起來，連一個字也迫不出來，光是點點頭。

——你和托賽克一塊兒工作罷，他告訴你，怎樣做，什麼東西。

好，走罷——托賽克說了——快，工作就要開始了。

許多工人都聚在一處。石匠，泥匠，女工，少年——下手。

維采克知道了什麼叫做搭架。起初他覺得，要是同托賽克用扁担挑着沉重的石灰桶往上走很難在橫板上立住腳；很容易從斜搭架的跳板上滑下來。

他們兩個人對付着三個磚瓦搬運夫。

石灰——年輕活潑的搬運夫大都在這時。他挑着石灰桶順着跳板爬上來。維采克覺得這麼多的石灰是夠一車幾子用。當他正要一擦臉出汗時，挺肩的時候，上面就叫起來了：

石——石灰！——他們再迅速地裝滿了桶順着搭架挑上去。

呀，你混身都溼了！——搬運夫很快活地喊叫起來——第一次，不是麼？

第一次——維采克輕輕地回答一聲，他覺得由於過度的倦乏在眼前浮起一堆黑

雲。

——沒有關係，加油，老弟，加油！第一次真困苦，是的，這又不是玩耍——挑石

灰。

——「媽的，第二層了，怎樣呢？我無論如何不行了！」維采克帶着失望的聲調輕輕地向托賽克說。

——「唔，你這笨蛋，走，向前走！」

他們工作着，維采克咬緊了牙，他的手也痛了，他覺得攔着肩頭的一隻肩膀上被沉重的東西壓碎了。每一桶石灰好像越來越重了。在沒有習慣的手掌上起了很大的水泡，雙腳發燒。在鞋裏灌進去許多沙，可是沒有功夫脫掉鞋筒去它。從那面，從上面喊叫在追逐他：

——石，石灰！

——「不要停呀，不要停呀，真是要命！」每當他想停一停，擺一擺力的時候托賽克這樣勸他。他很快的跑下來，和托賽克把石灰裝進桶裏去，又挑上去。耳朵嗡嗡在鳴叫，雖然天氣並不十分熱，眼睛都流出汗來了。

——「噲，朋友們，吃飯！」有人喊起來，工作立刻停下來。維采克坐在靠近石灰坑的板上。

——「辛苦一些罷！」托賽克輕輕對維采克說——「還有三小時工作呢，明天要容易

噠。吃一些罷。你吃過早飯麼？

——沒有。

維采克在早上那裏還有工夫想到吃呢。托養克坐在他旁邊，把自己的麵包和香腸分給他吃。可是維采克不想吃——只是在瓶裏喝些咖啡。

他怎麼更是不行了。覺得每根骨頭都作痛，他覺得這不是汗，而是血從他的眼裏流出來。晚上他疲乏又懷喪地走回師父的家。這種情況他不願告訴他的母親知道。

維采克的混濁了的眼睛看了看工廠。他決定再不回到這裏來了。到死也無論如何支持到底的。第一天過去了，到星期六發工錢的日子只有五天了，這時他可以領着錢給母親了。

——有什麼辦法呢？你既然這樣堅持着——師父說了。

——我向各人請求一件事——維采克胆怯地說了。

——什麼事？

——我請我在你這兒裏住到星期六……

——好。把工錢給母親麼？什麼，住宿。地方有，在我們那裏吃也可以。你真是

一個好青年，不要煩惱。不過，最後給你一個勸告：你再想一想吧。這種工作很不宜於你的，你是吃不消的。

可是維采克已經不要了。他倒在屋角落裏的草褥上像死了一般地睡着了。

x x x

完全不像托賽克說的一樣，以為第一天最辛苦。昨天是有飽滿的精力來工作。今天第一桶就覺得背脊骨痛起來。手也腫。腳也痛得難忍。可是維采克咬緊着牙。但是托賽克的年歲並不比他大，力氣也並不比他大呀，怎樣他能夠應付呢，很明白的須要習慣：日子飛一般過去，到了星期六。

起初石匠，泥匠領薪水，後來下手領。在這一瞬間裏，維采克忘記了腫了的雙手和疼痛的背脊。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在手上拿到了他自己真正的工錢。緊緊的攥住着手掌恐怕突然的失掉了。滿身染污了石灰的維采克回到家到母親那裏去。

——不。我不值得買牠，這已經是廢物了——她說着一面用手指敲敲漆着綠色的箱子蓋。

維采克茫然不解了。

——我不是說了麼，鐵還新……箱子也很堅固，還能用不少年數呢——母親用着安靜而斷續的聲調對她解釋着。

維采克向前走了一步，可是那個女人已經要告別了。

——不，對不起，我不要，用處很少，而且她又大，放在屋子占地也大，櫃子便宜些。我想買櫃子……

母親不說了。當這個女人走了之後，她才看見維采克。

小孩子走到桌旁。把硬幣一個一個地排列在桌上。

——嗟！上帝啊，孩子，你這從什麼地方來的？——母親驚駭起來了。

——我在建築工場作工，今天發工資，這就是我領到的。

母親一點也不懂。

——那末師父那裏呢？這是怎麼一回事呀？難道在師父那面……

——星期一我就在建築工場裏做工了。已經不在師父那裏做事了。

——怎麼，是這樣麼？——母親拍拍手沈重地放在桌上。——難道你不想做木匠了麼？爲什麼？

「……」他已經發了，兒子，白占了地方沒有用。東西都可以掛在牆壁釘上的，要箱子

幹什麼呢？

——他已經發了，兒子，白占了地方沒有用。東西都可以掛在牆壁釘上的，要箱子

幹什麼呢？

母親的聲音在發抖，握在維采克手上的她的手掌也在發抖

——今天你，媽媽，不去洗衣服麼？

——不，孩子，不。我決定稍爲休息休息，僅僅在白天拿幾衣服洗洗……

維采克覺得母親在欺瞞他。

呀，多麼幸運呀，上星期碰見了托塞克！多麼幸運呀！沒有聽師父和師娘的話！我給母親帶來了錢！不多，可是終不無少補呀。

大的淚珠從母親的眼睛裏滾下來。及到現在維采克方才注意到母親是走了。緊緊地抱住她，立刻他覺得在筋肉裏在骨頭裏刺痛起來……

果對付，維采克對師父那裏去求自己的東西。他很高傲地回了家。他負起了家長的新責任。（小畏譯）

【作者介紹】 望達·瓦露柳斯加（Waldemar Florkowski）現在波蘭最著名女作家，並為波蘭革命努力工作，現居蘇聯，其著作多發表在波蘭報刊，她的重要作品有「被奴役的土地」及「池沼中的光」等。

【內容說明】 這篇作品，是寫波蘭的一個貧苦少年，沒有幸獲讀書，便給家庭送去學木匠，學了很久，師傅什麼也不教，只叫他送貨，幫師傅煮飯，哄小孩，掃地，而且一點工錢也沒有。他眼見家裏窮得要命，母親又老得快不能做事情，非自己設法找錢養家不可，便改了行，去做打雜的小工，雖然累得要命，但可有幸運找到工錢獻給母親了。然而，事實上這幸運是可憐得很的。因為不能做職工，而去做苦力，生活只有更悲慘而已。

這篇作品，同「上絞刑架」，都是寫童工生活的。只是兩篇的寫法，都極不相同。「上絞刑架」是拿買贖燭一件事情來做中心寫的，時間也不過黃昏時候的幾十分鐘。這篇「幸運的維采克」，却比較複雜得多，而且不懂寫做學徒的事情，還兼寫到他的窮苦的家庭。時間則經過很長，不是寫三五天的事情。作者使人注意的手法是把做學徒的無希望，跟家庭的窘迫，母親的衰老，

本來想所著來寫的。一面寫出嚴懲制度的壞處，一面寫出兒童做苦力的辛苦。在這兩方面，則價值裏面，而為挽救家庭困苦而維采克，便很生動地繪了出來。同時，作者寫維采克的制度，則價值是個好人，不會打過學徒。足見作者是用全力來攻擊嚴懲制度的。比之「上絞刑架」的作者，還要來得明顯些。

錦策的歷史

蘇聯·巴格里作

當時我渴望一窺鴿子。我一輩子沒有比這更強烈的願望。那時我九歲，父親答應給我買本和二三對鴿子。那是一千九百零四年，我準備應入尼古拉也夫中學預科的考試。我的父母住在赫爾遜省尼古拉也夫城。這個省現在沒有了，我們的城市歸涅吉隆區管轄。

我那時祇有九歲，很怕考試。現在，過了二十年以後，很難說我是如何的懼怕。兩門功課，——俄文和算學，——我不能取得五分以下。¹我們中學的百分限額，是很難的。祇有百分之五的限額。四十名學生中祇有兩個猶太人可以進入預科。教員很狡猾地考問這些孩子；尤以考問我們最爲繁瑣。因此父親答應買鴿子時，要求兩個正五分。他簡直把我磨難死了，我墮入永無終結的，白天的奇怪的夢裏，小孩的，失望的長夢裏，就在這夢中前去應試，到底還比別人考得好。

我對於科學是很有才幹的。教員們雖然狡猾，不能奪去我的智慧和貪婪的記憶力。

我長於算學，因此取得了兩個五分。然而以後一切都改變了。哈里斯·埃夫露書，那個經營食糧，將小麥輸往馬賽的商人，爲他的兒子納了五百盧布的賄賂，需沒有得到正五分，却得到了負五分，小埃夫露書就替我的位置，進入中學。我的父親當時十分難受。他從我六歲起就教我各色各樣的功課。負分的事件使他陷入失望的深淵。他想揍埃夫露書一頓，或是打發兩個苦工去毆打埃夫露書。但是母親勸他放棄了這個壞念頭，於是我們開始預備另一個考試，明年去考第一年級。父母背着我催促教師，讓他一年中將預科和第一年級的功課一齊教完。因爲我們拚了命幹，我竟背熟了三本書。那是司密諾夫司基的文法，葉夫圖舍夫司基的算術教科書，和蒲采可維奇的初級俄國史。孩子們現在已不念這幾本書，而我居然將它們一行的背得爛熟。第二年考俄文時，從教員卡拉瓦也夫那里取來了幾也巴達夫我的功課。這本功課的小埃夫露書的特殊的感情唱語了許久時間，而父親的腦筋覺得像可憐。我，全身地想起他匆忙的，多變化的一生，想起他怎樣無力地忍受一切變化，終於說在他是情有喜悅或屈辱。

教員卡拉瓦也夫在我看來，比父親好些。卡拉瓦也夫是莫斯科大學生，一個面色紅潤，性格憤激的人。他剛過了三十歲。勇敢的臉頰上發着紅潤，和不做嚴重工作的腳下

兒童一樣，但是一個可憎厭的警狀坐在他的頸上，在上面長出一把灰色的貓毛。除卡拉瓦也夫以外，尚有副監督俾得尼慈基臨場。他是中學和全省的重要的人物。副監督問我關於彼得一世的事情，我當時感到一種遺忘的情感，一種隱沉未逾和深淵，由喜悅與失望砌成的乾涸的深淵的情感。

關於大彼得的事情，我把魯采可維奇的書和普式庚的詩背得爛熟。我一口氣唸起這些詩來。有色的人臉忽然滾到我的眼裏，像一付新紙牌那樣的攪亂着。它們在我的眼底裏梳過着，就在這一剎那間，我挺直身體，抖索着，慌亂着，用全力喊出普式庚的詩句。我喊了許久，誰也不打斷我的瘋狂的尖叫，啜泣，喃語。從血紅的迷盲裏，從攔到我身上來的瘋魔的自由裏，我祇看見俾得尼慈基垂俯的老臉，和銀灰色的鬚鬚。他不斷斷我，祇對那爲了我和普式庚喜悅的卡拉瓦也夫微語道：「這種民族，這些猶太人，有魔鬼附在他們的身上……」

我背完了，他說：「好啦，去罷，我的小朋友……」

我從講堂步出走廊，竊在未粉飾的牆旁，起始從驅追前來的夢的癡聲中蘇醒轉來。俄國孩童在我身邊遊戲，被鈴掛在樓梯欄裏不遠的地方，小校役在被椅上臨睡。我望着

校役，醒了轉來。小孩們圍圍而聚近攆來。他口裡發我，或是回我游玩，這時候便得尼慈基忽然在走廊裏出現。他走近我身邊，止了步，穿禮服像艱難的，遲緩的波浪，在他的背躬行動着。在這廣闊的，多肉的，貴族氣的背部，我看見了一種慌亂，便走到老人身前去。

「孩子們，」——他對學生們說，——「不要欺負這小孩，——」一隻肥胖的，柔嫩的手攔在我的肩上。

「我的小朋友，」——四監督回轉身來，——「你去告訴你父親，你考進第一年級了。」

華麗的是在他的胸前發亮，勳章在禮服上叮噠地響着，他的套黑制服的大身體，舉在直挺挺的腳上走開了。它被陰暗的牆壁擠着，它在牆旁行動着，好比一隻在深沈的運河裏駛行的貨船，隨後消失在校長室前門裏。小校役編進茶去，帶着得意洋洋的響聲，我跑回家去，跑到鋪子裏去了。

在我們的小鋪裏，一個鄉下買主坐在那裏搔頭，充滿了疑惑。父親看見了我，把鄉下人拋在一邊，毫不遲疑地相信了我的敘述。他叫夥計開店門，奔到教堂街去給我買帶

國徽的帽子。可憐的母親從這發瘋的人那裏奪回了我來。這時，母親臉色死白，在經歷着命運。她撲撲我，又厭惡地推開我。她說考進中學的人之曾在報紙上宣布的，如果我們預先買了制服空戴，上帝再懲罰我們，人們要嘲笑我們。母親臉色死白，她在我的眼睛經歷出命運，用悲苦的憐惜的神情望着我，像望着一個受辱的人，因為她一人知道我們的家庭是如何的不幸。

我們一族的男子都是優於僧人，易於作不加思索的行為，幸福是不會臨到我們身上的。我的祖父曾充白教堂的法師，爲了豚聖事件被逐，他很驕闊，卻很貧困地又活了四十年，研究外國語文，七十歲時發了瘋。我的伯父萊夫，父親的哥哥，在伏洛靜學校念書，一八九二年爲了逃避軍役偷溜出去，還拐帶了在基也夫軍區服務的軍需主任的女兒。萊夫伯父把這女人帶到加里福尼亞，勞斯。安極立斯去，在那裏把牠拋棄，死在不名譽的房子裏，黑人和馬來人中間。他死後，美國警察寄來了他在勞斯·安極立斯的遺產，——一隻釘着鐵圈的大箱。在這箱裏有運動用的鐵餅，女人的青縷，祖父的肩掛，金頭細鞭，還有些帶花的茶葉，裝在鑲着賤珠的小盒內。全家祇剩了住在渥臺薩的瘋癲的祖父，我的父親和祖三人。然而我的父親是無從形容地輕信他人，他用初戀的喜悅得準他

們，人們卻不能恕他，反而欺騙他，因此，父親相信一個惡劣的命運，一個跟隨着他的，與他不相似的，無可解釋的生物，在統制他的一生。在我們的家庭裏，在母親看來是祇賤我一人了。我像一般猶太人一樣，身矮體弱，爲了用功過度，時常頭痛。這一切我母親拉喜兒看得十分清楚，她是從不會被丈夫貧窮的驕傲和無法索解的信心迷眩的，——他相信我們的上代比世上別人有勢力，而且偉大。她並不期待我們的成功，她不願意縫製新制服，祇許我去照相，照一個放大的像片。但是我們倒底去買了有國徽的帽子回來。

一九〇五年九月二十日，中學校裏掛出考入第一一年級學生的名單。榜上也有我的名字。我們家的親戚全去看這張榜，連我的表叔薩紹爾都到中學去了。我愛這個誇大嘴的老人，爲了他在市場上賣魚，他的肥手永遠是潮溼的，蒙着魚鱗，發出冷靜的，美麗的，世界裏來的味道。紹爾比尋常人不同的地方，還在他好講述一八六一年波蘭人謀叛的虛假的歷史。以前紹爾在司克維爾開酒店，他親見尼古拉一世的軍隊槍斃郭特萊夫司基伯爵和別的波蘭叛徒。也許他並沒有看見這個。現在我是知道紹爾祇是一個不學無術，撒謊的說謊的老人，但是他的諺詩太好了，我不會遺忘的。這個愚蠢的紹爾，也到中學去看榜，知榜上列着我的名字，晚上，不怕任何人，也不怕世上有人不愛他，在我們

的貧窮的舞會上又跳。又踩腳。

父親一高興，舉行了舞會，叫了許多朋友來，——有經營織綫的商人，出售田莊的經紀人，和在我們的區裏兜賣農業機器的鋪客。這些鋪客將機器向什麼人都兜賣。農人和田主全怕他們，不買點什麼，是無法打發他們走開的。猶太人中鋪客是最老練，快樂的人。在我們的晚會上，他們唱哈西特小調，這小調祇有三個字，卻唱起來很長，有許多可笑的音調。惟有會在哈西特人家裏過復活節，或是到過伏倫地方他們的熱鬧的教堂的，才能辨明這些音調對人的妙處。除鋪客們外，教我託拉。和古猶太文的老頭兒里白孟也來了。我們都稱他里白孟先生。他喝了過量的白薩拉比亞酒，傳統的綬帶從紅坎肩裏爬了出來，他用古猶太語，說着頌辭。在這頌辭裏，他向我父母道賀，還說我在試場上戰勝了我的全部仇敵，戰勝了那些肥頰的俄國兒童，和粗魯的暴發戶的兒子們。古時猶太王達衛戰勝了郭路夫，同樣地我也是戰勝了郭路夫，因此我們這顛撲不死的民族，也將用自己的智慧的力量，戰勝圍着我們，等待吸吮我們的血的仇人。里白孟先生說完了，哭了，哭着還在喝酒，喊着「萬歲！」客人們把他拉進環裏，一塊兒跳着古「卡德里舞，像猶太小鎮裏辦喜事的樣子。在這次舞會上，大家全極快樂，連母親都喝醉了。

，雖然她不愛燒酒，也不明白怎麼會煮它的；她因此把一個俄國人當做孩子，不明白女人同那些俄國丈夫們過的是怎樣的生活。

但是我們幸福的日子以後才臨到了。在母親方面，這日子的臨到是在她起始熟悉於上學前爲我預備夾肉麵包，所感到的幸福的時侯。是在她到金鋪去購買我的小財產，筆盒，撲滿，書包，洋裝新書，鮮豔裝面的練習簿之類的時侯。世界上再沒有比小孩那樣強烈地感覺新的物件的。小孩們帶到新的氣味而發慄，正和狗嗅到兔子的蹤跡一樣，感到的是一種瘋狂，以後我們成爲大人時則靜之爲興奮。這種對於含着柔和的溼氣和涼爽味的新物的純潔的，小孩子的，所有的情緒也傳給母親了。我們有一個月才執習了筆盒和永不遺忘的清晨的昏暗的時光。——那時我坐在大飯桌的邊上飲茶，將書籍放進書包裏去。——我們有一個月才執習了我們的幸福的生活，過了第一學期後我才記起鴿子來。

爲牠們，我預備好了一個盧布五十戈比，還有一隻木框用木箱製成的鴿窠。鴿窠漆成棕色。它有放十二對鴿子的巢，用雕刻的薄板作蓋。這由我想出特別的柵欄，以便容易吸引別家的鴿子。全部預備好了。爲預備在十月二十日，星期日，到獲市去，但是突如其來的災難阻撓了我的路程。

我所說的那段歷史，就是我的考入中學第一學期，發生在一九〇五年秋間。沙皇尼古拉給了俄國人一部憲法，穿舊大氅的演說家堆聚在城議會前面的木樁上，向人民演說。街上夜裏時發雷聲，母親不肯放我到獵市去。十月二十日，從早到午時，隔壁的小孩們對着警衛射放紙蛇，我們的拉水車的人，扔棄了工作，在街上行走，紅紅的臉上抹着油。後來我們看見麵包師卡里司脫夫的兒子們把一隻皮製的馬拉到街上，就在街的中心線起體操來。誰也沒有干涉他們，警察謝美尼闊夫還誘使他們跳得高些。謝美尼闊夫繫着一根像織的絲帶，皮靴刷得精亮，爲從來所未有。不穿制服的警察是母親所最懼怕的，爲了他，她不肯放我出去，但是爲從後院裏溜到街上，跑到離車站後身很遠的獵市去了。

賣鴿子的伊凡·尼古其梅奇還坐在獵市老地方。除鴿子外，他還賣兔子和孔雀。一隻孔雀張開光亮的尾巴，坐在小竿上，向各處搖着冷淡的，美麗的頭。牠的腳爪上繫着一根粗繩，繩的另一頭壓在伊凡·尼古其梅奇所坐的編椅下面。我一到，就向老人買了一對有零亂的，美麗的尾巴的櫻絲色的鴿子，還買了一對帶斑點的，藏在腋下布袋袋裏。買完了，我祇積四十戈比，但是老人怎麼也不肯用這幾個錢賣出一對克留克種的鴿

子。囊囊克留克羅的鴿子，爲了牠們有米粒大的，和善的短嘴。四十戈比正是牠們的價值，然而獵人珍惜着，一張燒熾着捕鳥人不近人情的憤怒的黃臉背了轉去，不再看我。到了買賣收歇時，他看見沒有別的買主，這才招呼我。一切都依了我的意思辦到，可是一切都辦壞了。

十二點鐘時，或許遲些，一個穿氈靴的人走到場上來。他跨着擁腫的腿，輕鬆的走着，在他的磨折的臉上燃燒着活潑的眼睛。

「伊凡·尼古其梅奇，」——他走過獵人面前時說，——「把東西收拾起來，耶魯撒冷的貴族們，在領取憲法呢。魚市上，巴倍里的祖父已喫了一頓要命的生活……。」

他說着這話，在鳥籠的行列中輕鬆的走着，像在田壟上行走的赤脚耕夫。

「無謂得很，」——伊凡·尼古其梅奇朝他背後喃聲說，——「無謂得很，」——他又嚴厲的喊了一聲，起始收拾免子和孔雀，塞給我一對克留克種的鴿子，收下了四十戈比。我把牠們藏在腋間，遇見了許多人散離獵市。孔雀在伊凡·尼古其梅奇的肩上，走在最後。他坐在那裏，像潮溼的秋天上的太陽，像七月坐在玫瑰色的河岸旁，像蒸烤着的七月坐在寒冷的長草上。我目送老人，他的皮匠用的小椅，和裹在花布裏的可愛的

鳥籠。市場上沒有一個人影，不遠地方發着樹聲。我這才跑過車站去，穿過頓時空曠的林蔭，鑽進蓋滿黃泥的冷胡同裏去。在胡同的那頭，缺腿的瑪卡冷關坐在帶輪的小椅上。他搖着輪椅，到城中各處叫賣香煙。我們那條街上的小孩們時常買他的香煙，大家都愛他，所以我到胡同裏去找他。

「瑪卡冷關，」——我說，跑得不住的喘氣，還摸着缺腿人的肩——「你沒有看見我的表叔紹爾麼？」

但是殘廢的人沒有回答。由於紅色的脂肪，由於拳頭和鐵組成他的粗臉，發着光采。他在輪椅上爬着，顯着過度驚慌。他的手卡邱莎扭着棉花似的屁股，在清理堆在地上的東西。

「數什麼？」——缺腿人問，整個身子擰動得離女人遠些，似乎預先就厭煩她的回答。

「鞋蓋十四雙，」——卡邱莎說，不伸直身子，——「被單六件，現在數頭巾：」「頭巾，」——瑪卡冷關喊，喘着氣，做出似在嗚咽的聲音。——「卡邱莎，顯然上帝在懲罰我，叫載着大家受罪……人家損着數疋的布，人家什麼都有，我們却祇有頭

中……」

果真一個有美麗的，漲紅的臉的女人跑進胡同。她一手捧着一大把土耳其帽，另一手持着一疋呢子。她揚起快樂，慌急的聲音，招呼去在後面的孩子們；綢衣和湖色上衣拖拉在她的飛馳的身體後面。瑪卡冷鬧搖起輪椅追過去，她不理他。缺腿人跟不上她，輪子轉得怪響，他搖着小槓杆，還是追不上。

「太太，」——他洪響地喊，——「勞駕，太太，請問，這布是那裏取的？」
但是衣裳飛馳着的女人已經不見了。迎着她，從轉角那裏跳出一輛破敝車來。一個鄉下少年筆直地站在車上。

「人們往那裏跑去？」——少年問，揚起套着頸圈跳躍的驚馬身上的繯繩。

「人們都到教堂街去了，」——瑪卡冷鬧懇求似的說，——「人都在那裏，有的是人；你搶到什麼，全給我送來，我來買。」

然而那少年聽見了教堂街的話，不敢遲慢……他向前俯屈身體，朝馬身上抽了幾鞭。馬和車一樣，舉着污穢的臀部，跳躍起來，往前飛馳。黃色的高同重又顯得黃而空曠。缺腿人這才將黯淡的目光移轉到我的身上。

「上帝懲罰我，——他奪去我的生命地說，——我算到權……」

瑪卡冷圍朝我伸出滿是中風性的癩癬的手。

「你袋裏是什麼東西？」——他說，就搶去溫暖我的心的那個麻袋。

他用肥手翻弄着鴿子，掏出一隻櫻桃色的母鴿來。鳥兒翻着腳爪，躺在他的掌上。

「鴿子，」——瑪卡冷圍說，轉動輪子，走到我身前，——「鴿子，」——他複述了一遍，好像避免不掉的回聲，使攔打我的臉頰。

他用捏緊的手掌打我，鴿子打在我的太陽穴上。卡邱莎的棉花屁股在我的眼珠裏轉動了一下，我穿着一身新大衣，躺倒地上。

「這個種族應該完全滅掉，」——卡邱莎說，又俯身去數頭巾，——「這個種族我真看不上眼，他們的男人都是臭的……」

她又說些關於我們那種族的話，但是我絕未聽見。我躺在地上，被壓死的鳥的內臟從我的太陽穴上流了下來。順着臉頰流下，彎彎曲曲地流下，澆出來的水弄瞎了我的眼睛。一條翎鵠腸在我的額上爬着，我關閉了最後的未被濺着的眼睛，不去看開展在我面前的世界。這世界是小而可怕。小石放在我的眼前，像巨額老婦的臉那樣露着裂紋的小石；

一堆斷繩和一把尚在呼吸的羽毛橫放在我處。我的世界是小而可怕。我閉着眼睛，不去看它。身子俯伏在地上。地靜臥在我身下，像着安謐的沉靜。這被踏平的地上，一點也不像我們的生活，不像我們的生活裏考試的期待。冥冥騎着大馬在地上遠遠的走着，但蹄聲已寂，已喪失；那靜寂，悲苦的靜寂，和他在不幸中的殘象驚愕的靜寂，忽然滅除了一個戰慄的身體和不動彈的土地之間的界限。我的土地有潮溼的核心，墳墓和花的氣味。我嗅到它的氣味，便哭了，不露任何的恐怖。我在撒滿白紙盒的陌生的街道上走着，我身上裝飾着血污的羽毛，在像星期日一樣掃得乾淨的人行道的中心獨自走路，那樣悲苦地，完滿地，幸福地哭泣着，是一輩子從來沒有這麼哭過。白茫茫的電線在頭上喧響，忙忙碌碌的看門狗在前面跑着，在旁邊胡同裏，一個青年農人穿着坎肩碰頭哈里頓。埃夫露齒家的窗板。他用木錘擊着，揮搖全身，一邊透氣，一邊向四處微笑，露出酒醉，流汗和精神的力的和善的微笑。整條街充滿了劈裂聲，和飛散的木頭的歌聲。這農人的打擦，就爲了彎身，流汗，用不可了解的非俄羅斯的語言喊出不尋常的話語。他喊着，唱着，張裂着蒼藍的眼睛，看到街上發現了從議會那面過來的十字遊行的隊伍時才能。染色的鬍鬚的老人，手裏舉着頭髮梳得光光的沙皇的照像，一些旗幟，帶着棺材板似

的聖者的像，在隊伍上面搖蕩着，與奮的老婦在前面抑止不住地飛着。穿坎肩的農人看見了行刑，就把木鐘放在胸脯前面，跟着旗幟跑去，我等隊伍走完，回到自己家去。家裏是空空的。白色的門敞開着，鴿窠旁的草被踏平了。祇有庫濟瑪一人沒有離開院子。庫濟瑪，看門人，坐在堆房裏紹爾的屍身旁邊，收拾着死人。

「風像吹水片似的把你吹走了，」——老人瞥見我時，說，——「出去了一整天：人家把我們的祖父弄得這樣……」

庫濟瑪呼嘯了一聲，回轉身去，從表叔祖褲袋裏掏出白魚來。有兩條魚塞在表叔祖身上：一條塞到褲襠裏，一條塞在嘴裏。雖然表叔祖死了，一條魚還活着，在抖索。

「我們的祖父被人弄死了，沒有別的人了。」——庫濟瑪說，把魚扔給貓喫，——「他把衆人罵着，趕着，罵得真兇，真可愛……你應該把五個戈比放在他的眼上……」那時我才九歲，不知道死人要五個戈比做什麼用。

「庫濟瑪，」——我微語，——「你救救我們……」

於是我走到看門人面前，抱着他的老腿背，和一隻聳起的肩膀，從這可愛的背蔭看望表叔祖。紹爾躺在木屑上，胸脯被壓破了，鬍鬚聳起着，赤腳穿着粗糙的鞋。他的兩

腿叉開着，污穢，紅腫，受傷。屍體現在周圍發着，包紮頭骨，還比着着，似乎還可以拿死人做出什麼東西。他像在家裏得了精的衣物那樣慌亂，就在梳好死人的鬚髮時，才靜了下去。

「把大家全罵了，」——他微笑着，帶着愛情看了屍身一眼，——「假使死的不是和入，他可以把握鞭人趕走的，但是來了俄國人，還有女人，卡察布女人；卡察布女人是不肯饒人的，我知道卡察布人……」

看門人在死人身上撒着木屑，扔着木匠的圍布，拉住我的手。

「找你父親去，」——他噙着說，抓得緊緊的，——「你的父親從早晨就尋你，怕你死了……」

我同庫濟瑪一塊兒走到稅務委員的家裏，——我的父親爲了逃避掠奪劫掠的災難，躲藏到那裏去了。（耿濟之譯）

註解：

1. 俄國學校以五分爲最高分數，即中國學校的一百分。
2. 俄國學校內限制猶太人求學，定有百分之限制。
3. 猶太教的經典。

4. 猶太人。

5. 大俄羅斯人的緣號，含有辱罵的意思，「——窮漢是「屠戶」」。

【作者介紹】

I. 巴格里 (И. Б. Б.) 生於一八九四年，俄國涅塞薩猶太商人的兒子。他以著寫短篇小說，著名於蘇俄文壇。他於一九一六年起始寫作，一九二三年——二四年是他的創作全盛時期。他的創作範圍不廣，量的方面是歷歷可數的：一本「涅塞薩短篇小說集」，敘述些土匪的故事；一本「騎兵」，是巴氏於一九二〇年隨蒲強南意騎軍出征時所得的印象，還有一些自傳性質的短篇小說，現在翻譯的遺篇「鴿窠的歷史」，即屬此類。最近十年內他沒有寫什麼東西，在一九三二年寫了一點以後，至今寂然無聞。但是他有獨特的風格，優美，簡潔，形象化的敘述手段，巧妙，細緻，鮮明，美盪的文字。在當今俄國文學家中是沒有人像他那樣寫出這麼佳好的短篇作品的，因此他取得了高爾基讚美的推崇。

【內容說明】

這是一篇屬於自傳性質的短篇小說。內容可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是作者講他小時候，想買鴿子來養，父親要他考進中學，才肯答允給他錢來買。然而，考入中學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對於猶太人，尤其困難，四十名俄國人中，只收兩名猶太人。因此，考試成功的時候，不僅自己一家人，就是親戚本家，也都大為歡喜。第二部份，是講他到市上去買鴿子時，親身遭受了舊俄時代殘殺猶太人的痛苦，逃回家中，又目睹着家破人亡的悲哀。

這篇小說有兩點應該注意的。第一是自傳式的小說，很容易只寫到自己的身邊瑣事，同社會和時代沒有多大的聯系。巴倍里這篇文章自然也寫瑣事，但從瑣事中，却繪畫出了舊俄政府對待異民族的不平制度，以及俄國一九〇五年有名的大屠殺。第二是自傳式的小說，很容易只寫自己，忽略了旁人。巴倍里這篇小說，一面在盡量地在寫自己，另一方面，也把父親母親教師以及表兄弟等人的性格，下細地加以描畫，使這些人都活生生地站在我們的面前。

男性的友情

羅伯·奧爾加·石夫原著

愛的同志：

我這封信會給你一些麻煩，真是抱歉得很。我對於你有一個稍微不平凡的請求：在我離開你的輪船上岸後，我就立即發現我遺失了一本記事簿。雖然我在你的船上只住了一晚（八月十五日夜間，官艙三號房間），但我確信那本記事簿一定是遺失在船上的。

那本記事簿是一本黑皮面的大簿子，裏面寫滿了字。除我自己外，它對於任何人都無用處。但對於我，它却是我二年來努力工作的結晶。假使尋得着的話，請你費神寄交下開地址，不勝感謝：

伊凡諾夫區勃萊斯車房

庫利科夫先生收

這樣必領你，萬是十二萬分對不起。敬此頌候謝忱。

庫利科夫

一九三〇年八月十六日

二

親愛的庫利科夫同志：

我很高興能告訴你，我已尋到了你所遺失的記事簿了，即當另郵寄上，勿念！

你的來信與請求，並不像你所想像那樣「不平凡」。在上次航行中，我們發現旅客們遺留下一個手提包：兩瓶子醬，三本書。這三本書中，有一本名叫「坍塌」的，著者的姓名，恰好與你的姓名相同。那本書給了我意想不到的愉快。你從此可以知道不經心的旅客並不僅是你一個人。

現在輪到我要求你替我做點事了。在未接到你的來信以前，我翻閱你的記事簿，希望能找到記事簿所有者的姓名與住址時，我在簿內看到有關於象棋問題的記錄。象棋是我最近纔具有的癖好，希望你關於這個問題，能不吝指教。來示請交高爾基城。即致

敬禮！

科伐崙可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三

親愛的科伐崙可同志：

寄來的記事簿業已收到，謝謝！尋獲了這本記事簿，我是像小孩子一樣的快樂。除此以外，在上次航行中，遺失東西的旅客不僅我一人，可見我並不是世界上唯一不經心的人，這使我感到安慰。至於那兩瓶果子醬，我勸你還是趁早把它吃掉，免得日後變了質，不能下嚥。

至於象棋，假使你有興趣的話，我可以把我在一本外國象棋雜誌內所看到的一些棋局寄給你。現在先附上一局，其餘的當於日後繼續寄來。這並不能報答你的恩惠於萬一。

應利科夫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增城」一書的署名，並不是你所假想的那樣，與我同姓同名。實際上，就是我自己。我現在把我的真姓名告訴你。完全是因為你說那本書給了你一些意想不到的愉快，也許你能告訴我你對於那本書的意見。我的住址在九月十號以前不致變更，來示請仍交原處。我現在勃萊斯消度假期，謝謝！又及。

四

庫利科夫同志：

我在這兒同你致敬禮！當我知道「增城」一書的著者就是你時，我感到非常惶恐。我向你保證，我從來沒有想到你就是該書的著者呀！現在事情既是這樣，讓我們來舉行一次讀者討論會吧。

「增城」之所以能引起我的興趣，因為它全面忠實地描寫蘇聯人民的內在實質。在你的周遭，你可以看見許多男人女人，他們與她們昨天幾乎不能讀書，寫字，但明天他們與她們變成科學家，主任，司令官，或作家。這些人豁脫穎而出，是因為他們具有全部的知識，變成了真正的知識分子。這是蘇聯人民生活最有興趣的表現，而且同時是

士規模的表現。年青的蘇知讀階級之一樂傳記，就是這樣產生的。

你用最困難的文藝媒介——小說——來處理這個問題，但結果令人非常滿意。

不過我對於該書也有不能全部同意之處。例如，你那本書中的主人翁彼得，爲什麼要成爲一個提琴家呢？……我毫不反對提琴家，不過依我看來，故事中關於提琴家的那一部分，未免有點牽強。請你自己想想看：

彼得是一個看門人的兒子，生長在城市裏。說他沒有機會聽見音樂，實在令人難以想像。同時，你沒有在任何地方暗示他在童年時代就對於音樂深感興趣。他自初中畢業後，進工廠訓練學校，這樣專一點兒也不奇特。但是當他充任熟練機器匠時，忽然間發現音樂是他的真正職業，這未免有點兒突兀。

你想加一點心理的成分，說彼得與拉德亞同赴音樂會。他聽到很令人神往的音樂，並且偶然打聽出那個著名提琴家的身世，與他自己很相似，因此他決定成爲一個提琴家。

用這種方法發現天才，是很困難的。要成爲一個提琴家，光是知道音樂的力與樂是不夠的。不是這樣嗎？你爲什麼一定要生拉活扯地把彼得拖到音樂中去呢？使他成爲一個，例如工程師，不是更合理，更現實嗎？

上面所講的，是我對於「坍塌」一書的主張的異議。就小說說來，這書是一本有興味
的書，其中有不少的獨特的創見。實際上，它是一本好的小說。

承你寄來棋局，謝謝！以後請再寄一些來。

請不要因為我的批評而生氣，我是善意的啊！

科伐器可

一九三一年九月五日

五

親愛的船主：

請原諒我這樣稱呼你。我僅知道你的姓，因此不能如一般禮儀所要求，稱你的名與
族名。你或許是一個有經驗的老航海家。年紀很大，足以當我的祖父。但略為思索之後
，我就不這樣想了。我的本能不能這樣欺騙我。你自然是年青的，或者和我差不多年紀
也說不定。……

我親愛的船主，你的第二個職業是批評家。不過請你容許我替我的提筆家說幾句辯

護的話。

首先，我應當承認，「坩堝」大部分是自傳式的描寫。請你不要驚訝，書中的主人翁彼得羅維可夫就是我自己。不過我的父親不是一個看門人，而是一個鞋匠。像彼得一樣，我在初級中學裏，是一個好的，但並非傑出的學生。以後我進鍊鈍鋼鐵廠附設的工人補習學校。自然你聽說過，這個鋼鐵廠，在莫斯科是一個很大的工廠。

正如彼得一樣，我一開始就愛這個廠。當我到聶伯洛下特洛佛斯克城(Dniepropetrovsk)參觀煉鋼廠。第一次看到柏色梅式轉爐(Bessemer-Converter)時，我想我發現了我的真正的職業。我愛上了鍊鋼法。這是十一年前的事，那時我不過十六歲。

後來我變成一個熔爐工人。在過去五年中我是一個熔爐匠，一直到現在，仍然是一個熔爐匠。我在一個史達漢諾夫鍊鋼廠工作，最近才由勃萊斯地方休假歸來。今天是我到廠的第一天。至於談到寫作……

「坩堝」是我的第一部書。當我學習鍊鋼的時候，我讀了許多書，而且這些書，並不限於專門技術。

在我所讀的書中，確能使我開眼界的是美國小說家賈克倫敦所著的「瑪丁艾登」。

Martin Eden)。你一定曾經讀過這本書。我很羨慕瑪丁艾登，他的故事中，有些地方引起了我的共鳴。把我與他相比，自然是不好，但當之開始寫作，却是爲了他。

在那時，我想假使一個人在那種不良的環境中，能成爲一個作家。那嗎，在蘇維埃政權下，一切困難障礙已經掃除了，每個男人，每個女人，可以自由嘗試，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一定能夠進步。

我開始寫了許多故事。當我所寫的一個故事在一本雜誌上發表出來時，我的運氣來了。此後，我爲各雜誌寫故事，着手寫一本小說。自然同時在廠內做工鍊鋼。我的寫作工作與廠內工作同時並進，很和諧的，絲毫沒有互相妨害之處。

「坩堝」終於出版問世了。你已經讀過這本書，並且非難彼得，提摩家……

我還沒有替他辯護一下。不過，追根到底，事情是一樣的。以你的觀點而言，我既是一個鑪夫，成爲一個工程師，比較更爲合乎邏輯。但是我現在正逐漸成爲一個作家（這並不是自負的話）。並且我想我會上進。

一個人爲什麼應當把他自己限制在一個特定的範圍內呢？他爲什麼不應該嘗試新的地方呢？一個船主，不管他有繪畫的天才，難道他一定應當成爲一個海軍上將嗎？我就

不是這樣想的。雖然一個船主或爲海軍上將比成爲一個藝術家更容易。

蘇維埃生活使我們找尋「花樣」，在各方面去體驗人生。

是的，我離題太遠了。寫這樣嚕嚕囁囁的信給一個不甚相熟的友人，未免花費了他的時間。

請你原諒我，親愛的普伐崙可同志！千萬不要對我生氣。假使我們將來能有機會見面，我們應當促膝長談，傾吐一切。但在目前，只好……

我在這兒緊握你的手。

庫利科夫

一九三

九月十二日

六

親愛的庫利科夫同志：

我的信搔着了你的痛癢處，使你有點憤憤然了，引起你這樣熱烈的回響。不過，你未免小題大做了，何苦來呢！自然你不致想到我會否認較得的情形不是特殊的吧。自然

，這些事情在現實的生活中是會發生的。但並不常常發生。在這些事情發生以前，天才是必需的。天才不是日常的表現。

在另外一方面，在我們的國度裏，鐘夫與製模工人變成工程師，真是家常便飯，司空見慣。我在這兒所說的「工程師」，是喻意的用法。換句話說，人們在他們自己的特定範圍內，發展與前進。

在我看來，你的書似乎在討論蘇維埃生活的共同表現，而不甚注重特殊的現象，你是一個作家，並且是一個有天才的作家。你所寫的「坍塌」是有存在的價值，並且令人信服。因此假使這本書能涉及一般的表現，而不限於獨特的現象，我將是很高興的。

我所說的，不過如此。你對於這點，不會表示異議，因為它沒有令人可以非議之處。

你偶然猜中了我的弱點；我喜歡繪畫。有時我亦塗鴉幾筆。但這對於當船主，並無妨害。此外我還下象棋呢！此致

敬禮！

科伐崙可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

是的，我應當滿足你的好奇心，告訴你我名沙夏，行年二十有六。又及。

七

沙夏老友：

我現在要稱你爲「老友」了，雖然你上次來信，對於我，不啻一瓢冷水。事實上，我是一個「豬頭三一」，我不寄象棋局給你，却反而同你講老生常談的真理。我決定繼續我們的通信，直到我們晤面時爲止。我們一定會晤面的。……

說句老實話，我對於人們是很嚮往的。我所遇到的每一新人，比一本新書更能引起我的興趣。你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有趣的人，我很想見你。

你是如此的謹慎，不肯多寫一點，這是一件很可遺憾的事。關於你的一切，我想知道一些。請你多告訴我一些關於你自己的事。我必須承認，你對於我的一切，並不一定感到興趣。不過假使你知道我的一切後，你也許會多告訴我一些關於你自己的事。

關於我的身世，讓我再告訴你一些吧！我現在有一個已經退休的老父，和一個正在

上學的妹妹，她今年十四歲。

請你告訴我你家庭的狀況。你出生在什麼地方？你喜歡什麼書？你到過莫斯科嗎？你假使能來莫斯科，我們可以一塊去參觀博物館，一塊兒上戲院看戲。當航行季節終結，有誰阻止你來莫斯科遊歷嗎？說句良心話，假使你來莫斯科，我是非常開心的。

塞吉庫利科夫

一九三〇年十月五日

八

親愛的塞吉：

我在這兒向你致敬禮。現在時間已晚。我的艙內是十分靜寂的。但爲了某種原因，我還不想睡。我把你最近給我的幾封信，拿出來重讀。

塞吉，你自己真是一個有吸力的人。不過似乎有點兒過於誇大。這，無疑的，是因爲你是一個作家。你對於我這個無名的船主有什麼奇冀呢？你甚至於沒有見過我。你以爲我是一個老航海者。

不是的，塞吉。我還差得遠呢！我充任船主這還是第一次。以前我是一個大副。

在那以前……一切都是很簡單的。我的家庭是一個水手的家庭。我的爸爸是伏爾伽河上某碼頭的一個碼頭工人。在十月革命的前夜，他因操勞過度，於二十四小時內死了。關於他的死，我的回憶是很模糊的。

我們一共七個小把戲。我的母親替碼頭工會燒飯。一九二〇年，她不幸逝世，那時我不過八歲。我的哥哥和我被送到一個保育院，我們在那兒長大，我的哥哥目下是莫斯科國立大學的研究生。他是一個歷史家。其餘的弟兄們也都「成材」。

我愛水正如我愛生命一樣。並且我異常珍貴生命。

當我還僅是一個孩童的時候，我就夢想航海。在那個時代，真料不到我這種夢想日實現的一天。但是這種夢想終於實現了！

我不知道怎樣寫作，我也不是一个著作家。日後我們見面時，我將更詳細地告訴你
 ○……

至於我們的晤面，不久即可成爲事實。我的航行定於十一月一日結束。我每年十一月五日都要來莫斯科探視我的哥哥，直到革命紀念節過去以後，才離開莫斯科。好，那

時候們就可見面了。

或者我們可以一同去看戲。我喜歡Bristol戲院的音樂。就住着一齣戲也很好。總之，我倆不久就有機會見面，暢談一切。

我現在要睡覺了，因為當場主的人有時也要除場！我們明天駛往高爾基城。

得俄備

一九三——十月十五日

九

得好，沙里！我們真要在國慶節內見面了。我相信我們的友情是融洽的男性友情。對於這點，我沒有絲毫懷疑。這次我不想多寫，不過還有兩個提議。第一，你能否住在我家裏！你住在我家中，一點兒也不成問題。我的妹妹從前與我到一個真正活潑的船上。我們還可以邀幾位朋友來喝酒，恭祝我們的順利。你應該一直到我家裏來。

我的第二個提議是：我在我們工廠內得了歌劇票。可以到Bristol戲院看十一月七日上演的「開墾的土地」。座位是在正廳第八排，第十六，與第十七兩號。我們準備去

，不帶任何女人。你說好嗎？不過請你千萬不要拆爛污呀！假使你在七號以前不到我家來，讓我們在Bolshoi大戲院正門前面相會吧！請你着制服來，使我容易認識你。我將自七點一刻正起，在那兒等候你，你同意嗎？我在此緊握你的手。

塞吉爾康利科夫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十一 一封電報

莫斯科丹伽洛弗卡區史達漢諾夫鑛錘工廠廣利可夫不能走訪當於七號在Bolshoi大戲院前面和唔科伐崙可

十一月六日正午十二時三十分發於高爾基城。

十一 (科伐崙可同志親啓)

沙夏！我現在仍然是恍然若失。事情是如此的令人驚奇，使我喪失了說話的能力。自從我們分別後，到現在不過一個鐘頭。我仍能感到你和掌握時的熱烈。我仍能記憶

你所說的每一個字，你的手勢。然而我的腦筋簡直不能把真正發生的事情收納進去。

爲什麼會發生這種愚蠢的誤會呢？爲什麼我沒有從你的信中，從你的風格中，從你的筆跡中……猜出你是……

請你想一想，那個糊塗蛋的塞吉爾庫利科夫到戲院去。他到戲院正是七點一刻，一分鐘也不早，一分鐘也不遲。因爲他要證明給人家看，作家之館守時間，並不在船主之下。

啊，我真是一個阿木林！「男性的友情」！這是我寫給你的話。對於你，「男性的友情」！

今晚七點半鐘我真是一個天字第一號的蠢伯。我們沒有能看到第一幕戲，你生氣嗎？

但是，說句老實話，我怎樣能猜想到你……我兀立在那兒，動也不動，注視那些年在二十歲與三十歲之間的青年男子，正如一個青年女郎等候她的情人一樣。我注意看每一個水手，就令他是五十歲左右，我同樣看他。

到了七點二十五分，我開始有點不耐煩了。到七點二十八分，我完全生氣了。到七

點二十九分，戲院門前，除了你和我之外，只有幾個失戀的小夥子。我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那時我心中是說不出的難過，說不出的氣憤。

到了七點三十分鐘，我已經不管一切了。不過，管他媽的，再抱一次幻想吧！我繼續站在那兒。到了七點三十五分，我已忍無可忍時，好，你向我走來……

是的，你真正地向我走近來了。當你問我，「你恰好有多餘的票子嗎？」時，我甚至於看都不看你，僅粗厲回答「沒有！」（你自然知道我那時還抱有細微的希望。）以後你又說，「你的女朋友似乎失了約。戲已經開幕了。」我憤慨地回覆你，「我沒有任何女朋友。我受了一個男朋友的騙！」

我現在彷彿記得你當時笑了。……你無論如何要我把我的另一張票子給你，我看一看你的大衣，你的小帽往下拉遮蓋了你的面孔。忽然間，你說：

「塞吉庫利科夫，你自己不覺得害羞嗎？我們不是曾經決定一塊兒……
何女人，風雨無阻嗎？」

我自己能夠想到我那時的面孔像個什麼樣子。你呢！你是怎樣地笑呀！……
當我們在門廊中等候第一幕結束時，我責備你為什麼不穿船主制服。你却很聰明的

回答：「我想你不會與一個女孩子穿她的有鈕扣的船王衣服去看歌劇呀！」

我懇求你原諒我退到。這發誓我要設法弄到同樣歌劇的票子，使我們重看去看。……沙夏，我現在要同你說正經話。我想你能夠猜到房間正經話是苦什麼意思，……明天我們什麼時候會面呢？

下次你去航海時（那船是棄天），我要同你一道去。我真去說說伏爾河上的每一個浮標。……

沙夏，我想冒險請你來和我同住，並且同我的朋友們一齊舉行慶祝我們的成功。

不過，還有一件。自然我是對的。你會到我這兒來。你會與我同居。那時——啊那時！我們將舉杯悲就快樂，祝我倆的快樂！

我的愛人，我的船主！你同意嗎？

塞吉

（彥英譯）

（註）原文內關於討論下級棋的部份，以及一些無關重要的話，均已刪去，特此聲明。譯者

【作者介紹】奧爾加·石夫（Ольга Шиф），現代蘇聯作家，沙皇時代經歷過痛苦生活，淪為無業遊民，曾參與伏爾加運河的建築工程，對文學特愛好，受高爾基指導與提拔，後逐漸成名。

【內容說明】這篇作品，主要是表現蘇聯的男女，都有自由發展的機會。即使一個爐夫與製模工人，也可以變為工程師。同時要選擇自己所歡喜的事業，也沒有任何困難來妨礙。做作品中

的科伐侖柯，小時候是在保育院裏養的，而且還是一個女孩子，但她夢想成爲一個航海家，長大時居然實現了，竟能做到了管一隻輪船的船主。例如作品中的庫利科夫，是個鑄爐工人，因爲開時候高興看書，想成一個作家，努力寫作，也竟然成功了。

作者寫這篇作品的體裁，是完全用通信的方式寫的。在通信裏面，把兩人的身世，生活和思想，通通表現出來。而且表現的時候，是通過有趣味的辯論，並非一些寫得很呆板，使人厭倦的通信。並且把一個通信者，隱藏着她的性別，一直到最後，才使人知道她是一個女人。這不僅作者在技巧上要花樣，而實是生活在蘇聯的男男女女確有驚人的地方。因此，我們可以明白，寫作的技巧，雖是人爲的，但它總和社會生活的情形吻合，否則，就會弄巧反拙，成爲不真實的了。而且我們還可從社會生活裏面，去發現新的技巧，新的手法，只要我們肯不斷地去注意人生，研究人生。

翻 譯 小 說 選

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出版

〔桂〕實價國幣六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選 注 人 艾 蕪

發 行 人 陳 劭 先

印 刷 者 建 設 印 刷 廠
桂林百岩山

發 行 所 文 化 供 應 社

總公司 桂林麗君路
重慶分銷處 總發行所桂林桂西路
民權路新生市場87號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審定書字第一〇號